



圖

繪

# 上海春秋

吳門包天笑著

第三集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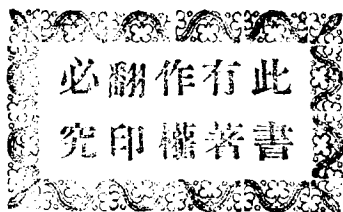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出版

上海春秋第三集（全二册）

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發行

每部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雜費



編著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北四藏路南公益里三六四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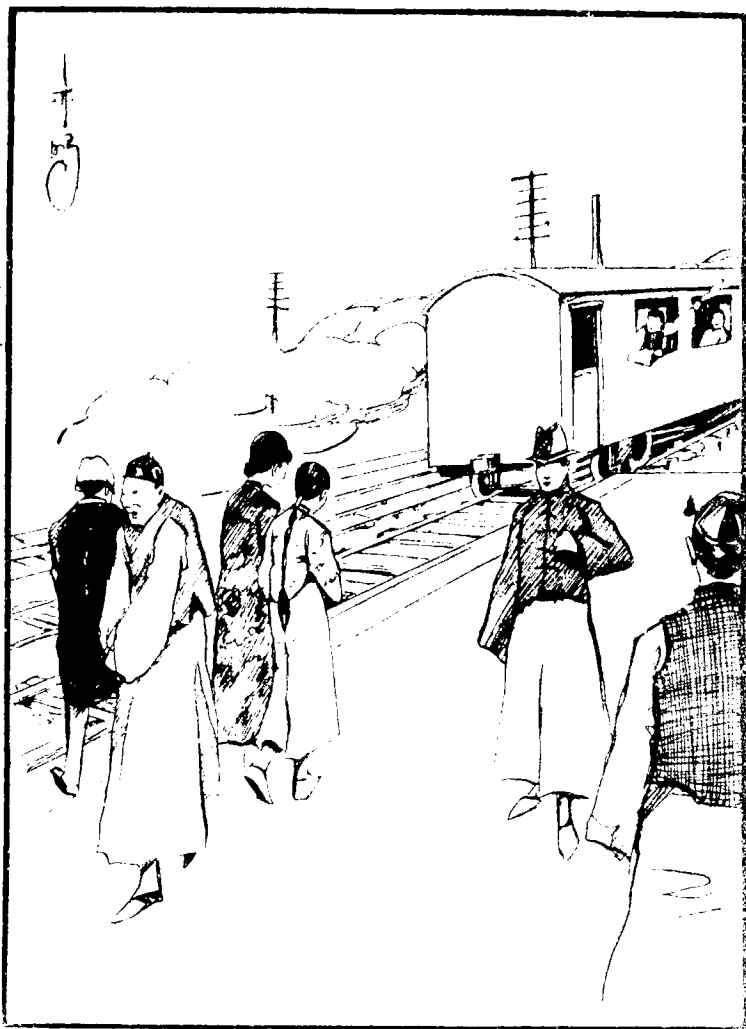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發行所

漢口四官殿  
廣州雙門底  
北京楊梅竹街  
天津鼓樓北  
長沙南陽街

大東書局

上海春秋 第五十一回



小柳還在車裏望着秀寶揮着白手巾

上海春秋 第五十二回



他在那個女孩子使向地上一摸



六少你不相信我可以給憑據你瞧



陳老六眼一快瞥見龍小姐登時臉上失色

上海春秋 第五十五回



去出同一姐小龍要的拽直拖橫便



徐理 作身 奇又 不會 說話 狂着 不肯 走出 來成 強盜 打了 一記 一拖 就他 到誰 中間





那一人掩口而笑一面就被江北阿三拖了出来



槍一 是就的研影復替的計夥那着觀便

上海春秋 第五十九回



一平

到門前來買東西只穿了一件破的襖下身穿了一條單褲只冷得索索地發抖



周老頭一拆第一條上道誰們家出我以那下子名上鑽便使發光  
老頭一拆第一條上道誰們家出我以那下子名上鑽便使發光  
老頭一拆第一條上道誰們家出我以那下子名上鑽便使發光

# 上海春秋 第三集下冊目次

- |       |           |           |
|-------|-----------|-----------|
| 第五十一回 | 枕邊衾底盟約初成  | 飯罷茶餘寂寥難遣  |
| 第五十二回 | 冤家路狹忽惹纏綿  | 怨耦緣乖平添愁恨  |
| 第五十三回 | 歎飄零貧女墮平康  | 窮究竟嬌妻施鞠訊  |
| 第五十四回 | 密訊追蹤車廂邂逅  | 分棲小住湖館淒涼  |
| 第五十五回 | 墾土濟民藉開獎券  | 傷人越貨莫戕盜風  |
| 第五十六回 | 黑彈槍聲洶洶來暴客 | 紅窗燈影絮絮話良人 |
| 第五十七回 | 履公癖聞秀作旁聽  | 入娼寮盜兒恣姪慾  |
| 第五十八回 | 奪槍械猛撲緝私船  | 劫金珠洩仇舊主宅  |
| 第五十九回 | 小強盜喪生渡華界  | 大官僚虐婢到英庭  |

上海春秋 目次

二

第六十回 浪蕩子脂粉作生涯

淫樂友金鑽誇家世

# 上海春秋 第三集下冊

吳門 包天笑撰

## 第五十一回

枕邊衾底盟約初成

飯罷茶餘寂寞難遣

且說秀寶說自己未曾正式結婚，大覺喫虧。湘老七道：「你可要正式結婚在這箇當兒，你倘然要提出，倒可以做一箇交換條件。」秀寶歎了一口氣道：「我也不要正式結婚，也沒有這福氣。今世裏也不想的了。此刻要結婚了，難道凸了肚子，拜堂嗎？不然就是先養兒子，慢做親，你給這位太太去說了罷。我肚子裏的一塊肉，是小柳的骨血，待我生下來，教他們來抱了去，以後也別管我。我絞去頭髮當尼姑去了，說著便擦眼淚。湘老七道：「阿六頭，我相你要好的姊妹，我總不會給你當上。我勸你不要堅執。一見你，不比我是。一則年紀已大二，則吸了這兩箇斷命烟，交關受累。你是同花這樣一朵，正在半開的當兒，你倘然要警懼了，反而弄得不好白相。凡事大家雷。」

有餘地的好秀寶道依你七阿姐的意思怎麼樣呢湘老七道依我的意思趁他娘在這裏講一講明白讓小柳回去結婚我聽得他娘說新娘子十分醜陋他決不會住在揚州的實在小柳戀住在揚州他既然能忘情於你你難道還不能忘情於他嗎小孩子你自己要的畱在身邊伴伴鬧熱你不要的就送還柳家老實說自家生的小孩子那有不要之理你不要給我好了但這是從最不好的結果說我看小柳不是和陳老六一般的人他豈能離開上海他又豈能離開了你男人是要他心服情願向我這一邊纔好他要是不能願意的你用鐵柵欄也關不住他他若是願意的你無論怎樣驅逐也驅逐不掉他樣樣事情我勸你畱一條活路現在趁他們娘在這裏有許多事情我看倒要講一講定妥此刻你們也算得名正言順的了你也不能教下人們再叫你六小姐應該改口叫奶奶秀寶道這些我倒都不在乎此湘老七道不是啊這是應該如此的停刻兒我會給柳太太說的只要他吩咐一聲愈加



名。正。言。順。了。還。有。家。中。的。用。度。開。銷。我。聽。得。說。小。柳。只。有。一。百。塊。錢。其。餘。都。是。你。貼。出。來。的。可。是。不。是。我。說。這。箇。情。形。也。不。對。的。你。的。錢。都。是。死。的。貼。貼。不。要。貼。完。了。嗎。那。小。柳。又。不。是。沒。有。錢。的。你。又。何。苦。的。自。己。把。錢。貼。在。裏。頭。呢。秀。寶。道。這。倒。也。貼。得。有。限。他。很。做。人。家。的。一。百。塊。錢。還。用。不。了。我。自。己。不。過。做。做。衣。裳。其。餘。也。沒。什。麼。用。場。現。在。肚。皮。大。了。我。也。不。大。出。門。衣。服。我。是。那。一。種。沒。有。湘。老。七。道。不。是。這。般。說。從。前。他。是。有。限。制。的。在。號。裏。只。能。拏。一。百。塊。錢。此。刻。既。已。叫。穿。了。他。娘。也。承。認。了。你。犯。不。著。自。己。貼。腰。包。好。在。他。們。有。錢。的。人。家。也。不。在。乎。此。這。一。點。用。度。你。說。每。月。要。用。多。少。錢。規。定。一。箇。數。目。我。給。你。說。去。秀。寶。道。我。這。裏。開。銷。每。月。不。過。二。百。塊。錢。穀。了。湘。老。七。道。寧。可。多。說。點。每。月。要。他。三。百。塊。錢。從。前。陳。老。六。不。也。是。三。百。塊。錢。嗎。况。且。你。肚。子。裏。又。要。生。出。來。咧。將。來。用。奶。婦。婦。及。一。切。用。度。都。要。加。增。便。是。有。得。多。餘。你。也。可。以。補。補。從。前。所。貼。的。虧。空。銅。錢。銀。子。安。放。在。那。裏。終。是。好。東。西。這。件。事。我。也。可。

以給你辦到秀寶道既然如此我都託七阿姐了你是有經驗有閱歷的人你說的話兒總不會差的只是讓他回去了須要一箇期限問他幾時來湘老七道照內地的規矩新做親的人總要滿了月方纔能出來你就給他一箇月的限罷秀寶道至多是一箇月湘老七笑道不要這們急呀夜裏沒有人我老阿姐來陪你好不好我給小柳做代表現在我們是姊弟稱呼的了兄弟不在這裏阿姐來做替工也是應該的呀秀寶道你是說說呀你們有一座石牌樓壓住可以放鬆你嗎湘老七道阿呀這箇石牌樓給我謝謝罷說著握著嘴笑又道好在我現在也不要男人的了湘老七談了一刻兒便去見柳太太說這件事憑我一張嘴已經說妥了他肯放弟弟回揚州去結婚了而且說明一箇月裏不到上海來也不要緊柳太太道真箇嗎謝天謝地七小姐真是能幹的人這樣是我一塊石頭在胸前落下去了湘老七道不過有幾件事要商量一下我說你現在已經跟定了人咧怎麼下人們還是叫你六

小姐以後須得改口稱爲奶奶。柳太太道：「是啊！我剛來的時候就聽得大家都呼他爲六小姐。大家都呼爲六小姐，我也只好呼他爲六小姐了。其實既然有少爺就得稱奶奶。湘老七道：「我想這件事乾娘發一箇命令叫他們下人以後不許叫六小姐一概稱呼奶奶。這樣一辦我們妹妹心裏也快活。你想是不是柳太太道：「這箇容易。我明天就吩咐他們是了。湘老七道：「還有一件我們這位妹妹倒實在是真心真意喜歡你們這位少爺。他們的要好可算得是真箇要好。上海的開銷費用場大，你太太一到上海看看也就明白了。從前他們沒有揭穿的時候，你們少爺每月號裏只許拏一百塊錢。這是有限制的。其餘的都是老六貼出來的。他稍爲有一點兒私房貼貼也要貼完了。現在既然大家說明了，萬不能再教他貼的了。柳太太道：「這箇自然。所以我到上海來了。我送了他二百塊錢的見面禮。又另外在號裏支了二百塊錢。你想我住在這裏也有種種的開銷。湘老七道：「乾娘你真是一箇明白人。所以樣

樣。想。得。到。就。是。我。不。說。你。也。已。經。預。備。好。的。了。我。怕。你。老。人。家。忘。了。也。就。白。說。一。聲。  
兒。柳。太。太。道。這。是。應。該。的。你。瞧。他。們。每。月。可。要。用。多。少。錢。湘。老。七。道。要。是。照。我。們。家。  
裏。的。開。銷。每。月。總。要。四。百。塊。錢。罷。像。我。們。妹。妹。這。裏。是。很。省。的。每。月。有。三。百。塊。錢。也。  
穀。他。們。的。用。度。了。倘。然。再。省。一。點。三。百。塊。錢。也。還。有。得。多。咧。他。們。不。比。我。我。是。鴉。片。  
煙。一。項。也。每。月。要。二。百。塊。錢。不。過。這。也。不。是。我。一。人。吸。的。我。們。老。爺。有。時。也。吸。吸。他。  
們。這。一。項。沒。有。了。不。過。年。紀。輕。的。人。歡。喜。做。幾。件。衣。服。穿。穿。那。衣。服。做。了。還。是。在。那。  
裏。的。我。想。以。後。規。定。給。他。們。三。百。塊。錢。一。月。連。做。衣。服。也。在。其。內。柳。太。太。道。這。件。事。  
我。還。不。能。一。人。做。主。須。得。和。老。頭。子。商。量。商。量。湘。老。七。道。我。想。我。們。這。位。乾。爺。也。是。  
承。認。的。本。來。可。以。支。一。百。塊。錢。現。在。也。再。加。得。兩。百。塊。錢。添。了。一。房。新。婦。將。來。孫。子。  
也。就。出。世。咧。柳。太。太。道。三。百。塊。錢。一。箇。月。照。上。海。的。這。樣。開。銷。也。不。能。算。多。大。約。老。  
頭。子。也。不。能。反。對。不。過。這。件。事。要。他。寫。信。關。照。號。裏。的。張。先。生。不。能。不。經。過。他。的。手。

我總和他去說好了。現在倘然要用二三百塊錢，我倒就可以叫他們送來。湘老七道：這是常年的事，並非在一時。你老太太答應一句話，就算數了。到了第三天上，柳太太已決定在這天，趁了漚甯車到鎮江回揚州去了。湘老七隔了一天，沒有來到。第二天，又來他說：拜乾娘也要有一種儀式。他自己給柳太太來齋星官送了饊桃燭麪，掛起王母軸子，點了一對大紅蠟燭，又鋪上紅氈，單朝南擺了兩隻椅子。湘老七打扮得花枝招展，穿上新式繡金的紅裙，一定要請柳太太朝南坐在上面。受他的磕頭。柳太太不肯坐，推了好半天。柳太太朝外立了。湘老七磕下頭去，站起來。親親熱熱的叫了一聲乾娘。晚上又安排了一席酒。一面是因為拜乾娘的緣故，所以請酒。一面卻是給柳太太餞行。柳太太也出了一百塊錢的見面禮。湘老七起初不肯受，推了半天方始受了。湘老七也送了什麼鞋襪之類。只是柳太太還是纏過腳。雖然現在解放了，還有些小腳的模型。湘老七終年也不會拈著一根線，一隻

針也無非量著尺寸請教三馬路書錦里罷了。依湘老七的意思，還要給乾娘做幾件衣服。實在時間匆促，只得後補的了。正在花飛鳥亂的時候，恰巧秀寶家裏來了一位客。這一位客看官們也還認得你道是誰？便是秀寶的舊友婉貞。那婉貞自從前和秀寶走得很熱，在陳老六的時代，差不多天天見面。不是秀寶到婉貞那裏，便是婉貞到秀寶那裏。自從和陳老六脫離關係以後，兩人便疏遠了。到後來秀寶有了小柳，又有了身孕，便不大出門，愈加疏遠一點。今天婉貞到秀寶那裏，是來商量一件事的。一進了門，見客堂裏非常熱鬧，心想是什麼事呀？說不定你們六小姐今天過生日嗎？我記得他的生日不在這兩天呀。那阿寶是認得婉貞的，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他。說是我們的少爺的娘揚州太太到上海來了，住在我們家裏。那太太很喜歡我們六小姐，現在已經是公的不是私的了。太太已經吩咐我們稱呼六小姐爲奶奶，不許再叫六小姐咧。而且石家奶奶也拜這位揚州來的太太做乾娘。今天特

來齋星官就是拜乾娘的第一天。婉貞道：原來如此，我卻一概都不知道。怎麼有這種好事情？啊，當婉貞來的時候，秀寶恰在樓上，早已在樓窗盤上瞧見了，便呼阿寶道：請三小姐坐一坐。我馬上就下來了。婉貞想著：既來了，也不能夠出去停了。會兒只見秀寶果然滿面笑容的從樓梯上下來，說：今天是什麼好風把你吹到這裏來了。婉貞道：我是心裏一向掛念你不曉得。一天到晚忙些什麼事，今天特爲發一箇很一定到你這裏來了。恰巧你們今天正有事兒，秀寶道：這算得什麼事？那是石家阿姐忽然高興是他鬧出來的，便把柳太太到上海來尋兒子的一段情由詳詳細細的告訴婉貞。又說：湘老七本與柳家是親戚，如今又拜小柳的娘做乾娘，今天也在這裏。我們到樓上去坐罷。那婉貞和湘老七本來見過幾面的，只是柳太太卻是初次起初不肯到樓上去。經秀寶再三的勸駕，只得到了樓上。亭子間湘老七凡是見面的人都是好的，便吩咐秀寶：今天務必畱著婉貞妹妹喫了夜飯回去。本來

預備這一席酒嫌著人太少只有柳太太母子及秀寶湘老七一共四箇人現在添了一箇婉貞作不速之客便熱鬧得多恐怕婉貞要先自回去湘老七便提議又麻雀他說我還是和我們這位弟弟合了因爲八圈麻雀是坐不動的只好又四圈四圈以後非打氣不可了婉貞聽得弟弟兩字似覺觸耳後來纔悟出來他們是乾姐姐乾兄弟也就向小柳一笑而罷這天婉貞直鬧至深夜方纔回去連那要和秀寶商量的事也沒有說他想聽說他們母子橫豎要到揚州去了等他們去了再說罷那幾天裏頭小柳和秀寶兩人夜夜開枕上會議最初小柳執定主意說是不回揚州去做親對於秀寶也是指天誓日到後來揚州一封封的信追他回去正在愁煩忽然他母親來了他知道母親到上海來自然是爲自己婚事萬一衝突起來又教自己爲難誰知娘一到了秀寶敷衍得非常妥貼此事已經出於意外只是回揚州的問題他的娘雖然屢次催促他在秀寶面前卻不敢提一字但向他娘說道只



要你們說好了。我到揚州去一趟。也沒什麼不可以。柳太太道：「虧你這種話說出來。這做親是你的事。照你這種話，好像是人家的事。你是萬不得已，應酬人家的一般。」小柳道：「我本來不要回去，是你們必定要教我回去。」柳太太道：「好了，好了，這都是爺娘給兒子對親對差。了。此刻差不多要跪在你們身邊，請你們玉成其事了。」湘老七那時在旁見柳太太發火了，便來勸著小柳說：「弟弟阿六那裏我已經說好了，他也答應著許你回去了，你不可再倔強。」阿六而且許你告假一箇月的，你倘然歡喜上海滿了月，再可以到上海來做親，以後女家也就不管了，你不要爲難了他們兩位老人家，就是秀寶那裏，你也要用好話勸慰他，現在我們說得他肯放你回去，也已經不容易的了。你別又在這時候弄僵了。」小柳道：「我並沒說不回去，只要沒有問題，我就回去。」湘老七道：「只要你明白這意思，就好辦。」太太的意思也是扶小娘過橋，且扶過了這橋，再說小柳經湘老七勸告了一番，秀寶又有湘老七先入之言，所以這

簡枕上會議雖然不無怨慕之意卻還勉強諸事通得過到了臨行那一天秀寶  
了寧他早些來還灑了幾點臨別的眼淚又送了許多東西給柳太太自己叫了汽  
車送他們上火車在月臺上又和小柳說了許多話最後的一語說不要沒有了良  
心及至車站上叮叮噹噹的鈴聲響了又喊道送客的下去小柳方纔上車但見那  
箇站員把綠旗一揮嘴裏頭吁的一聲那火車便蠕蠕動了小柳還在車窗裏望著  
秀寶揮著白手巾秀寶只見那火車越走越快直到看不見火車方纔帶著阿寶來  
了原來的汽車回去這時候秀寶回到家裏只少了小柳一箇人好似房間裏都空  
空洞洞的少了不少的人一般原來本來他們倒很靜的自從柳太太來了便鬧鬧  
熱起來又有箇湘老七來湊趣什麼拜乾娘咧齋星官咧鬼混了一陣子此刻他們  
一去驟然的冷靜起來秀寶又因爲肚皮大不肯出門愈加家裏頭冷靜便喫飽了  
飯每天打中覺婉貞知道他們的柳太太這兩天去了便又來看望秀寶到小柳回

揚州去的第三天秀寶喫了飯正無精打彩拏了一副骨牌在那裏打五關一連打了十幾副都沒有打通秀寶道今天這箇斷命五關一副也打不通真是奇怪說著便把那副象牙的牌向前一推伸了一箇半懶腰又道這箇打五關也要碰著日子有一回一連打了五副副副都通的你要是打不通起來打幾十副就是幾十副不通阿寶兒主人在那裏心焦便道奶奶我來給你接龍秀寶道上回不也是說要接龍恰巧那揚州太太來了阿寶道正是呀我們今天再來接龍看還有什麼人來奶奶我們每副是兩箇銅板輸贏秀寶笑著答應道好兩人便擄起牌來阿寶道奶奶三六人家出牌秀寶道就是六小姐叫罷被你奶奶奶奶的叫得人難過你們怎麼改了口不會忘記的阿寶道太太關照了叫奶奶我們自然改口了其實也應該叫奶奶了再過幾天肚子裏小少爺出來了怎麼再叫六小姐呢況且大家都叫奶奶像石家奶奶楊家奶奶你的小姊妹不是都叫奶奶嗎秀寶微微歎了一口氣說做

了。奶。奶。便。怎。麼。樣。呢。卻。和。阿。寶。接。起。龍。來。剛。接。到。十。幾。副。秀。寶。贏。了。一。大。堆。的。銅。圓。漸。漸。又。厭。倦。起。來。了。一。連。打。了。幾。箇。呵。欠。說。我。不。來。了。贏。的。錢。還。了。你。罷。正。想。立。起。來。只。聽。得。門。鈴。聲。響。阿。寶。側。耳。一。聽。說。不。是。門。鈴。響。罷。果。然。我。們。一。接。龍。就。有。客。來。了。這。時。下。面。的。車。夫。已。經。開。了。門。阿。寶。眼。快。在。玻。璃。窗。裏。一。張。說。是。婉。貞。三。小。姐。來。了。便。喊。道。三。小。姐。樓。上。來。坐。罷。婉。貞。到。了。樓。上。便。道。你。們。揚。州。來。的。太。太。去。了。嗎。秀。寶。道。去。了。這。幾。天。靜。得。耳。朵。也。靜。去。了。阿。寶。道。我。們。奶。奶。這。兩。天。喫。了。飯。就。是。睡。中。覺。厭。氣。得。來。剛。纔。我。正。引。他。接。了。幾。副。龍。你。三。小。姐。若。是。不。來。他。又。要。睡。覺。了。婉。貞。道。不。要。睡。覺。要。睡。出。病。來。的。當。時。阿。寶。便。去。倒。茶。婉。貞。和。秀。寶。談。起。天。來。他。說。有。箇。小。姊。妹。有。一。對。獨。粒。頭。金。剛。鑽。的。戒。指。要。押。兩。千。塊。錢。你。這。裏。可。以。想。想。法。子。罷。秀。寶。心。想。婉。貞。拏。得。來。的。東。西。也。不。會。給。人。家。討。了。便。宜。去。他。也。無。非。是。吳。百。曉。託。他。到。各。處。去。兜。攬。的。罷。了。便。道。你。是。知。道。我。的。近。幾。年。來。稍。爲。弄。了。幾。箇。錢。兌。首。飾。做。

衣服也沒有幾箇現錢存著。可以做押款的了。此刻那箇小柳又是錢不在他手裏的。我是沒有餘力做這箇押款。你倘然一時不十分要緊。我明天給你到石家阿姐那裏去問婉貞道。如此費你的心。雖然這人不十分急急。最好在一禮拜裏做成東西。可要攔在你那裏。秀寶道。你放在這裏也好。明天給你回音罷。我這裏現在寂寞得很。難得你來談談說說。這是再好也沒有。了你陪陪我喫了夜飯去。婉貞想左右也沒事。便答應了。秀寶和婉貞便有一搭沒一搭的亂講。秀寶問他這兩天吳百曉到你那邊來嗎。婉貞道。前天晚上來過一趟。秀寶道。近來他境況還寬裕嗎。我瞧你們兩人是拆不開的。你索性跟定了他就完了。婉貞皺皺眉頭道。我覺得這人終有點靠不住。他沒有箇一定的職業。雖然上海灘上像他這樣的人也很多。便是計算一年的進款。也要幾千塊錢。不能算少。可是這些錢從那裏來的。實在說不出他窮的時候。窮得來常常向我來借錢。沒有錢的時候。便是借些當頭。也是好的。過了。

幾天。忽然的又關起來。不但把當頭盡行贖了出來。而且好像錢是很多的。有錢的時候。你應該省喫。儉用。省幾箇錢下來。他卻不肯。只是一味的揮霍。到了錢用光了。依然窘得要命。人家勸他。他也不服。只說錢不用完了。卻是不會來的。也不知道是生的什麼脾氣。秀寶道。只要弄得下。那就好了。無論他怎麼樣的滑頭。也滑不過你。啊。婉貞道。這句話倒是真的要。要是換了別一箇女人。也不知道上了他多少當。咧。被他賣了。也討不轉回頭文書。我可是他休想在我手裏掉槍花。他有什麼意思。我就知道。所以。他常常說我。未卜先知。不然。你要是遲鈍一點的。怎麼可以同吳百曉在一處呢。秀寶道。所以。你們兩箇人。可算得勢均力敵。大家得著大家好處。不知這幾天。陳老六。怎麼樣。又鬧出什麼笑話來。咧。婉貞道。阿呀。說起陳老六。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我想報應。真正是有的呀。正是。

漫道人生無報應。

可知佛說有因緣。

未知婉貞說出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冤家路狹忽惹纏綿 怨耦緣乖平添愁恨

看官們要知道陳老六近來又發生了什麼事其實也是一件極平常的事在上海那箇社會不算爲奇卻被婉貞這樣鄭重其事的一說好似別有神奇待我慢慢的道來原來陳老六在金四小姐那裏喫過了這箇苦頭倒也斂跡了一箇多月可是他貪食的貓兒性不改那裏肯這樣安安逸逸的在家裏守著一位豔妻不到幾天他又想活動了他想這種私門頭高等臺基究竟玩不得還是老老實實的嫖堂子他那時便選色徵歌無復虛夕有一天他在民和里一家堂子喚做花韻玉的家裏認識一箇跟堂差的阿姐喚作老四這老四也不過中人之姿不過善於修飾煙視媚行頗有姿態這箇花韻玉現在已經換了不少人了第一箇花韻玉倒也不過如此做了兩節也就嫁了以二百塊錢買進來的以三千塊錢賣了出去花韻玉的娘

視爲賺錢生意。又認這花韻玉三字很爲吉利。所以第二箇討人也就改名。叫他爲花韻玉。以歐洲各國的皇帝稱謂這便是花韻玉第二了。誰知這箇二世的花韻玉竟大出風頭。以一百五十塊錢買進來的賣了八千多塊錢。從此花韻玉第三。花韻玉第四。流傳下去。居然也是得著天助一般。上海工部局屢次抽簽。卻不曾把花韻玉的芳標抽去。到了現在已經花韻玉第五的時代了。卻是號稱小先生而且姿容也不過如此。應酬功夫也不好。全仗房間裏幾位阿姐在那裏支持這箇局面。房間裏阿姐共有三人。是老三老四老五。老三和老五各有所屬。到了法定時間便要回到小房子裏去。只有老四卻無所屬。還是住在生意上。因爲他的眼界比較他們高一點。媽媽虎虎的也不肯亂搭山頭。因此也就有許多人說他標勁的。其實就姿色態度而論。老四的確也差勝一籌。那天陳老六有位朋友在花韻玉家請客。也有陳老六在內。本來預備打牌的。因爲湊不成搭子。沒有打成。陳老六近來喜歡。



吸吸鴉片烟。弄弄白相。花韻玉家是箇娼門世族。一切陳設都好。種種設備都完。全知道六少爺喜歡吸烟。便把烟盤取出來。那陳老六在上海堂子裏。那一箇不認得他。自然百計奉承。那箇朋友又格外湊趣。便喚道。老四。你來給六少燒煙。老四笑吟吟的走過來。道。我裝的烟是不好的。嗟。那位朋友便把老四一把拖住。說管他好不好。你陪陪六少爺談談。我還要去應酬朋友。咧。說著。那箇朋友跳到前房去了。老四便陪著陳老六。一面燒煙。一面給他講話。便問道。六少。我聽得你新討了少奶奶。啊。你怎麼肯出來玩呢。你們這位少奶奶不禁。止你嗎。陳老六道。我有誰可以禁止得我高興。回去就回去。不高興。回去就不回去。老四道。我不信。只怕你嘴硬。骨頭酥。陳老六道。那裏有這回事。你若不信。今天我們試試看。你看不回去有什麼要緊。老四道。不回去卻住在那裏呢。此地是小先生呀。陳老六道。難道你們這裏就只有小先生嗎。說時。便攜著老四的手。說老四他們都有小房子。你有沒有。老四格格地一。

笑說誰希罕有小房子。我是規規矩矩住在生意上，不要小房子。剛說到那裏，一箇老五跑進來了。陳老六道：老五，你們這箇老四，是不是真沒有小房子？老五道：真的。六少他是住在生意上的。陳老六道：我打合給他借小房子，他卻是不肯。老四笑道：你也沒有說我也沒有這種天官賜……講到那裏，外面一片聲喚老四老四，便從煙榻上豎起來，把一支煙籤上燒剩的煙，授給老五道：我走一走，你給六少燒一燒。罷老五便一骨碌睡了下去，便道：六少，你看老四好不好？他這一點兒風頭，是不差呀。真箇還沒有戶頭咧，你六少剛纔的話，是真，是假？陳老六道：我有點兒不信。他這樣的一箇人，難道他沒有戶頭？老五道：這倒不是的，很有許多客人轉他的念頭，他卻是高來低不就。年紀大的，他不要小滑頭，掣不出錢的；他又不要他從前也不是喫堂子飯的，也是好出身，他的爺還是做郎中的。陳老六道：咦，是前清時代的吏部郎中？戶部郎中？啊，老五道：不是，是看病的郎中。老四嫁了一箇人，起初倒很好，後來

聽說做了汽車夫咧。陳六道：「汽車夫也很好，弄得好也有五六十塊錢一月咧。老五道：「汽車夫那倒也不要去管他，總算也是一箇行業。但是他專門在外面軋姘頭，把老四所有一點兒首飾都被他弄光了。要是不給他，他便放出野蠻手段來，非打卽罵，常常鬧得要自尋短見，都被鄉鄰人家勸住。他那男人後來索性窩在那姘頭那裏來，也不來了，不但人不來，連錢也不給他一箇六少。你想一箇人沒有了錢，豈不是死路一條？」陳六道後來呢，怎麼讓他到堂子裏來呢？老五道：「現在是已經割斷的了，連報也登過，要不是給他割斷，老四還得自由嗎？稍爲弄到幾箇錢，立刻就要被擠了去。現在大家不管大家的事了，他的男人也願意如此，他可以軋他的姘頭去，不再要顧到老四講到那裏。」老四又進來了，說：「你們在這裏講什麼？不是在那裏講我嗎？」老五道：「可不是講你六少要叫我做媒人。我說你們自家說去。」四阿姐來來來，我這箇煙又脫了殼，裝不上去了。你來罷，老五見老四進來，便又到外房去。

了。老四剛纔坐在煙榻上。陳老六把他一拉便拉到這邊來。說我鴉片烟吸得不少了。你不用再裝了。我又沒有癮的多吸了。頭裏要漲。我和你談談。天你家裏有多少人。老四道我家裏沒有人都死光了。陳老六道我聽說你已經嫁了一箇男人。和他離開了。是不是。老四道你怎麼知道。情管是老五說的要談起我的事來。書也可以做一部咧。要講起我的事情來。六少你聽了也要心裏氣。我和那箇姓沈的前世裏總是冤家。今世裏纔得碰頭。陳老六道他叫什麼名字。老四道他名字喚作沈寶生。陳老六聽得沈寶生三字頓然一呆。把沈寶生三字念了兩遍。他覺得這箇名兒很熟啊。猛然間想起我在金四小如家裏。喫著仙人跳。拔出尖刀要給我拚命的。可不是他叫沈寶生嗎。他不是當汽車夫的吗。怎麼今天又伸到了那一隻褲腳裏去了。呀。這時老四機警見陳老六一呆便道。六少你不是認得他的嗎。陳老六道好像聽得過這箇名字。恐怕我曾經叫過他。汽車也論不定。老四道不差。他後來當汽車。

夫。咧。老。四。恐。怕。陳。老。六。認。得。沈。寶。生。知。他。的。爲。人。兇。很。便。極。力。把。他。和。沈。寶。生。脫。離。關。係。的。事。再。三。申。說。我。今。趁。這。箇。當。兒。把。老。四。的。身。世。敘。述。一。番。且。說。那。老。四。的。父。親。姓。楊。號。梅。窗。也。不。知。道。是。那。一。箇。促。狹。人。兒。給。他。取。了。這。一。箇。大。號。大。家。因。此。叫。別。了。就。叫。他。楊。梅。瘡。社。會。上。每。有。一。種。惡。習。一。箇。綽。號。起。了。出。來。便。不。大。能。取。銷。楊。梅。窗。因。爲。這。名。字。不。雅。馴。也。換。了。許。多。名。字。可。是。人。家。覺。得。不。順。口。還。是。喚。他。楊。梅。瘡。他。本。來。也。是。學。的。外。科。醫。生。兼。治。花。柳。毒。門。自。從。楊。梅。瘡。三。字。叫。出。名。後。別。的。生。意。沒。有。人。請。教。他。關。於。花。柳。病。登。門。求。治。者。甚。多。這。時。候。什。麼。六。零。六。的。注。射。等。等。還。沒。有。從。歐。洲。輸。入。中。國。西。醫。也。不。十。分。發。達。楊。梅。窗。先。生。的。生。意。還。靠。得。住。他。住。在。城。裏。一。年。總。派。人。到。各。處。去。貼。一。回。招。紙。凡。是。撒。尿。弄。堂。以。及。工。部。局。公。共。小。便。處。的。牆。上。都。貼。得。滿。滿。的。使。人。易。於。驚。心。觸。目。偶。然。也。在。申。報。新。聞。報。的。後。幅。登。一。些。短。行。告。白。一。年。的。開。銷。總。做。得。出。他。的。老。婆。卻。早。過。世。了。膝。下。無。兒。只。生。了。兩。箇。

女兒那老四就是他的大女兒還有一箇妹妹這老四的排行不是家裏的排行是後來到了堂子時代他們隨便給他排行的他在家裏的時候還是一位大小姐咧到了十三四歲的當兒便有人來做媒便是配給這位沈寶生先生沈寶生卻是崇明人不過從小就住在上海他老子在上海城裏開了一爿小布店沈寶生送在一箇外國學堂裏念書是楊梅窗一箇老朋友認得兩家便以月老位居楊梅窗先要看看那位未來的女婿見他頭清面白的一箇小官人倒也很爲賞識而且又打聽得在外國學堂裏念書滿口的哀皮西提將來讀了外國書只要有外國人提攜洋行剛白度也就在指顧間耳這時沈寶生已經十七歲了老四也已經十五歲到了明年沈寶生老子這一家小布店實在開不起了因爲現在洋布盛行又是好又是便宜上海是箇浮華之區大家都愛好舶來之品他們是販賣土布的就被市場上淘汰下來了沈寶生的老子本來就是本錢有限那裏再蝕得起說不如把這布

店。關。了。門。自。己。還。可。出。空。身。體。給。人。家。去。當。一。箇。夥。計。便。是。沈。寶。生。也。教。他。出。了。學。堂。門。說。讀。書。是。要。有。錢。人。家。讀。的。我。們。這。種。人。家。再。沒。有。力。量。讀。書。了。沈。寶。生。的。老。子。眼。光。倒。也。很。遠。他。瞧。得。出。自。己。這。一。項。土。布。店。的。生。意。萬。靠。不。住。爲。他。兒。子。謀。事。非。另。換。一。種。行。業。他。又。看。得。出。洋。貨。生。意。正。在。發。達。的。當。兒。他。便。託。人。介。紹。把。自。己。的。兒。子。薦。到。英。大。馬。路。一。家。很。大。的。洋。貨。店。裏。去。學。生。意。初。薦。進。去。的。時。候。那。洋。貨。店。裏。的。擋。手。倒。很。歡。喜。他。瞧。他。人。也。很。活。潑。又。會。說。幾。句。外。國。話。上。海。近。來。大。馬。路。一。帶。都。是。女。人。出。來。買。東。西。因。爲。他。會。說。會。話。都。要。尋。著。那。箇。小。沈。誰。知。他。不。等。做。親。就。是。東。搭。西。搭。先。行。軋。起。姘。頭。來。可。是。他。正。在。學。生。意。的。時。代。稍。爲。有。幾。塊。錢。的。津。貼。怎。能。穀。他。的。用。沒。有。法。子。便。用。盡。心。計。作。弊。後。來。因。爲。私。收。客。賬。的。事。情。發。作。生。意。歇。了。還。要。著。落。保。人。賠。償。他。的。父。親。自。從。那。布。店。關。門。以。後。心。裏。鬱。鬱。不。樂。也。就。得。了。一。箇。半。身。不。遂。之。病。也。沒。有。箇。人。好。好。兒。伏。侍。此。刻。聽。得。兒。子。在。店。裏。因。爲。

作弊的緣故停歇了生意兜心的一氣也就嗚呼哀哉了。本來討老婆的錢也沒有預備就趁那箇熱喪在身可以不必請客草草完婚。和楊梅窗一商量楊梅窗倒也願意這們大的女兒在家裏也要穿衣喫飯。況且現在的時世一箇小姑娘到了十六七歲便要穿得好戴得好。倘然臉袋兒生得好的更要想出風頭。楊梅窗憑著他一身本領專給人家脫褲子看毛病。那裏有這許多錢來栽培這箇似花一朵的女兒。他們說要完婚忙不迭的雙手送了過去。老四這時也不過十六七歲。當時也便草草結婚。起初小夫婦倒也還相得。無奈沈寶生慣採野花的蜂蝶。自從老子死後一無管束。專在外面游蕩。要尋正當的營業。因爲自己曾經撒過瀾污。卻再向那裏尋去。也沒有人再肯來保薦你。從前那箇保人已經受累了不淺。而且自此以後沈寶生所交的朋友都是那些流氓無賴白相人。老四嫁了過去。自然也是過的苦日子。可是起初還好。因爲沈寶生還當他一箇自己的女人看待。到得後來便完全不



對。了。沈。寶。生。在。外。面。硬。敲。軟。騙。弄。到。了。幾。箇。錢。也。只。顧。自。己。用。不。再。顧。家。老。四。常。常。弄。得。家。中。斷。炊。和。他。說。說。無。非。相。罵。一。場。甚。而。至。於。相。打。可。是。沈。寶。生。氣。力。又。大。人。又。兇。很。殺。心。起。時。不。拘。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弄。刀。弄。槍。也。不。算。一。回。事。所。以。老。四。也。就。有。些。怕。他。沒。有。錢。用。質。當。度。日。沈。寶。生。自。己。卻。一。天。到。晚。滾。在。外。邊。有。時。還。喝。得。醉。醺。醺。的。還。家。後。來。聽。說。他。拜。了。老。頭。子。在。外。面。很。有。拉。扯。又。學。會。了。開。汽。車。也。是。一。箇。朋。友。介。紹。的。在。某。汽。車。公。司。裏。執。業。還。有。人。說。沈。寶。生。的。開。汽。車。本。領。很。好。能。在。鬧。市。地。方。開。快。車。一。點。兒。沒。有。妨。礙。手。頭。漸。漸。兒。寬。展。起。來。家。裏。的。用。度。也。不。至。於。十。分。窘。急。但。是。也。要。看。他。高。興。他。要。高。興。時。多。給。幾。箇。錢。他。若。是。不。高。興。時。依。舊。沒。有。錢。用。實。在。是。外。頭。妍。頭。軋。得。太。多。還。有。堂。子。裏。的。姑。娘。倒。貼。他。的。他。便。供。給。他。們。夏。天。兜。兜。風。坐。坐。白。汽。車。老。四。縱。然。和。他。吵。鬧。也。沒。有。法。子。想。可。是。一。年。以。後。老。四。卻。生。下。一。箇。女。孩。子。沈。寶。生。也。並。不。喜。歡。這。小。孩。子。平。日。間。常。常。罵。道。這。箇。小。娼。

根投到世間上來做什麼反教人受累。依著沈寶生恨不得他生出來的時候就在馬桶裏悶死。再不然就用一隻蒲包裝些石灰丟在垃圾桶裏就可以了他一生無奈。老四不肯說。雖是女孩子也是光明正大的養著的。並不是箇私生子。沈寶生住在家裏或是好睡的時候聽得小孩子哭聲心裏發出厭恨來。恨不得立刻就把他悶死了。有一天他不知在外面受了什麼氣回來。小孩子偏偏哭得箇厲害。他在牀上提起那箇女孩子便向地板上一攢攢得那小孩子哭都哭不出聲來。雖然老四和他哭鬧他也不理會。又過幾天他們夫婦倆爭鬧沈寶生動手就打把老四一隻眼睛打得青腫了。老四抱了這箇女孩子一脚奔到巡捕房裏去喊冤。後來有朋友們做好做歹總算不曾鬧出巡捕官司來。只是大家說夫婦感情已傷。無論怎樣不會好的了。直到沈寶生刮上了金四小姐以後他也願意和老四脫離了。這也有幾種原因。一則是金四小姐的要求。他和沈寶生訂了一箇約說你要我和你同居你

不許再到。你這箇結髮老婆那裏去。二則他和老四感情已壞動不動就是吵嘴打架。要講年紀而論老四還比金四小姐要輕一點。可是老四到底是箇人家。人金四小姐是一箇高等滄白衣服裝飾都比較漂亮一點。沈寶生也願意金四小姐再有一件就是經濟問題。因爲老四總是逼著他要錢。金四小姐有時還能貼補他些。以此種種原因。他想到老四脫離了也好。那時老四也有人指點去找到了一位律師。由律師寫信給沈寶生。這意思無非要他一筆養贍費。律師信上說要養贍費五百元。後經朋友們調停說他也拏不出錢減到了二百塊錢。總算脫離夫婦關係。這二百塊錢大概也由金四小姐出的。可是這位楊家小姐自與沈寶生脫離關係以後便悵悵無所之。倘然去依他父親楊梅窗罷。他父親近來醫花柳病的生意也不大佳。上海灘上平添了許多西醫東也六百零六西也淋病注射弄得他那舊式醫生門可羅雀。他父親既境況不好。怎能把一箇已嫁出去的女兒養在家中呢。至於獨

立門戶呢。上海地方那箇開銷也不輕。雖然拏到他二百塊錢的養贍費。這是不到幾箇月就可以沒有了。連這幾箇錢也沒有愈加困難了。況且年紀輕的女人。身上也要光光鮮鮮纔能走得出去。把心一橫。說是出去幫人家做一箇女傭。罷給人家梳梳頭做做針線。倒也可以賺四五塊錢一月。而且出空了一張嘴自己又不必開伙食。這倒是箇法子。無奈從來不曾做過。下人窮窮苦苦總在家裏也不曾伺候過人。這一番卻要老爺太太少爺小姐的去叫人家。又覺得慙於啓齒。左也不好。右也不是。他暫時只得父親那邊住幾天。還有一兩箇小妹妹那裏住幾天。當時倒也有許多人給他做媒。也是高來低不就。有的是老四不願意。也有前剛剛說到差不多。老四是願意的了。人家一打聽便來回絕了。你想在這箇時候。老四那裏又對得著好親。便是做媒的也以為老四此刻沒有人贍顧。隨便對一頭親事也好。又不是大姐姐嫁人。咧。殊不知老四眼界很高。想前回把我配與沈寶生是父親做主的。倒後

來。弄。成。這。箇。樣。子。現。在。好。容。易。自。由。身。體。是。我。自。己。做。主。了。怎。能。不。好。兒。擇。一。箇。人。再。要。像。沈。寶。生。那。般。我。的。一。世。也。就。完。了。所。以。凡。是。一。無。底。子。光。棍。那。般。的。人。他。是。再。也。不。敢。請。教。的。了。有。幾。處。倒。是。很。靠。得。住。的。也。是。規。規。矩。矩。的。做。生。意。人。他。們。來。看。看。老。四。也。看。得。中。意。可。是。細。細。一。打。聽。他。從。前。嫁。過。的。是。什。麼。人。說。出。來。當。汽。車。夫。的。沈。寶。生。人。家。連。忙。把。這。頭。親。事。謝。絕。了。心。想。這。些。當。汽。車。夫。的。如。何。可。以。請。教。將。來。還。要。生。出。別。種。問。題。咧。因。此。嫁。人。問。題。便。蹉。跎。起。來。正。是。

佳。婦。每。多。逢。怨。偶。    情。人。何。處。覓。良。緣。

未。知。老。四。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歎飄零貧女墮平康 窮究竟嬌妻施鞠訊

卻。說。那。老。四。後。來。有。一。箇。小。姊。妹。卻。是。在。堂。子。裏。做。生。意。的。便。來。勸。老。四。說。你。這。樣。的。東。住。幾。天。西。住。幾。天。也。不。是。道。理。我。勸。你。還。是。到。我。們。生。意。上。去。玩。玩。這。也。不。能。

就。算。喫。堂。子。飯。你。高。興。就。在。那。裏。玩。玩。不。高。興。你。就。走。了。這。不。是。很。自。由。的。嗎。或。者。有。機。會。碰。著。一。箇。好。客。人。大。家。兩。相。情。願。的。嫁。了。他。不。強。似。現。在。陌。陌。生。生。的。教。人。家。做。媒。嗎。老。四。道。我。一。向。見。了。男。人。羞。羞。澀。澀。的。連。話。也。說。不。來。怎。麼。可。以。去。應。酬。客。人。呢。那。箇。小。姊。妹。道。誰。是。生。就。喫。堂。子。飯。老。早。便。會。敷。衍。客。人。的。嗎。也。是。看。看。別。人。畱。心。學。學。自。然。而。然。的。便。習。慣。了。老。四。想。姑。且。試。試。看。起。初。實。是。怕。見。客。人。知。道。前。房。有。了。客。人。他。便。避。到。後。房。後。房。有。了。客。人。他。便。避。到。前。房。客。人。和。他。說。說。笑。話。他。的。兩。頰。飛。紅。似。染。了。胭。脂。一。般。但。他。越。是。這。樣。人。家。越。要。尋。著。他。給。他。打。趣。到。得。後。來。漸。漸。的。慣。了。見。了。客。人。反。而。迎。上。去。并。不。避。了。客。人。們。和。他。說。笑。他。也。有。說。有。笑。並。不。臉。紅。了。論。姿。色。老。四。也。還。過。得。去。因。爲。從。前。並。不。裝。飾。現。在。喫。了。這。碗。飯。見。人。家。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他。也。自。己。修。飾。修。飾。不。覺。漸。漸。兒。容。光。煥。發。宛。如。盤。古。玩。玉。器。的。先。生。們。漸。漸。的。磨。礪。出。光。彩。來。因。此。一。班。獵。豔。的。狎。客。看。見。了。也。都。說。老。四。

的好。卽就肌膚而論。從前覺得粗糙。此刻漸歸細膩。卽如一雙手。從前無冬無夏。都要洗衣服。冷水裏也去。熱水裏也去。所以一到冬天。手背上生了凍瘡。成了龜裂痕。並且還腫得不成樣子。自從到了堂子裏來。以後所有衣服。用不著自己洗了。一概都交給洗衣作裏。又燙得平整。還用自己操心嗎。一雙手立時便養得雪白軟滑。冬天捧了一箇熱水袋時。加溫潤自然的好起來了。便是頭上的頭髮。從前幾天梳一回頭。把一箇髮網一套。任憑他亂得和老鴉窠一般。他也不去管他。又是每天要忙著燒飯等等。撲得一頭的灰塵。頭髮也漸漸由黑而變爲黃了。到了此刻。每天梳一箇頭。到了夏天時候。每天梳幾回頭也論不定。早上梳了。到臨睡時。還要梳一回。而且還不用自己動手。不是走梳頭。便是小大姐們。澆上香噴噴的許多生髮水。那頭髮也就頓改舊觀了。不到半年。老四在堂子裏種種的儀式。種種的交際。種種的模範。種種的技術。都已入彀了。當時便有許多客人。轉他的念頭。他倒不輕容易被他

們轉了去。但是越轉不著他的念頭。那班嫖堂子的急色兒。心裏越急極力的捧他。老四的身分也漸漸的高貴起來了。現在這家堂子裏一共是三箇人支撐了。老三老五雖然都有所屬。那聲價卻都不如老四。因為老四自命爲姿色等等比他們高些。這幾年來在堂子裏眼界也看高了。所以須揀一箇靠得住的人。纔肯失身也。得要肯化錢的大爺們。他方肯犧牲。那陳老六是在嫖堂子社會裏是箇赫赫有名的。人物。又是年紀輕。又是手頭鬆。誰也不歡迎他。也有的明知他是沒有長性的。做一箇堂子裏的先生。起初很要好。到後來玩玩有些兒厭了。他就不來了。又換了別人。但是他究竟用錢爽快。無論怎樣。總比別人家多刮些。還有的做一箇客人。倘然不願意嫁你的。本來也不想你做長牽絲。拔藤的。反而不好。大家換一箇新鮮。豈不很好。因此陳老六雖然說他沒有長性。可是人家卻還歡迎他。如今老四見陳老六和他有意思。便若卽若離的迎合上去。那時陳老六聽說老四是沈寶生的老婆。



不覺呆了。一呆後經老四極力的申說和沈寶生已脫離關係並且報也登過了。老四說六少你不相信我可以給憑據你瞧他便向身邊取出一箇小皮夾子從小皮夾子裏又抽出一方小紙那小紙縱橫不到二寸陳老六取在手中一瞧說這是什麼呀老四道這便是我們從前脫離關係時候所登的報這一點點小東西七八塊洋錢咧據律師說這便是一箇憑據將來他要多說多話我就以憑著所登的報回絕他因此我特地剪下來放在這裏陳老六瞧時只見上面寫著「協議離婚聲明」六箇字下面的小字便是沈寶生楊氏協議離婚以後此婚彼嫁各不相涉陳老六看了一遍仍舊還了老四老四道六少這箇殺千刀真正是狠心狗肺我現在終可以算得脫罪了陳老六道他總是另外弄了人你給他喫醋所以如此老四道他有什麼好人他弄了一箇淌白叫什麼金四小姐有錢的時候他們兩人亂喫亂用到了沒有錢的時候他們便放放白鴿做做仙人跳碰著一箇壽頭碼子他們

便敲他一筆竹槓。這箇殺千刀也不在乎。此弄了這箇女人，便捐上一箇烏龜的頭。銜我還跟他做什麼？陳老六暗想我就是喫他苦頭的人，我就是上他的仙人跳。我就是壽頭碼子。我這筆竹槓就被他敲得，不小只是不好明言，卻暗暗的好笑。這時兩人在煙榻上談談漸漸入彀了。這有幾箇緣故：一則陳老六在堂子裏原同走馬看花一般，今天刮上了這箇明天扔下了那箇，不算一回事。容易的少化幾箇錢，煩惱的便多化幾箇錢。此刻老四瞧見陳老六有意於他，便極力的籠絡。陳老六原は無不可的，二則陳老六因爲上了沈寶生的仙人跳，被他敲去這一筆大竹槓，心裏有些兒不願意。此刻忽然在堂子裏遇見沈寶生的原配老婆，他的糊塗心思以爲喫了沈寶生的虧，責償在他老婆身上也可以稍洩其憤。他存了這箇心思，所以和老四的事便希望成功。其實這箇狀公子的主意卻未免打差了。原來像沈寶生這箇人他知道世界上有什麼倫理，有什麼廉恥。他這箇已經脫離的老婆，干他甚

事早已不在他念頭上。便是現在他所要好的。這位金四小姐。他也可以和人家公用有錢的時候。大家便濫喫濫用。到了沒錢的時候。就用那肉體來誘惑人。敲得一筆竹槓。後又可以享用幾天。所以在陳老六的心理中。以爲喫著了一箇仙人。跳後便在他老婆身上。出本其實。他現在所要好而認爲老婆的金四小姐。爲了金錢關係。也肯犧牲。何況是箇已脫離關係的老婆。他早已置之度外。任憑他怎樣。便了陳老六。這一回自己算有了經驗。一不似從前秀寶那樣的躡事增華。因爲秀寶那時候。也不到半年。光景洋錢用去了一萬多。二不似金四小姐那般的偷偷摸摸。上了人家的仙人。跳被他們敲去竹槓。還是小事。可是傳揚出去。名譽要緊。而且碰到那種事。自己覺得沒趣。還有一件。從前沒有討親自己一箇光身子。隨便到什麼地方。就是什麼地方。雖然老太太也還要干涉干涉。他到底老年人。易於哄騙。他指東話西。也就混過去了。只要家中人不說什麼。老太太也不會知道。萬一老太太知道了。

有時和這位六少爺說說自己先自氣得索索抖你想家中人誰肯和老太太去說明知這位六少爺已像沒籠頭的馬一般不能有所警戒反把老太太氣壞了誰擔這箇責任如今的陳老六卻不然了家中的這位六少奶奶是何等機警的人一舉一動你是怎麼一種路數他全知道陳老六雖然嘴裏說不怕他卻是也有些避忌第一是夜裏你不能不回家你要不回家時你須得報告一箇地方陳老六那時逢到今夜不回去到明天早晨回去的時候先懷著一箇鬼胎並且要想好一箇謊話不是說又了一夜麻雀便是說打了一夜撲克再不然便說在朋友人家喫醉了是不能天天如此說這箇謊話漸漸也都打到了龍小姐三句話一盤問就知道他是假的有時便吵鬧吵鬧有時爲維持夫婦情感及家庭秩序起見也就不再窮詰了可是陳老六還覺得這位夫人難惹龍小姐多問幾句就好像原告律師問被告的口供一般偶然有一句話說差便被拾了去成爲一種供狀而且造了謊自然

心虛。一句話說得不對。通統都不對了。愈心慌。愈說不出。愈說不出。愈疑心。龍小姐果然也是和審判官一般。幾句話一盤駁。早已明鑒萬里。因此陳老六這時候便沒得未討老婆時的自由了。這一番和老四的結合。依著陳老六的意思。也用不著借小房子了。無論那裏開一箇旅館。兩人綵綵少卻許多麻煩的事。要多給幾箇錢。用倒也可以使得你還是在生意上做你的生意。老四卻說。老三老五都有小房子。我承蒙你六少爺照應。難道不及他們。這也是你六少爺的面子啊。他們到那時候。都從生意上回去了。好像天上飛的鳥一般。都有一箇窠。只有我還是縮在生意上。從前沒有人照應。倒也可以。此刻有了你六少爺。未免太說不過去。罷。陳老六道。不是呀。借房子等等很麻煩。很費事的。又要遷延多少時候。從前我也借過小房子的。我覺得討厭極了。老四迴眸一笑道。你急什麼。難道等不及嗎。既然如此。你先到大東東亞常開一間房間。你到了那裏。隨便什麼時候打一箇電話。我就來一面。我再

去尋房子。這房子只算是我借的。我本來一箇小孩子寄養在人家。我也不放心。久想領他回來。我借了房子。也沒有別人來。你可以隨便什麼時候來。你只要貼還我些開銷好了。陳老六道。這倒好說。我瞧你的開銷也很省。我貼還你二百塊錢。一月你借房子也罷。不借房子也罷。我都不管。老四也答應了。那陳老六的脾氣。凡是新弄上手都是好的。這次把一箇老四弄到了手。他也很爲滿意。卻是天天要回去。很覺討厭。他只得家裏扯一箇謊。只說同朋友到杭州去了。其實和老四兩人在東亞旅館開了一箇房間。正在甜蜜的當兒。他又自以爲這件是他心中最得意的事。雖然被沈寶生敲了竹槓。去他卻睡了。他結髮的老婆因此很算得是報了一箇仇。他對於別人也還不敢告訴。和吳百曉卻是無話不談。那天陳老六卻把自己近來所經歷的事。完完全全的告訴了吳百曉。他以爲吳百曉不知道他在金四小姐那裏遇著沈寶生逼寫借據的事。他把自己沒面子的。事隱藏起來。只說到了金四小姐。

那裏忽然本夫出現硬要借錢。又說金四小姐給他如何如何要好裏面還帶著吹牛性質。其實吳百曉心中雪亮那一件事不曉得並且還分著他的錢。咧吳百曉一面聽他講一面心中好笑。及至他講到在堂子裏遇著老四盤問出來就是沈寶生的結髮老婆。倒覺得很爲詫異。便問怎麼是沈寶生的老婆呢。陳老六道。可知天下事正有箇報應。他硬敲我的竹槓。自以爲得計。不知道他的老婆卻陪我睡覺。老實不客氣的話。他敲我幾箇錢。我還敲得起。究竟我們在外面玩女人。總得要花錢的。他的老婆雖然說是已經脫離。究竟是他的老婆。不是他的姘頭啊。吳百曉聽得這話。心裏也覺得納罕。想這事怎麼如此的巧呢。心中在那裏籌思。只怕被陳老六窺破。便連忙說道。你知道沈寶生是做什麼行業的。陳老六道。我知道他是當汽車夫的。吳百曉道。我以爲是箇正當商業中人。當汽車夫的要什麼名譽。別說他已經脫離的老婆。便是現在的老婆。你六少爺賞識他。他也可以奉讓。只要有錢到手。就是咧。

不說別的了。就是那位金四小姐不也是他的姘頭嗎？他怎麼願意教他來引誘你放你的白鴿呢？陳老六道：「那倒不是他故意放白鴿，他本來到漢口去了，忽然之間回來碰到的金四也沒有法子只怕還要喫他的苦頭咧。」吳百曉哈哈一笑說：「也太老實了，他們還不是串通一氣做你的局嗎？這箇我全知道……吳百曉說到那裏，恐怕露出馬脚，便又轉口道：「不過他們到這步田地，他這種把戲也是教沒法兒。你是有錢的人，多給他們幾箇，也不在乎。此現在你又勾上了他從前的老婆，這口氣也咽得下了。過了幾天，吳百曉想難道真箇沈寶生的老婆在堂子裏嗎？自己丟一打聽的確是沈寶生的老婆，他也覺得這事很巧便。五一十的告訴了婉貞，婉貞是女人家，見識也說這是一箇報應，因為沈寶生敲了陳老六竹槓，把自己的老婆償還他冥冥之中自有天理。所以今天到秀寶那裏來告訴他這件事情，秀寶起初是恨陳老六如同切齒之仇，現在有了小柳恨心也漸漸兒的減退了。上了人家



的仙人跳果然也覺得快意。不過在陳老六也不是爲奇。我今日說陳老六在東亞旅館果然開了一箇常房間。無論什麼時候打一箇電話到老四那裏。老四自然會來。陳老六覺得這樣辦法倒也很爲便當。可是老四不願意說生意上的姊妹淘裏大家有小房子到了十二點鐘大家都窩到小房子裏去了。我卻沒有地方去處。非也有箇小房子不可。陳老六就叫他自己去辦。我出錢就是了。老四便也去借了人家一箇統廂房。連一箇亭子間。簡單的買了幾件傢生。自然都是陳老六出錢。可沒有當時和秀寶借小房子的講。究闊綽了。陳老六有時還借旅館和老四。綦綦有時竟到他的。小房子裏去。在家裏亂掉槍花。從前不過一禮拜裏在外面住一夜。兩夜。總說在朋友人家賭錢。龍小姐明知他是亂說。也不去頂真。他此刻可是一禮拜工夫。到有半禮拜住。在外面不是說到蘇州。便是說到杭州。龍小姐問他時。他便覺得討厭。直聲直氣問了他幾句。纔回答一句。龍小姐道。你也太忙了。不是杭州便是。

蘇州就是出去玩。難道這兩處地方玩不厭嗎？陳老六道：「也不但是游玩，還有正經事。」咧，龍小姐道：「有正經事嗎？那到失敬得很咧！什麼正經事可以說些？」我們聽聽嗎？陳老六隨口胡謔道：「到杭州去，是因為西湖上有一塊地皮，人家要出賣，我們想買他下來。現在西湖的地皮已經很貴的了，只怕將來還要貴。我們想買他下來，或則等他漲價了，我們再賣出去，否則就在那裏造一箇別墅，大家可以去玩。玩此刻什麼？楊莊、劉莊等等，西湖邊上造得一楊糊塗，還造了許多的洋房。我們將來也造一箇，陳莊不是很好的嗎？」龍小姐明知他是亂說也無從駁回，他只說地皮買成功，倒好，只怕你這塊地皮永遠買不成功，正是。

漫把西湖比西子，如今西子作西裝。

未知陳老六如何答復，且聽下回分解。

且說龍小姐說他西湖買地永遠不得成功。陳老六道爲甚麼永遠不成功呢。價錢相巧就成功太貴了就不成功。龍小姐道這塊地皮在什麼地方呢。陳老六又胡謔道在湖心亭傍邊。龍小姐格的一笑道現在杭州人真窮連西湖都零碎賣掉了。陳老六道怎麼說。龍小姐道我雖然杭州去了不過兩三趟沒有你這般熟。可是我知。道湖心亭在西湖的中心四面都是湖那裏有什麼地皮。你的莊子要是真箇造在這箇地方出出進進都要用船。阿要弗便當介。陳老六臉漲通紅的說道你可不要捉白字我被你弄昏了不是湖心亭卻也有箇亭子就是在蘇小墓的近旁。龍小姐也不再和他分辯便冷笑道不是被我們弄昏了只怕有人把你纏昏了。我也不管你地皮在那裏幾時你到杭州去我也要。去陳老六皺著眉道我們去時終有許多朋友一同去我帶了你去很不便當。龍小姐道這又奇了朋友歸朋友我們歸我們難道我們是私的見不得朋友嗎。陳老六道不是這般說有一箇女人在裏面究竟

不。便。當。你。要。去。我。們。索。性。兩。箇。人。同。去。遊。玩。一。禮。拜。龍。小。姐。道。我。不。要。你。最。近。幾。時。去。我。就。給。你。同。去。我。也。要。去。看。看。你。湖。心。亭。旁。邊。的。地。皮。咧。這。時。陳。老。六。心。中。已。有。些。發。火。卻。還。隱。忍。著。便。笑。說。我。近。來。一。時。恐。怕。不。到。杭。州。去。龍。小。姐。道。不。到。杭。州。去。到。蘇。州。去。嗎。到。無。錫。去。嗎。我。也。要。去。陳。老。六。道。你。釘。著。我。做。什。麼。呢。龍。小。姐。道。這。真。笑。話。咧。只。許。你。蘇。州。杭。州。的。遊。玩。便。不。許。我。去。遊。玩。我。一。箇。人。到。東。到。西。去。遊。玩。那。是。不。好。跟。著。你。走。再。沒。有。不。好。的。了。陳。老。六。道。我。到。寧。可。你。一。箇。人。出。去。遊。玩。況。且。你。們。女。人。也。有。女。人。淘。你。們。也。可。以。結。著。伴。出。去。遊。玩。不。必。擠。在。男。人。淘。裏。龍。小。姐。道。誰。也。不。知。道。你。的。鬼。心。思。你。是。怕。我。釘。著。你。使。你。不。得。自。由。你。帶。了。別。的。女。人。到。處。開。心。打。量。我。不。知。道。陳。老。六。道。沒。有。的。事。龍。小。姐。道。我。也。不。管。你。有。這。事。沒。有。這。事。以。後。你。到。那。裏。我。便。跟。到。那。裏。情。願。我。做。討。厭。人。好。了。陳。老。六。賭。著。氣。道。好。了。好。了。我。現。在。也。不。到。那。裏。去。這。一。晌。陳。老。六。卻。有。半。箇。多。月。不。到。蘇。州。杭。州。去。過。一。天。

陳老六忽然又說要到杭州去了。他說這句話卻是先來試探。試探龍小姐的因爲上一番曾說過他到那裏也要跟到那裏的話。倘然他要跟他同去的，便別作計較。或者臨時中變說不去，可是這一次他說要到杭州去，龍小姐並不說要跟他去，卻笑著說湖心亭旁邊的地皮成功了嗎？陳老六道：「人家不過說差一句話，你就捨著了。」當一箇話柄，龍小姐道：「這一去又得五六天嗎？」陳老六道：「沒有，至多不過三四天了。」罷了。龍小姐也不說什麼。一向陳老六出門行李也帶得很簡單，龍小姐也不去管他。自有楊媽在那裏預備。陳老六見龍小姐並不說要跟他同去，倒也放了一條心。因想從前他不過在氣頭上說說罷了，事過境遷，他早已不放在心裏。誰知龍小姐這一番卻有意要偵探他。他把陳老六的汽車夫阿榮喊了進來，細細的盤問他。便問六少爺外面討了姨奶奶，別人不知道，你是給他開車子的，不會不知道。阿榮道：「六少爺這一輛連花酒也不喫，我們的轎飯錢也好久，拏不到了。」龍小姐道：「轎飯錢

擊不到小公館是有的零碎錢賺不著到節上整數的賞你也是一樣阿榮笑道沒有的事六少爺近來除非總會裏跑跑別的地方也不去龍小姐道我問你你也不肯說我也不教你爲難再不問你了只是今天有件事託你給我做到我自自然然謝你阿榮道六少奶的事不和六少爺的事一樣嗎同是伺候主人說什麼謝不謝龍小姐道那就好了因爲今天六少爺又要到杭州去了他每次說動身到杭州去其實是沒有動身人還是在上海我完全都知道不過從前的事也不必說了今天他無論動身不動身你打一箇電話回來阿榮遲疑道我要看車子沒有地方打電話龍小姐道看車子沒有小車夫嗎隨便什麼地方打一箇電話有什麼不可以龍小姐說著吩咐楊媽給我五斗櫥抽斗內取二十塊錢鈔票來賞與阿榮阿榮不敢不收龍小姐道你放心我決不使你爲難我不過要知道他究竟動身沒有動身罷了就是我知道了也放在心裏決不說是你說的阿榮擊了這二十塊錢的賄賂滿心

裏。狐。疑。躊。躇。想。這。事。怎。麼。辦。呢。要。是。六。少。爺。果。然。今。天。動。身。到。杭。州。去。的。那。倒。好。辦。萬。一。他。不。動。身。這。箇。電。話。打。好。呢。不。打。好。呢。龍。小。姐。轉。了。一。箇。念。頭。又。道。其。實。六。少。爺。停。刻。兒。一。出。門。你。就。知。道。今。天。是。真。動。身。假。動。身。倘。然。今。天。未。必。動。身。那。倒。你。明。天。告。訴。我。也。不。要。緊。橫。豎。我。明。天。還。用。汽。車。咧。倘。然。今。天。真。動。身。的。你。倒。早。些。打。電。話。給。我。我。要。寫。信。到。杭。州。去。因。爲。有。箇。人。要。在。杭。州。和。六。少。爺。碰。碰。頭。阿。榮。想。這。就。好。倘。然。不。去。的。要。明。天。報。告。他。到。明。天。再。想。辦。法。這。天。喫。了。午。飯。以。後。陳。老。六。便。從。家。裏。出。來。坐。了。汽。車。便。到。和。老。四。所。借。的。小。房。子。裏。來。原。來。這。一。回。陳。老。六。和。老。四。真。的。約。定。了。到。杭。州。去。預。備。回。來。的。時。候。還。買。些。杭。州。的。十。儀。如。茶。葉。火。腿。藕。粉。之。類。以。堅。龍。小。姐。之。信。但。因。爲。前。幾。天。龍。小。姐。和。他。吵。了。一。場。說。是。以。後。他。到。那。裏。便。要。跟。到。那。裏。就。怕。他。要。跟。所。以。先。去。試。探。試。探。他。倘。然。真。箇。要。跟。的。便。另。想。法。子。或。臨。時。中。止。誰。知。試。探。的。結。果。龍。小。姐。並。不。說。要。跟。他。同。去。他。想。女。人。家。的。事。情。不。過。

說說罷了。心裏很爲高興。因想這一次可以。和老四。舒舒服服。在西湖上。遊玩幾天。了。到了陳老六下車的時候。阿榮便問他道。六少爺。今天動身。不動身。陳老六。點頭道。今天。准動身。阿榮道。是不是七點鐘的夜車。因爲六少爺。倘然不動身。的。我想去洗箇澡。剃箇頭。六少爺。倘然動身的。我送了六少爺。上火車。再去洗澡。剃頭了。陳老六道。你等等罷。送我們上了火車。再去洗澡。剃頭罷。阿榮答應了。幾聲。探得陳老六。今天一定。趁晚車到杭州去了。便乘著陳老六到樓上。和老四鬼迷的時候。他便到隔壁。朱公館門房裏去。借打電話。陳老六家裏的電話。各房都有分機。他便打到六少奶奶那裏。說是六少爺。今天晚上。趁七點鐘的晚車到杭州。六少奶奶電話裏還問的。確不的確。說是千確萬確。現在車子還等在那裏。龍小如放下電話。筒便喚楊媽給我收拾一箇皮包。略帶幾件衣服。我要動身到杭州去。趁那七點鐘的晚車走。那時把箇楊媽怔住了。說這是什麼說。姑爺不是今天到杭州嗎。你早些何不同。



他。說。同。他。說。了。可。以。一。起。走。啊。龍。小。姐。道。不。妨。事。他。要。七。點。鐘。的。晚。車。走。咧。我。此。刻。到。火。車。站。正。來。得。及。楊。媽。道。萬。一。姑。爺。沒。有。去。同。朋。友。們。耽。擱。了。在。火。車。上。碰。不。到。他。便。怎。麼。樣。龍。小。姐。道。碰。不。到。他。我。就。回。來。楊。媽。道。那。末。你。總。要。帶。一。箇。人。同。去。龍。小。姐。道。不。用。帶。人。我。到。了。火。車。站。遇。見。了。姑。爺。我。便。同。他。一。起。到。杭。州。去。倘。然。遇。不。到。姑。爺。我。便。回。來。我。一。箇。人。也。不。去。的。所。以。用。不。著。帶。人。楊。媽。道。那。末。老。太。太。那。裏。可。要。關。照。一。聲。龍。小。姐。道。也。不。用。關。照。了。倘。然。我。不。到。杭。州。去。停。一。刻。兒。就。回。來。了。倘。然。我。也。到。杭。州。去。的。你。只。說。我。回。到。家。裏。去。太。太。留。著。住。幾。天。橫。豎。少。爺。也。不。在。家。中。就。這。樣。混。一。混。便。了。楊。媽。再。要。遲。疑。時。龍。小。姐。道。快。些。快。些。再。遲。要。來。不。及。了。楊。媽。被。他。催。得。沒。法。只。得。和。他。理。出。了。幾。件。必。須。帶。的。衣。服。收。拾。了。一。箇。皮。包。安。置。了。幾。件。化。妝。品。龍。小。姐。又。咐。吩。楊。媽。到。隔。壁。汽。車。行。裏。叫。一。輛。汽。車。要。新。一。點。兒。的。轎。車。楊。媽。答。應。了。自。去。不。到。一。刻。鐘。汽。車。來。了。龍。小。姐。便。悄。然。下。樓。吩。咐。了。楊。媽。幾。

句話說我八點鐘不回來便一定同到杭州去了你去稟明一聲老太太說是我們家裏打電話來教我去的此刻又打電話來說要畱姑奶奶住幾天橫豎姑爺不在家教我稟明一聲老太太楊媽依囑辦理龍小姐的汽車噉的幾聲一刻兒功夫便到了火車站他恐怕火車已開陳老六已走急急忙忙下車又和汽車夫說道你等一等見杭州火車開了然後回去汽車錢向宅裏來收好了又從他手提的銀絲小提袋裏取出一塊錢來給了汽車夫作爲酒資汽車夫謝了說車錢不要緊等六少奶奶杭州回來再算好了龍小姐這時急忙買了票一看車站上的大鐘剛只有六點半鐘一箇腳夫代龍小姐提了一箇皮包道趁杭州車還早咧早上車也得舒齊一點兒是不是頭等車龍小姐點點頭到了月臺上說小姐向頭等車裏望望卻不見陳老六倒也有七八人在那裏龍小姐知道陳老六的脾氣他決不坐二等車的所以二等車裏也絕不去尋訪那箇腳夫見龍小姐在那裏東張西望便道辰光早得

很。咧。奶。奶。不。是。約。了。人。同。行。嗎。你。可。以。先。在。頭。等。車。裏。候。著。他。們。來。自。然。瞧。見。龍。小。姐。只。得。揀。一。箇。空。的。頭。等。車。廂。坐。著。可。是。等。著。陳。老。六。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他。尋。思。著。別。是。不。來。了。吧。又。等。了。十。餘。分。鐘。只。聽。了。當。丁。當。搖。鈴。的。聲。音。這。意。思。便。是。表。示。車。子。將。開。催。送。客。們。下。去。卻。還。不。見。陳。老。六。來。龍。小。姐。暗。想。不。好。這。一。定。是。上。了。阿。榮。的。當。了。要。是。真。箇。不。來。我。一。箇。人。趕。到。杭。州。去。幹。嗎。不。是。發。癡。了。嗎。龍。小。姐。正。待。跳。下。車。去。卻。見。陳。老。六。正。和。一。箇。女。人。有。說。有。笑。的。從。那。邊。走。過。來。背。後。跟。著。一。箇。腳。夫。提。著。兩。箇。皮。包。還。有。一。箇。包。袱。正。向。頭。等。車。來。龍。小。姐。暗。暗。的。想。果。然。來。了。他。也。不。聲。響。將。身。子。一。縮。縮。在。角。裏。他。們。兩。人。上。了。車。那。腳。夫。先。走。向。龍。小。姐。坐。的。頭。等。車。裏。一。張。便。嚷。道。這。裏。空。這。裏。空。請。到。這。裏。來。陳。老。六。和。那。箇。女。人。剛。剛。踏。進。頭。等。車。陳。老。六。眼。快。一。眼。瞥。見。龍。小。姐。登。時。臉。上。失。色。便。道。怎。怎。怎。麼。你。也。來。了。龍。小。姐。笑。道。我。忽。然。想。起。在。家。裏。也。沒。有。事。不。如。跟。著。你。到。杭。州。去。遊。玩。一。趟。我。

打。電。話。到。別。處。去。也。找。不。到。你。所。以。先。到。火。車。上。來。等。了。一。面。說。一。面。把。眼。睛。不。住。  
的。瞟。那。陳。老。六。背。後。的。女。人。那。老。四。本。來。和。陳。老。六。說。了。幾。回。要。到。杭。州。去。遊。玩。說。  
生。平。只。到。過。杭。州。兩。次。一。次。是。去。燒。香。一。次。是。遊。玩。得。兩。天。陳。老。六。道。也。好。我。和。你。  
到。杭。州。去。暢。遊。一。禮。拜。杭。州。的。綢。緞。很。便。宜。可。以。給。你。剪。幾。身。衣。料。老。四。自。然。很。爲。  
高。興。誰。知。興。忽。忽。的。一。到。火。車。上。偏。偏。遇。著。陳。老。六。的。這。位。老。婆。老。四。多。少。機。警。一。  
瞧。陳。老。六。和。龍。小。姐。這。箇。情。形。知。道。不。對。又。聽。說。要。跟。到。杭。州。去。知。道。必。是。陳。老。六。  
的。老。婆。便。向。那。腳。夫。道。這。邊。也。空。我。便。在。這。邊。罷。他。就。一。回。身。到。旁。側。一。箇。車。廂。裏。  
走。了。進。去。再。也。不。肯。出。來。龍。小。姐。便。笑。嘻。嘻。的。問。陳。老。六。道。你。同。來。的。那。箇。女。人。是。  
誰。我。等。了。你。好。半。天。以。爲。你。不。來。的。了。陳。老。六。一。時。說。不。出。口。只。是。期。期。艾。艾。的。道。  
他。他。是。我。一。位。朋。友。的。夫。人。也。是。到。杭。州。去。託。我。一。路。上。招。呼。的。龍。小。姐。笑。道。你。  
那。朋。友。倒。信。託。你。嗎。只。怕。這。位。朋。友。一。切。都。奉。託。你。了。那。末。你。的。皮。包。呢。怎。麼。不。拿。

到這邊來。朋友把夫人託你，你就把皮包交給她夫人了。陳老六正趁此脫身，道我去拏來。他連忙到隔壁那間頭等室裏，向老四低低說道：「糟了，糟了，他也跟著去咧。」老四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你自己不弄弄好，又是這樣的怕他。既然如此，何必又約人到杭州來呢？」老四雖如此說，卻是聲音很低，因為這箇車箱裏也有許多人在內。這時火車也已開行，漸漸的由慢而快了。陳老六道：「不要緊，儘管到了杭州，我自佈置暫時，我且去敷衍他一下，停刻兒我再過來。」這時陳老六提了皮包，自去在火車上。龍小姐雖然冷言冷語，卻是不好發作。陳老六也只含糊其詞，似答非答。因為到底大家是顧全面子的人，在火車上便衝突起來，卻是不好意思。因此大家也就隱忍不發。一直過了松江，陳老六再到老四那裏去敷衍。一下子說你別心焦，我那裏知道。他會追到火車上來了。早知如此，我們遲一天動身好了。老四道：「好了，好了。照這箇樣子，你也不必到我那裏來了。我到了嘉興下車了。在嘉興住一夜，明天早

晨。就。可。以。回。上。海。去。陳。老。六。道。不。要。你。下。了。車。住。在。城。站。旅。館。去。我。安。排。好。了。地。方。就。來。看。你。你。零。用。錢。有。沒。有。你。且。拏。一。百。塊。錢。去。罷。說。著。把。十。塊。頭。鈔。票。十。張。塞。在。老。四。手。裏。老。四。也。不。說。什。麼。坐。了。一。刻。兒。又。到。龍。小。姐。那。裏。來。龍。小。姐。低。低。的。問。道。怎。麼。樣。敷。衍。好。了。嗎。陳。老。六。亂。以。他。語。說。我。們。到。了。杭。州。住。在。那。裏。還。是。新。新。旅。館。還。是。西。湖。飯。店。還。是。清。泰。第。二。龍。小。姐。道。我。那。裏。知。道。你。愛。住。那。裏。就。住。那。裏。不。過。太。冷。靜。的。地。方。我。不。願。意。住。陳。老。六。道。那。末。新。新。旅。館。卻。是。太。冷。靜。我。們。住。清。泰。第。二。旅。館。罷。早。晨。一。起。身。就。可。以。遠。望。西。湖。過。了。嘉。興。陳。老。六。又。走。過。去。看。看。老。四。談。一。回。天。又。安。慰。他。一。陣。子。便。又。急。急。忙。忙。的。回。到。龍。小。姐。那。邊。來。可。憐。陳。老。六。從。來。也。沒。喫。過。這。種。擠。頭。很。教。他。左。右。做。人。難。到。了。龍。小。姐。那。裏。龍。小。姐。又。說。你。這。位。朋。友。的。夫。人。怎。麼。不。照。呼。他。坐。到。這。裏。來。我。們。也。可。以。談。談。說。說。怎。麼。丟。他。在。那。一。邊。一。箇。人。冷。冷。清。清。你。也。對。不。起。朋。友。啊。陳。老。六。道。他。不。高。興。到。這。邊。來。龍。小。姐。道。奇。

了。爲甚麼不高興。我和他一樣是箇女人。我又不是什麼喫人的老虎。他怕什麼。你那朋友託了你。你是箇男人。他還不怕怎麼倒怕起女人來。陳老六道。他不肯來也只好由他。龍小姐道。他到了杭州。住在什麼地方。人家既然託了你。你也得照呼好了。啊。陳老六道。到了杭州。他自然有地方。龍小姐便也不說什麼了。一刻兒已到了城站。老四遵著陳老六的吩咐。便住在城站旅館。陳老六和龍小姐雇了兩輛人力車。卻住到清泰第二旅館。去把行李安排定了。陳老六便說要去。看朋友去。龍小姐把手錶一看。說這時候已經十二點鐘了。你還出去幹嗎。你當是在上海嗎。杭州是不比上海。你聽街上人聲已靜了。况且我一箇人在這裏也很膽小。你這一去不知多早晚纔來。陳老六道。我去去馬上就來。龍小姐道。我不讓你去。你明天白天去就得了。陳老六沒有法子。便說我打一箇電話去罷。龍小姐想電話也不許他打。那他更要不高興了。便隨口說道。不差你去打一箇電話。關照說明天早晨去看他。又笑。

著。說。道。再。有。那。朋。友。託。你。帶。來。的。那。箇。女。人。你。也。得。打。箇。電。話。問。問。他。到。了。沒。有。受。人。之。託。也。得。忠。人。之。事。啊。他。說。這。話。時。陳。老。六。早。已。跑。到。樓。下。去。打。電。話。去。了。這。時。陳。老。六。一。箇。電。話。打。到。城。站。旅。館。問。剛。纔。來。的。一。位。四。小。姐。住。在。幾。號。房。間。回。電。來。說。住。在。十。三。號。茶。房。便。喚。老。四。來。聽。電。話。陳。老。六。在。電。話。中。說。我。不。能。來。了。老。四。道。不。來。就。不。來。我。早。知。道。你。不。能。來。了。我。明。天。一。早。回。到。上。海。去。了。陳。老。六。道。不。要。去。我。明。天。一。早。就。來。看。你。老。四。道。我。這。一。番。到。杭。州。來。做。什。麼。呢。原。想。到。杭。州。來。游。玩。幾。天。的。此。刻。你。又。不。能。來。陪。我。把。我。一。箇。人。攢。在。旅。館。裏。我。又。何。苦。來。呢。陳。老。六。道。我。又。怎。能。知。道。他。會。跟。了。我。來。呢。你。明。天。早。晨。一。定。不。要。走。我。一。早。就。來。就。是。你。要。回。去。也。得。等。我。來。了。再。說。老。四。道。你。來。了。也。沒。有。辦。法。我。想。還。是。明。天。回。去。的。好。陳。老。六。道。就。是。要。走。明。天。早。車。也。不。要。走。老。四。答。應。了。這。一。宿。晚。上。龍。小。姐。說。了。許。多。如。諷。如。嘲。的。話。陳。老。六。只。有。支。吾。而。已。到。了。明。天。早。晨。九。點。鐘。的。當。兒。他。便。起。身。來。



到城站旅館看望老四。老四早已起身，還是說要回上海。他道：「你倘然昨天不打這箇電話來，我早已走了。現在我預備下午走。此刻到清和坊買些東西，剪一點兒衣料，你同去嗎？」陳老六道：「好好，我陪你去。當時就陪了老四去買東西。老四胃口不大。陳老六給他的一百塊錢，他要畱下回去的盤川。儘這幾十塊錢裏，買不敢放手。到了綢緞店裏，陳老六道：「這種新出的鐵機閃花緞，上海還沒有。你剪兩身罷。」老四盤算著，只怕錢不彀，便道：「不要了。又低低的道：「怕我錢不彀了。陳老六覺得昨天同他一起來，不能陪他，使他受了委屈，不能不補報的一般。便說：「錢我這裏有。老四道：「你錢帶得不多。況且你奶奶在這裏也要用的。不要了罷。」正是：

湖船未泛鴛鴦櫂

越錦且裁蛺蝶裙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墾土濟民藉開獎券 傷人越貨莫戢盜風

且說陳老六聽那老四這樣說。想老四何等賢惠。啊。不像我這女人。終是強兇霸道。而且像陳老六那種大少爺脾氣的人。你越是不。要他的錢。他越要給你。現在聽得老四如此說。他心中很爲樂意。說不要緊。我這裏到處可以支錢。杭州地方。我也有銀行錢莊。可以通融的。你放心便了。老四雖然這一趟和陳老六同到杭州來。遇見了他的夫人。衝破了他們同游西湖的計畫。可是因此也在杭州買了不少的東西。回去。這口氣也就過得去了。便打定主意。下午回到上海。去陳老六還要畱他。他道癡人。我們過幾天不好再來嗎。我在這裏大家不方便。大家不安心。使你心掛兩地。反而不好。還是我先回去的好。你大約也至多不過兩三天。也就回來了。我們要游西湖。可以重來。我自己會到上海。你也不必來送我了。陳老六也不再畱他。到了下午。老四便乘著晚車。回到上海去了。這一天下午。陳老六陪著他夫人去游湖。卻是滿肚皮不高興。心念老四這箇時候。不知動身。沒有讓他一人獨自回去。又未免對

不起。他雖然雇了一艘銅欄干的划子船到各處去遊玩。兩人坐在船中都不大開口。從來兩箇人心裏。偷然都有點兒不大舒服。雖然面子上極力掩飾。心底裏的不愉快。自然而顯到外面來。這番陳老六和龍小姐在船上。雖然不說什麼話。可是各人心裏好像都橫梗一物。因此也就發不出興會來了。一天過去。到明天早晨。陳老六說喫了飯。我要去看一箇朋友。龍小姐疑心他帶來的女人。還沒有去熬不過。今天要去陪那箇女人去游湖了。便道我知道的。你那朋友託你帶了夫人來。你不能置之不理。也得陪他去遊玩遊玩啊。陳老六因爲老四昨天晚上已動身。膽子也壯起來了。便道我高興陪他遊玩。就陪陪不高興就不陪你。不要多疑心。我自有的事。你也不能到處跟著我跑。龍小姐道也好。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今天回上海去了。不跟你就是。你也不用發急。陳老六暗想你早打這箇主意。也不至於把事弄僵了。喫了飯後。陳老六果然出去訪友。原來他到杭州的目的。本來不過和老四

來遊玩西湖。昨天和他夫人遊了一天西湖，覺得無甚興味。今天不願再去了。可是到什麼地方去躲一躲好呢？因想起有一位杭州朋友上海總會裏常常碰見的此人，姓馮，號存吾，一箇月裏倒有十天在上海，二十天在杭州。前幾天在總會裏碰見他，約我到了杭州，便去尋他，特爲抄了一箇杭州住址給我。我當時也不暇詳視，便向皮夾子裏一塞，不知此刻還在這裏面不在。他在皮夾子裏翻了一翻，果然翻出他那張住址來。一瞧是住在清波門內蔡官巷，卻沒有鈔得電話號頭，也不知道他家裏有電話沒有。電話陳老六便雇了一輛車子，徑自到蔡官巷來，恰巧馮存吾在家見了陳老六，十分歡迎，便道：「六先生什麼好風吹你到此？得你大駕光臨，也是我們西湖的榮幸了。」又拍拍陳老六的肩頭道：「此來總不會一箇人來嗎？是不是和四小姐一同來？」陳老六搖搖頭道：「這一次是同內人一起來的。」馮存吾道：「奇了，前幾天我們在總會裏不是聽說你同四小姐約的要同到杭州遊玩幾天嗎？」陳老六

道。因。爲。內。人。要。來。了。只。得。同。內。人。來。了。馮。存。吾。道。好。極。了。好。極。了。少。年。夫。婦。同。遊。西。湖。這。可。謂。極。盡。人。間。之。福。嫂。夫。人。來。了。也。得。暢。遊。幾。天。陳。老。六。道。預。備。今。天。夜。車。就。到。上。海。去。馮。存。吾。道。那。有。這。事。兄。弟。不。知。道。賢。伉。儷。到。杭。州。來。則。已。既。知。道。了。決。不。讓。你。們。便。去。也。須。稍。盡。地。主。之。誼。其。實。不。嫌。簡。褻。可。以。住。到。舍。間。來。似。乎。比。住。在。旅。館。裏。可。以。舒。服。些。陳。老。六。道。謝。謝。不。必。了。我。們。極。遲。到。明。天。一。定。回。上。海。去。了。我。來。問。問。你。從。前。你。不。是。談。起。西。湖。傍。邊。有。地。皮。嗎。我。想。揀。相。巧。的。買。一。塊。馮。存。吾。道。六。先。生。要。西。湖。地。皮。嗎。有。的。有。的。我。隨。時。給。你。留。意。是。你。自。己。要。造。莊。子。再。不。然。別。人。家。的。舊。莊。子。倘。然。要。讓。出。的。省。得。自。己。造。也。是。好。的。陳。老。六。道。託。你。留。意。地。皮。也。好。舊。莊。子。也。好。馮。存。吾。道。一。定。留。意。一。定。留。意。本。來。有。一。件。事。是。極。好。的。一。箇。機。會。正。想。和。六。先。生。商。量。這。是。一。件。包。發。財。的。事。情。陳。老。六。道。是。什。麼。事。呢。馮。存。吾。道。我。們。想。辦。一。種。獎。券。每。月。開。彩。開。了。彩。以。後。倘。然。得。不。著。彩。的。三。年。以。後。仍。可。作。爲。股。

本創辦實業現在我們已經擬好了一種章程不過開辦的時候先要大家墊一筆錢這筆錢就是運動費陳老六道現在外面獎券不是很多了嗎翻開報紙來看獎券的告白占了很大的篇幅難道這獎券可以儘管出嗎馮存吾道照現在的情形還可以做得雖然這一項營業已經拆穿了大半了可是想發財的人世界上還多情願來的上當人還不能算少況且我們那種獎券就是不得彩也可以做股本用這是何等的欺動人啊陳老六道這箇卻頑不得我們這箇獎券局不是月月開彩嗎那不得彩的票子一概作爲股本一箇月原是有限到了一年已經不少了積了三年更是多了那時多變了股東股款卻早已沒有了這如何使得馮存吾道這箇倒不必慮我們辦那種獎券第一要揣摩買彩票的人心理陳老六道買彩票的人是怎樣的心理馮存吾道他們買獎券的人志在得彩至於廢票作爲股本的一節他卻不在心上要到了得彩已無希望的時候覺得不得彩的票子也還有用的慰

情。聊。勝。於。完。全。丟。棄。可。是。就。有。一。張。不。得。彩。的。票。也。不。過。四。五。塊。錢。一。條。也。不。過。四。五。塊。錢。要。等。到。三。年。以。後。方。可。充。作。股。本。現。在。的。人。看。到。三。年。以。後。髣。髴。甚。長。三。年。以。後。的。變。局。又。是。甚。複。雜。誰。高。興。爲。這。三。五。塊。錢。甚。而。至。於。三。四。角。錢。眼。巴。巴。的。守。到。三。年。以。後。呢。陳。老。六。道。到。了。三。年。以。後。我。們。說。辦。實。業。是。辦。一。些。什。麼。實。業。呢。馮。存。吾。道。那。就。到。了。三。年。以。後。再。看。哪。現。代。的。事。情。變。化。很。快。誰。也。望。得。到。三。年。以。後。果。然。我。們。所。辦。的。獎。券。能。到。三。年。那。也。就。有。點。兒。基。礎。要。辦。什。麼。實。業。到。那。時。候。可。以。公。同。擬。議。咧。就。是。此。刻。開。辦。的。當。兒。不。能。不。把。這。些。話。來。歎。動。人。將。來。要。是。票。子。銷。得。好。可。不。是。穩。穩。賺。錢。人。家。稱。他。爲。發。財。票。這。發。財。兩。字。原。是。對。於。兩。方。面。說。的。打。著。彩。的。人。果。然。發。財。賣。票。子。給。人。家。的。人。也。是。發。財。買。票。子。的。人。發。財。未。必。靠。得。住。賣。票。子。的。人。發。財。倒。是。很。靠。得。住。的。不。過。在。開。辦。的。當。兒。非。得。花。一。筆。錢。不。可。陳。老。六。道。所。講。的。開。辦。費。就。是。那。筆。運。動。費。嗎。馮。存。吾。道。當。然。也。有。別。種。用。場。運。動。費。

卻也是箇大宗。譬如辦一種獎券，先要借一箇好看的名目，最好是各省有災荒，便借著賑濟災荒的名義來辦。這獎券倘然湖北經著水災，直隸遇著旱荒，我們的獎券便可稱爲湖北水災有獎賑券，或稱爲直隸旱荒有獎賑券。票子消得好，就把那餘利中百分之幾賑濟災民。票子消得不好，再看下月。但是你稱爲湖北直隸等處災荒的賑券，湖北直隸地方的官紳，可不是要出來說話嗎？那就得塞他們幾箇錢，可以封封他的口。這一項就稱爲運動費。那是預先要運動好，倘然到了那時候，事情已經弄僵了，再拏錢出去彌補，有的還彌補不來。即使彌補得來，已經覺得沒趣。一箇不得法，還鬧得滿天星斗，所以會辦事的人，卻都是預先安排好。陳老六道：「那末，你們預備這開辦費要多少錢呢？」馮存吾道：「我們預算了一下子，非得有兩萬塊錢不行。現在我們幾箇朋友已經籌畫了一萬塊錢。六先生，你可以擔任一萬塊錢嗎？」陳老六道：「怎麼要這許多啊？」馮存吾道：「你倒還嫌多。要是在前幾年，這兩萬塊錢



的運動費還不彀咧。此刻一則獎券也太多了。二則銷數也不及從前。但是要穩穩的當當沒有阻力。這兩萬塊錢的運動費再不能少。陳老六道那末我們這箇獎券定什麼名稱呢。馮存吾道我們擬了兩箇名稱。一箇是喚做甘肅墾植公司。獎券一箇是喚做福建貧民工廠獎券。兩者之中擇一箇名稱。你道好不好。陳老六道墾植公司是做什麼的。馮存吾道墾是開墾。植是種植。開墾和種植都是興中國的農業。大家都說中國是以農立國。未經墾植的地方很多。辦這箇墾植公司誰也說不宜而且要辦這箇墾植公司要收買廣大的地皮。非要大資本不可。所以要辦這獎券沒有獎的票子。三年以後就可以作爲那箇墾植公司的股本人家也自然願意。陳老六道既辦墾植公司近一點兒不好嗎。何必要到甘肅去辦呢。難道別處沒有墾植的地方嗎。馮存吾笑道。你說這話真豈了誰到甘肅去辦呢。我們好好兒的在上海杭州又不犯什麼充軍的罪。這不過是借一箇名目罷了。說得近了人家查得出而

且還有該省人出來證明反對說了甘肅天高皇帝遠給他一箇無從查考那獎券又終究是在上海開獎的上海即使有少數的甘肅人說話也不必去理他只要把北京農商部運動好由他核准了其次項要緊的就是上海的當局不說話讓我們們的獎券一時期發行這就好了你的獎券倘然要銷到江蘇各省各地方的那末南京省裏也得要花一筆運動費不然他們沒有喫過藥的就要禁止你發行生出許多麻煩的事來如其你只要在上海發行的那南京也簡直不必去理他只要把上海當道運動好了就是部裏不核准也不要緊可知現在中央的勢力薄弱得很呢就是有一筆錢倒不能不花用的陳老六忙問是那筆錢不能不花用馮存吾道就是上海報館裏的告白不能不登我們那箇獎券公司開了出來第一就要使人知道各票號可以來批發各買票的人可以來購買這箇宣傳機關全靠報上登廣告再者平日之間各報上的議論也都要說獎券就是彩票彩票是含有賭博性

質的我們。倘然多登廣告。他們瞧著一箇月。有幾百塊錢的廣告。進款看錢的份上。也不說什麼了。老實說上海地方。沒有這幾家大報館。不惜資本。在告白上。鼓吹辦獎券的。還沒如此發達。咧陳老六道。我們再商量。果然是箇有利事業。我自然也高興。入股不過要我出一萬塊錢之多。未免太多。我擔任四分之一吧。馮存吾道。我橫豎明後天。也要到上海。到了上海。再商量。但是今天晚上。我做箇小東。請六先生和嫂夫人。聚豐園小酌。再到第一舞臺看戲。看了上海的戲。再到杭州來看戲。真是沒有什麼看頭了。不過聊盡地主之誼。停刻兒。教內人到旅館裏去請安。陳老六道。不敢當。而且也不必客氣。本來我們說。今天就要回上海去。待我問一問。倘然今天就去的。下一次到杭州再來叨擾吧。馮存吾道。今天請一定。不要回去。務須多盤桓一天。陳老六便辭別而出。到了旅館裏。卻見龍小姐橫臥在牀上。陳老六問是什麼。龍小姐道。也沒有什麼。不過有些兒肚子痛。陳老六道。那末今天不要回上海去罷。龍

小姐道在這裏也沒有什麼意思你的事情辦完了早些回去罷今天晚上不走明天早晨非走不可陳老六道剛纔我有一位朋友馮存吾他說要請我們喫夜飯看戲要約你回去他的夫人也在座龍小姐道我不去這種無謂的應酬你何必告訴他和我一同來的這不是多事嗎我們上海的戲不要看卻跑到杭州來看戲陳老六道他的夫人還要到旅館裏來看你咧龍小姐從牀上坐起來道我們走罷我肚子也不痛了趁晚車也還來得及快收拾動身罷龍小姐正要吩咐旅館裏算帳準備動身卻見茶房領了一箇三十多歲的女人上來說道馮家太太來了龍小姐見茶房領了這箇女人上來向陳老六看看知道一時脫不了身卻見那女人是箇瘦長條子一口道地的杭州話打扮得很是華麗卻不免有些土裏土氣進門了就是嫂子長嫂子短倒像是很親熱的樣子又說要請喫夜飯咧要請看戲咧鬧了一陣子龍小姐已經有些敷衍不下了卻還勉強的說道對不起得很實在今天身體有

些兒不大爽快。剛纔喫了飯，就覺得有些兒肚子痛。這一番，只得心領了。橫豎常常到杭州來的，下一次再來，叨擾罷。那位馮太太是奉著他丈夫的使命而來，那裏容得龍小姐推辭。便橫拖直拽的要龍小姐一同出去。龍小姐嘴裏卻還是帶著客氣的推辭。心裏早已火冒，還是陳老六見這位馮太太有點兒不識趣，又知道龍小姐的脾氣說不去，一定不去。便道：馮先生現在那裏呢？陳太太道：他現在樓下賬房裏。不久就上來了。這裏的賬房先生他本來認得的呀。陳老六道：那末，我下樓去和馮先生說去。吧。不用客氣。還是大家隨便些的好。陳老六那時便奔下樓去。只見馮存吾正在旅館的賬房裏。那位賬房先生便向陳老六道：剛纔馮先生關照我，說是陳先生的賬由馮先生算了。陳老六道：不行，不行。那裏有這箇話。馮存吾道：一點點小東不算什麼事。六先生難得到杭州來，兄弟應該盡一箇地主之誼。陳老六這時心裏也有些不高興。想我們到杭州來住這箇旅館，也不過兩三天的事，統共也不

滿二十塊錢。難道自己出不起。卻要他來擔任。討厭。不討厭。馮存吾忙道。剛纔我已經教內人上來向嫂夫人請安。今夜的聚豐園夜飯。和看戲。務必請嫂夫人賞光。陳老六道。實不相瞞。內人有些身上不舒服。心領謝謝了。而且他的脾氣古怪。說不去。就不去。改日再來奉擾吧。馮存吾還要再三的說。看見陳老六顏色很莊重的。又道。你們夫人還在樓上。請存吾兄給他說一說。還是各人自便的好。馮存吾知道他們真箇不去。便道。既然嫂夫人真箇身上不大舒服。也不好相強。我橫豎要到樓上去。我再和內人說吧。這時陳老六陪同馮存吾到樓上去。那馮太太還是纏著龍小姐。要請他喫夜飯。和看戲。馮存吾道。剛纔陳先生說。這位嫂嫂身體有些不大舒服。既然如此。倒不好勉強了。只是此番來。沒有盡得地主之誼。非常抱歉。陳老六想。今天不曉得聽他說了多少的地主之誼。這種地主之誼。就謝謝罷。馮存吾夫婦兩人。停了一刻。便去說我們也不打擾了。明天什麼時候動身。我到火車站恭送陳老六道。

大概總在下午吧。這天被馮存吾夫婦一打擾。夜車的時候也錯過。明天早車。陳老六夫婦兩人便回上海去。馮存吾下午還買了些杭州物件親自來送。陳老六到了旅館裏說是早車已經走了。房飯錢也自己算去。關照賬房裏馮先生。倘然來說是急於回上海不及走了。且說龍小姐跟著他丈夫回滬。在火車上自己籌思這一回。雖然聊試小計。偵破他的機關。可是老六口雖不言。心裏恨得不知怎麼樣。以後他有了戒心。不知又掉什麼槍花。但是我也不怕他。難道他男人們可以在外面胡鬧。我們女人便不可以在外面胡鬧嗎。要是抓破了面皮。大家不客氣。我就索性給他大鬧一場。弄一箇澈底的解決。這一次因為在杭州客邊。客勢我在杭州也沒什麼。至親密友鬧出來不好。白相而且自己反而喫了虧。維持到回家以後。非給他大鬧一場不可。龍小姐打定主意。所以在火車裏冷冰冰的。不和陳老六講話。陳老六也滿肚皮的不高興。想回到了上海先去。看看老四可曾到了。生意上去。因此兩

人都不講話到了火車站他們隨便叫了一輛火車站接客的汽車送到公館裏到了自己樓上只見楊媽慌慌張張的說道小姐你回來了啊我告訴你一件事現在是不要緊了你不要嚇事情是已經過去的了龍小姐瞧這情形也發急道到底是什麼事你只是吞吞吐吐的快說出來嗟楊媽道小姐你就是動身的那一天公館裏強盜打劫呀龍小姐道阿呀就是此地公館裏嗎楊媽道不是呀是我們老爺太太的公館裏呀龍小姐道是我們家裏嗎是龍公館嗎楊媽道正是龍小姐道搶劫去了多少東西沒有傷人嗎楊媽道就是你動身一天的明朝早晨龍公館打電話來叫小姐聽電話我就去接了他們說有要緊事要請小姐回去一趟我便說小姐同姑爺到杭州去了那邊太太說怎麼事前沒有說起我說他們臨時忽然高興走的太太說既如此叫楊媽來一趟吧龍小姐道那末你去了沒有楊媽道我自然就去叫了一輛黃包車到公館裏只見從門口一直到上房都有一種不高興的神氣



到了太太房裏太太還沒有起身說是昨天晚上受了驚嚇今天嚇得又發病了身體動彈不得故此沒有起身龍小姐道阿呀老年人真箇嚇不起的呀恰巧我從來也不出門這兩天忽然的到斷命杭州去了老爺那天在家嗎楊媽道老爺不在家呀那強盜來的時候說不過在下午七點半鐘人家正預備喫夜飯後來知道他們還坐了汽車來咧強盜一共有七八人前後門都把守住搶去了多少東西我沒有知道聽說都是少奶奶的東西我們大少爺幾乎被他們捉去開了一槍少奶奶房間裏的華媽腳上已打傷幸虧子彈掠過沒有什麼大傷現在正在醫院中咧正是誰道有槍成階級可知羣盜亦如毛

未知龍小姐曾否歸寧看視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黑彈槍聲洶洶來暴客 紅窗燈影絮絮話良人

且說楊媽談起龍宅被盜後龍小姐道這箇驚嚇喫得不小我就要回去看看他們

咧。你看阿榮的汽車姑爺坐了出去。沒有偷然坐了出去。你仍舊叫他們另外雇一輛楊媽道還有一件事我關照小姐此地老太太沒有知道。你到杭州去的。你小姐不是關照我說你回家去嗎。現在龍公館被強盜打劫已經登出報來。此地賬房裏都知道連三少奶四小姐也曉得不知老太太知道沒有。你記在心裏偷然老太太問起來口供要相同纔好。龍小姐轉了一箇念頭道。我自知道楊媽出去問了一問。說是汽車六少爺坐了出去了。楊媽走到門房裏正要教男傭人去叫汽車。那開陳老三的汽車夫喚做阿泉說。可是六少奶要出去。我來開他去。楊媽道不好罷。只怕三少爺要出去。阿泉道。三少爺不出去了。你沒有知道嗎。今天三少爺在發寒熱。剛纔還請醫生看過。咧。三少爺有病。三少奶自然也不出去。咯。楊媽道。那末要關照三少奶一聲罷。阿泉道。隨便門房裏關照一聲好。咧。一家人有什麼要緊。三少奶也借過六少爺的汽車。我把車子開出來。請六少奶出來坐好。咧。楊媽便進去告訴龍。

小姐龍小姐道也好。既是三少爺。今天有病。不出去。我就借用一用。你停刻兒。到三少奶奶邊去代我問問三少爺好一點兒罷。說我今天因爲辰光晏了。明天早晨來望他。順便把借車子的事。關照三少奶奶一聲。楊媽答應了。龍小姐便坐陳老三的車子。回母家去了。龍公館見過母親。一時有許多人。七張八嘴。多來告訴他。前天被盜的事。龍小姐也不知聽了誰的話兒好。後來龍太太纔把詳細情形告訴女兒。他歎了口氣道。現在的上海。竟不能住了。前天剛纔上燈。得不到一點鐘。便有兩箇人闖進門來。說要見你們少爺。你想你哥哥朋友極少。就是有幾箇和他往來的。都是熟人。我們也認得。從沒有不三不四的人。那門房陳福。他也看不出何等樣人。只說少爺在樓上。他們便向樓上奔。門前又進來兩人。一箇便取出手槍對準了陳福。不許他叫喊。他要聲音響一響。便說開槍結果了他性命。另有一箇人看住了電話。恐怕有人把電話打出去聽說。那時候強盜一共有七八箇。咧前後門都有把風。那兩

箇強盜上了樓直闖到少奶奶房裏那少奶奶耳朵上一副圈手上一隻獨粒的戒指手臂上的表鐲強盜用手槍指指教他卸下來他嚇得索索抖的只好脫下來強盜還不足說你們的錢放在那裏少奶奶說我不知道又瞧見房間裏有一隻洋箱他們一定要洋箱上鑰匙其實這種洋箱是並沒有鑰匙的只自己記好幾箇外國字旋在一起便可以開了要是不旋在一起無論什麼人都不能開這是你知道的當時少奶奶便和他說沒有鑰匙你哥哥避在後房他便闖進去一把拖了他出來說是什麼人什麼人這就是他們的小主人了把他帶去怕他們不用錢來贖你想你哥哥又不會說話強著不肯走出來被強盜打了一記一拖就拖到樓中間龍小菊道險啊後來怎麼樣呢龍太太道這時大家都發急了說你要東西可以人不能帶去的況且你已經也擊了不少東西了那強盜把眼睛一瞪眉毛一豎說這是什麼話老子不穀便怎樣還有一箇強盜拔出手槍來向地下開放了一槍我們

起。初。還。沒。有。知。道。但。聽。得。槍。聲。一。響。後。來。纔。知。道。華。媽。脚。上。受。了。傷。連。他。自。己。還。沒。知。道。只。見。他。一。條。白。竹。布。的。單。褲。上。顯。出。血。來。了。當。時。我。怕。你。哥。哥。被。他。們。帶。去。了。便。走。出。來。卸。下。手。上。一。副。金。鐲。頭。來。我。說。求。求。你。們。把。人。畱。下。罷。正。在。這。箇。當。兒。樓。下。把。風。的。強。盜。好。似。打。了。一。箇。暗。號。他。們。便。放。了。你。哥。哥。下。樓。出。門。去。了。後。來。纔。知。道。我。們。這。弄。堂。裏。隔。壁。人。家。正。有。人。在。那。裏。生。病。請。了。一。箇。中。國。郎。中。那。中。國。郎。中。還。是。守。著。老。法。一。肩。轎。子。幾。箇。轎。班。吆。吆。喝。喝。擡。進。來。卻。把。強。盜。一。嚇。他。怕。喊。起。捉。強。盜。來。又。有。轎。夫。人。手。衆。多。因。此。一。嚇。便。嚇。跑。了。那。華。媽。見。褲。子。上。有。血。方。始。覺。痛。起。初。還。恐。怕。他。槍。子。打。了。進。去。連。忙。送。醫。院。後。來。知。道。不。過。腿。上。擦。傷。了。些。皮。肉。沒。有。大。礙。現。在。卻。還。在。醫。院。中。這。一。次。總。算。不。幸。中。的。大。幸。了。你。想。倘。然。真。箇。把。你。哥。哥。帶。去。這。便。如。何。是。好。而。且。他。又。是。獸。頭。獸。腦。不。是。一。箇。活。靈。的。人。十。萬。八。萬。憑。他。亂。討。價。錢。去。贖。取。錢。倒。還。是。小。事。人。不。是。被。他。急。死。了。嗎。龍。小。姐。道。這。一。番。被。他。

打劫了多少東西去呢。龍太太道：東西都是你嫂嫂的一共約值一千多塊錢。我的。一副金鐲頭也值兩百多塊錢。嫂嫂的東西還怕你爹爹不賠還他嗎？現在雖然報了巡捕房破案的一句話也不知道幾時咧。你想上海的盜案這麼多一天總有幾起。到得將來果然破案東西也是沒有的了。這天幸虧你爹爹不在家不曾喫這箇驚嚇。當天晚上我叫他們不要打電話給你怕你受了驚嚇。所以到明天早晨方纔叫人打電話給你。那楊媽卻說你到杭州去了。又說和姑爺同去的。到底爲什麼到杭州去啊。這箇時局還是少出門爲是。外面綁票的事正多著咧。而且當時綁了去還不敢聲張。真正是危險啊。龍小姐道：難道真箇有那種擄人勒贖的事嗎？在上海租界裏或者不至於如此罷。龍太太道：怎麼租界不租界他要綁起票來也就不管的了。而且不被他們綁去就是運氣。一被他們綁去還禁制你不許聲張。還禁制你不許報巡捕房家裏人因爲一箇人在他掌握之中。那裏還敢強呢。除了和他磋商。

價目以備贖取之外還有什麼別箇方法你要強一強他們就撕票了可不教人急死龍小姐道什麼叫做撕票龍太太道撕票你不懂嗎撕票就是你倘不來贖取他們便把所擄的人弄死或是槍斃或是毒死或是打殺甚而至於用種種私刑使你求死不得因爲擄人勒贖的本來是叫做綁票你要是不來贖他只算是廢票可以把他撕去了因此叫做撕票你想可怕不可怕往後有錢的人家要人人自危了聽說現在外面綁票的案子很多也有從別處地方綁了到上海來的也有從上海綁到別處地方去的聽得你們爹爹講浙江的寧紹兩府很有幾箇有身家的子弟被他們綁去了就弄到上海來再寫了信和他們講取贖的價目這價目的大小就瞧你家裏財產的多寡你要不如他的意他把綁去的人再也不肯放出來甚而至於撕票你想可惡不可惡近來還有一種綁小票的咧龍小姐道怎麼叫做綁小票龍太太道綁小票便是擄人家的小孩子新近聽得閩北有一家人家是開洋貨舖子

的家裏也有幾箇錢生下一箇小孩子纔只九箇月那小票子又生得好玩玉雪可  
念見著人。喜開小嘴唇只是笑誰見了都喜歡的他們父母因爲頭生就是一箇男  
格外歡喜卻不想前幾天出了毛病他們夫婦兩人去看戲去了小孩子怕他在戲  
園子裏要哭要吵沒有帶去到九十點鐘的時候忽然跑進去四五箇人把那小孩  
子搶了就走這時那小孩子正睡在奶孀孀的牀上見人來搶小孩子大哭大喊狂  
呼救命那班強盜也不去管他一闔面出及至鄉鄰人家知道各處去追尋那裏還  
有影蹤你想到他的爺娘看戲回來不見了這小孩子不要哭殺嗎龍小姐道這麼  
大的小孩子就被他們搶去了只怕連奶也沒得喫現在贖還了沒有呢龍太太道  
前幾天瞧見報上登的告白說這家人家肯出一千塊錢的賞格招尋這小孩子那  
是當然沒有磋商好咧現在不知道怎樣了總之這箇世界竟是一箇強盜世界罷  
了龍小姐沉吟道我想這種事情總是有內線的不然強盜怎麼知道這間屋子裏



有小孩子。又那裏知道。這一天他們夫婦兩人都出去看戲。家裏只有奶孀孀和小孩。子兩人呢。龍太太道。我也如此說。就是我們那件事。出後巡捕房的包打聽。也。把我們家裏人一箇箇都問過。來那箇外國包打聽。很疑心。到我們那箇包車夫阿三。又把他帶到捕房裏去。細細盤問。因爲盤問不出什麼。把他放了。龍小姐道。說尋了。卻也情有可疑。那強盜怎麼跑進來。就尋少爺。而且一脚就跑到少奶奶房裏。不過。事情沒有憑據。也不好冤屈人家。龍太太道。我也想出來了。前幾天你嫂嫂不是回家去。喫他三哥的喜酒。喫喜酒自然是珠鑽滿頭。全副行頭的出去了。雖然坐了汽車去的。保不住當時露了眼。強盜就起了意。他自然要打聽是誰家的宅眷。那天就來上班了。所以我和你們年輕的人說。你們常常把金剛鑽戴出去。這箇時世。真正的危險呀。譬如手上的戒指。他只要一掙。都被他掙去了。倘然掙不下。更是危險。把指頭都拗斷。耳上的金剛鑽圈。更是容易。他很命。一扯。把耳朵眼也扯破。還有珠項。

圈之類也。更是容易。他只要出其不意的一扯。沒有不被他扯去的。他到緊急的時候。只要東西到手。也不管你受傷了。所以我說。還是少帶爲妙。龍小姐道。不戴真的戴假的。讓他搶去。也是無用。龍太太道。還是不戴的好。那強盜目光裏也辨不出真僞。你戴了假的。他也當你是真的。他果然搶去了假的。是他的倒霉。你受這一場驚嚇。指頭拗壞。耳朵扯破。也不值得啊。總是不戴的妥。不過這一回也不能怪你。嫂嫂有了東西。喫喜酒不戴。還待什麼時候戴呢。正說話中間。龍老爺進來。說剛纔巡捕房裏來說。搶我們的強盜已捉住兩箇了。這時大家聽了。這話好似電氣一震。說強盜捉到了嗎。龍老爺道。巡捕房裏派人來報告。說強盜捉到了五箇。是在一箇強盜窠裏捉到的。他們犯案纍纍。其中有兩人供出搶劫我們這裏是有份的。明天解公堂。他們還吩咐我們派一箇人去。而且要認清開槍的是他。不是他。龍太太道。那末他打劫去的東西。還有沒有。我們也可以收回一些嗎。龍老爺道。東西只怕是沒有。

的。了。他。們。沒。說。搜。出。多。少。贓。物。來。這。強。盜。是。在。租。界。上。犯。了。不。少。案。子。也。不。獨。是。我。們。一。家。當。他。們。去。捕。捉。的。時。候。那。強。盜。還。開。槍。拒。捕。咧。龍。太。太。道。那。開。槍。的。強。盜。我。倒。還。認。得。出。是。一。箇。刮。骨。臉。年。紀。不。過。三。十。多。歲。頭。髮。根。長。戴。了。一。頂。銅。盆。帽。頭。髮。還。從。帽。子。裏。露。出。身。上。穿。了。件。灰。色。的。袍。子。那。箇。兇。惡。的。相。貌。如。在。目。前。龍。老。爺。道。你。倒。看。得。這。般。子。細。明。天。上。公。堂。本。來。是。傳。的。我。但。我。不。好。去。會。審。官。關。老。爺。也。是。熟。人。你。們。女。人。家。你。雖。然。看。得。強。盜。清。楚。你。也。不。必。去。罷。受。傷。的。華。媽。在。醫。院。中。也。不。能。到。堂。我。想。還。是。叫。陳。福。去。罷。代。表。說。家。主。人。出。門。了。就。完。事。了。龍。太。太。道。那。陳。福。還。要。教。好。他。言。語。不。要。亂。說。一。陣。子。龍。老。爺。道。這。沒。有。什。麼。大。關。係。不。過。問。問。那。天。怎。樣。的。進。來。搶。劫。有。多。少。人。現。在。這。兩。箇。人。認。得。清。認。不。清。至。於。問。到。放。槍。的。一。層。只。說。沒。有。親。眼。瞧。見。就。是。了。橫。豎。他。們。案。子。做。得。多。只。怕。捉。到。了。多。分。也。沒。有。活。的。了。龍。小。姐。道。公。堂。上。審。官。司。我。們。可。以。去。看。嗎。龍。老。爺。道。看。是。可。以。看。不。過。這。有。

什麼看頭審幾箇強盜罷了。龍小姐道：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公堂上審官司。我們明天去看看好嗎？是幾點鐘開審？龍老爺道：明天九點鐘開審。龍太太道：九點鐘去審我們。明天須得起一箇早咧。那你今天不能回去咧。龍小姐道：不回去就不回去。我本來有許多話要告訴媽咧。明天我教阿榮放汽車來。早晨八點半鐘到新審門等著。嫂嫂不知道高興去不去。便打發人去問龍少奶奶。龍少奶奶說：太太去他也去的一回兒。龍小姐又吩咐阿泉放車子回去。說我不回來了。叫阿榮明天早晨八點鐘放車子來。這天龍小姐便住在母家和龍太太談話。無非訴說陳老六在外種種胡鬧的事。他道：我早知道他外面已有了人咧。常常說到杭州去蘇州去。不過不願意住在家裏。前天我到火車站本來是想偵探偵探他的。誰知果然同一箇女人來了。他見了我沒有法子只得離開那女子。可是我知道他心裏老大不高興。陰陽怪氣一點神氣也沒有。不然還想在杭州多游玩幾天。大家心裏不起勁也就回。

來了。龍太太道：「是怎麼樣的一箇女人？你瞧清楚嗎？」龍小姐道：「怎麼沒有瞧清楚？也不過是堂子裏的爛污貨，有什麼好東西？我聽說他在外面還借了小房子，和這女人在一起，咧他借小房子橫豎是老手，我沒有嫁過去的時候，他便和人家借小房子，現在自然熟門熟路了。」龍太太道：「你只算不曉得夜夜要逼他住在家裏，來有許多地方，只好媽媽虎虎，就算了。」龍小姐道：「起初這箇方法還行，現在卻不行了。我爲甚的要和他媽媽虎虎呢？索性和他鬧一箇決裂，好便好不在便，大家離開了，沒有你陳老六，難道就不能活在世上？」龍太太道：「阿呀，你這話少說罷，我們這樣人家，難道嫁了一箇人，可以離開嗎？這事傳出去，不好聽。」龍小姐道：「有什麼要緊？現在人家正提倡離婚，咧這是一箇人終身之事呀，便這樣的糊糊塗塗過去嗎？人家有許多是自由結婚的，要離開便離開，何況我們不自由結婚，更不成問題了。我當初在家裏的時候，原聽得有人說他是一箇荒唐鬼，我原不願意嫁過去，情願在家裏做。」

一。輩。子。老。小。姐。都。是。你。們。強。迫。我。嫁。過。去。不。知。貪。圖。他。們。些。什。麼。呢。說。著。便。掩。面。哭。泣。了。龍。太。太。也。只。得。勸。了。他。一。陣。子。說。有。的。地。方。大。家。也。要。忍。耐。些。夫。婦。之。間。也。要。互。相。敬。愛。的。一。箇。人。好。好。不。來。要。兩。人。同。好。纔。好。得。久。我。聽。得。楊。媽。說。他。每。每。回。到。家。裏。你。不。給。好。臉。子。他。瞧。這。也。是。不。對。的。龍。小。姐。道。我。總。是。這。箇。樣。子。難。道。他。每。天。晚。上。回。來。要。我。撮。著。笑。臉。去。迎。接。他。嗎。他。常。常。到。三。更。半。夜。回。來。教。我。在。房。門。外。跪。接。聖。駕。嗎。他。又。不。是。一。箇。專。制。國。的。皇。帝。龍。太。太。也。知。道。他。女。兒。在。氣。頭。上。不。和。他。多。說。什。麼。只。是。勸。勸。他。又。說。外。面。的。男。人。現。在。也。靠。不。住。的。多。樂。得。自。己。游。玩。游。玩。尋。尋。開。心。一。宿。無。話。到。了。明。天。八。點。鐘。沒。有。到。大。家。起。身。了。各。人。梳。洗。用。點。心。一。回。兒。聽。得。門。前。啾。啾。的。幾。聲。說。是。阿。榮。把。汽。車。已。經。開。過。來。了。龍。小。姐。剛。梳。好。了。頭。便。命。喚。阿。榮。到。樓。中。間。問。他。六。少。爺。昨。天。回。來。不。回。來。阿。榮。道。昨。天。回。來。差。不。多。三。點。鐘。了。龍。小。姐。道。他。外。面。討。的。這。位。新。奶。奶。我。倒。已。經。見。過。的。了。阿。榮。道。什。麼。新。奶。

奶我沒有知道。龍小姐道：你還假癡假呆，做甚不是？六少爺同他一塊兒到杭州去嗎？你打了電話給我，我趕緊到火車站。不一刻兒，六少爺便同那箇女人一塊兒來了。你還騙我做甚？阿榮道：你說那箇女人嗎？那是在堂子裏的，喚做老四。龍小姐又乘勢向阿榮盤問一切。阿榮吞吞吐吐的說了許多，又說六少爺面前不要說是我說的。他知道了，我拌嘴，舌就要停我生意的。龍小姐道：我不說你以後有什麼秘密消息告訴我。阿榮只得唯唯答應了。這時龍太太和龍少奶奶也已經梳洗好了，他們坐了汽車，由阿榮直開到新衙門，來到了那邊，也只有八點半鐘。新衙門裏還沒有開審。陳福也附著他們的汽車而來。當時龍小姐便問：有一起強盜案子在樓上開審，還是在樓下開審？一箇看門的巡捕說：是在樓下開審。他們便走進去看看。只見那邊靜悄悄，沒有一人。上面一箇高高的臺，安著兩把椅子，一張公案。案上也放著些中國筆硯和外國鋼筆墨水壺之類。下面一帶欄杆，正對著那箇臺。龍太太便

指點道。這大概是被告席。也就是犯人所立的地方了。中間有幾排桌椅。卻是律師和翻譯所坐的。被告席的後面還有六七排的椅子。這便是旁聽席。但是此刻還沒有一人。只有一箇值堂的巡捕在那裏踱方步。龍小姐道。還沒有開審嗎。巡捕道。快了。快了。你們坐著等候罷。龍少奶奶道。我們癡癡的坐在這裏算什麼呢。外面去兜兜圈子。到開審時候再來罷。他們便走出來到了門口。只見遠遠的來了一輛巨大的汽車。正是。

牢獄正爲此輩設。 檻車又解罪人來。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履公廨閨秀作旁聽 入娼寮盜兒恣姪慾

且說那汽車好像是外國木器店的送貨的汽車。只是四面卻關得密不通風。上面坐了一箇中國巡捕和一箇印度阿三。那輛汽車直開到新衙門後面的空場上。只



見。汽。車。停。了。便。跳。下。那。箇。印。度。阿。三。來。取。出。鑰。匙。開。了。汽。車。後。面。的。門。裏。面。便。出。來。了。五。六。箇。蓬。首。垢。面。的。人。手。上。都。是。銹。著。洋。銹。有。幾。箇。巡。捕。監。視。著。到。裏。面。一。箇。屋。子。裏。去。了。龍。小。姐。和。他。娘。說。道。這。些。犯。人。只。怕。就。是。強。盜。了。龍。太。太。道。不。知。是。不。是。來。打。劫。人。家。的。時。候。看。他。兇。很。的。樣。子。著。實。可。殺。現。在。看。他。這。箇。樣。子。又。覺。得。可。憐。了。龍。小。姐。道。這。就。叫。做。可。憐。不。足。惜。停。了。一。回。兒。有。幾。輛。敞。蓬。的。汽。車。駛。來。都。是。坐。了。一。班。制。服。的。西。人。又。有。一。輛。轎。車。裏。面。坐。了。一。位。中。國。官。員。一。回。兒。說。開。審。了。開。審。了。龍。小。姐。等。三。人。便。仍。舊。坐。向。那。旁。聽。席。上。去。這。一。番。旁。聽。席。上。便。坐。了。不。少。人。大。一。半。都。是。被。強。劫。的。那。些。失。主。也。有。店。家。的。夥。計。也。有。公。館。的。主。人。只。見。那。箇。陳。福。也。擠。在。裏。面。兩。旁。邊。的。椅。子。上。一。面。便。是。上。海。報。館。裏。公。堂。訪。員。的。坐。席。一。面。卻。坐。了。幾。箇。外。國。人。律。師。席。上。也。有。一。位。頭。髮。白。得。似。雪。燈。一。般。的。老。律。師。卻。攜。帶。著。一。箇。翻。譯。在。那。裏。等。候。龍。太。太。心。裏。想。難。道。強。盜。也。請。律。師。嗎。其。實。那。律。師。是。別。一。

件。案。子。上。的。又。停。了。一。回。兒。忽。聽。得。一。箇。值。堂。的。巡。捕。喊。道。立。起。許。多。人。便。大。家。一。齊。站。起。來。龍。太。太。等。一。班。人。也。只。好。跟。著。他。們。一。同。站。起。來。在。這。一。聲。中。只。見。從。屏。門。背。後。走。出。一。箇。中。國。人。一。箇。外。國。人。來。並。坐。在。上。面。那。外。國。人。倒。也。不。甚。昂。貴。卻。是。精。悍。之。色。現。於。其。面。中。國。人。是。一。箇。黑。蒼。蒼。的。臉。孔。幾。撇。小。鬍。子。年。紀。約。在。四。五。十。歲。左。右。這。兩。箇。便。是。會。審。官。了。坐。定。以。後。便。有。箇。值。堂。的。巡。捕。送。上。一。疊。文。卷。左。邊。便。站。起。一。箇。外。國。捕。頭。來。嘍。哩。咕。嚕。的。說。了。一。陣。子。巡。捕。就。把。犯。人。一。箇。箇。帶。出。便。一。並。排。的。站。在。被。告。欄。內。官。便。一。箇。一。箇。的。審。問。有。幾。次。犯。人。還。沒。有。答。復。清。楚。那。官。的。第。二。句。話。又。問。下。去。了。一。箇。翻。譯。也。便。把。一。句。句。的。話。翻。譯。給。那。箇。會。審。西。官。聽。那。會。審。的。西。官。也。側。著。頭。靜。聽。原。來。這。一。起。五。箇。強。盜。之。中。有。兩。箇。是。打。劫。龍。家。有。份。的。一。箇。而。且。就。是。進。門。時。用。手。槍。禁。制。陳。福。不。許。聲。張。的。尙。有。一。箇。說。是。在。後。門。把。風。他。們。案。子。也。已。犯。過。不。少。還。有。幾。次。劫。案。帶。著。命。案。的。他。們。也。供。招。了。出。

來會審官便把他們所犯的案子一起一起的質問也有完全抵賴的也有俯首承認的也有認一半賴一半的也有把重的罪名反而承認把輕的罪名反而抵賴的這五箇盜犯之中有一箇盜犯年紀甚輕大概不過十八九歲名字喚做張小順子雖然那一箇不是搶劫龍家的犯人我卻借此敍一敍他爲甚的做起強盜來原來他的母親本來是揚州一箇土娼有一箇當長隨的名字喚做李貴常常到那裏去嫖這箇土娼就和他情致纏綿起來一定要嫁他好在李貴也沒有娶親一箇單身漢那土娼情願嫁他也不要他多少錢現成的老婆他樂得安享不到幾年就生了這位小順子在小順子三歲的時候他父親跟了一箇官到湖北做官去了給人家當長隨的如何可以帶了家眷跑只得教他老婆兒子仍居揚州自己卻到湖北去了初去的時候一月兩月還寄些錢來到後來慢慢兒的沒有寄錢來了可是還有幾封空信半年以後連空信也沒有了你想這是一箇當土娼出身的人他那裏有

積蓄的錢幾箇月不寄錢給他教他如何過活到沒有法子的時候他還是恢復他的舊業好在他認識的人多沒有李四就有張三一箇女人要人家養活他也還容易那李貴本來也是箇飄流無定的人到了湖北手裏稍爲有幾箇錢又刮上了一箇婦人但是也還掛念著揚州那箇小順子的娘恰巧有箇同鄉也是從揚州來便問問他家鄉情景又說你可知道我討的那箇人現在怎麼樣了我有三箇月沒有寄錢去了那朋友道就是你討的那箇銀壽嗎現在做生意了李貴道豈有此理怎麼他公然做起生意來呢那朋友道老兄一箇人生在世界上總是要喫飯的他是一箇女人還有一箇小孩子你一箇大錢不寄給他怎麼教他能過活李貴道他難道不能做些女工嗎那箇朋友道教他做什麼女工他從小就沒有做過他是箇當土娼出身的人雖然營業是很低賤卻是舒服慣的一則揚州也沒什麼女工可做二則他也做不來然而他在本地認識的人很多你老兄不能照顧他只得去尋

別人了。這也不能怪他。李貴當時也無言可答，只好聽其自然。就只一箇小順子。李貴確是知道是他自己的，很想領他回來，卻不能不和這位新臨時夫人商量。原來這位新臨時夫人也是一位再醮的人，拖油瓶拖了一男兩女來，他自己兒子也有女兒，也有要人家的兒子做什麼，卻是商量不通，反受了一頓罵，說一箇上娼生的孩子，也不知是那裏來的雜種，你就算他是自己生的，只怕沒有烏龜做自己去認他。頂一箇烏龜做做李貴也怕去領那小順子。這箇銀喜又要和他牽絲拔藤起來，橫豎自己有現成老子做，也就罷了。這李貴因此便把自己親生的小順子丟在揚州，上娼銀喜那裏，一切不管。銀喜寫信去，他也置之不理。銀喜在揚州又當了幾年，上娼小順子也有七八歲了，跟了。在鹽捕營裏當巡丁的一箇，張得標。這張得標是山東人在山東原也有家，有室，卻因為在山東和人家鬪毆，打死了一箇人，便逃到揚州來當了一名巡丁。一時不能回到山東去，便在這裏搭上了這箇上娼銀喜，倒

還帶著一箇兒子來。小順子跟他母親嫁了過來。因此便姓了張。喚做張小順子。本來倒也還好。無奈銀喜當土娼時交接的人太多。傳染了梅毒。在他做生意的時候發過了一次。總算後來漸漸的好了。可是仍舊潛伏在內。這一回梅毒復發。卻很厲害。就此一命嗚呼。也算到了陽間游歷過一回。全中國的女子。似這位揚州土娼銀喜這樣草草一生的。也不知凡幾。我也不必去說他了。且說小順子在他母親活的時候。雖然長到十二三歲。也沒讀過一句書。進過一次學堂。終日在外面跑。卻是穿衣喫飯。到底是他娘當心。張得標因爲不是他自己生的。也就隨隨便便到底看。他娘面上也照顧他。一二小順子和張得標在表面上儼然父子。他也姓張。他也呼張得標爲爸爸。但是張得標卻不大喜歡他。因爲他從小就強頭強腦。你要說說他。他就回嘴說我。又不是你養的。要你管什麼。你若打他。他就回手和你打。還要罵人。再說出不好的聽的話來說。張得標強佔了他母親。他母親恨得沒有法子想。

要把他驅逐出去。究竟母子天性而日也。就只有這一位寶貝兒子。哭哭啼啼。還是捨不得。總說小孩子的嘴不能當他爲準的。張得標因爲他娘只有他這箇兒子也。就媽媽虎虎及至他的娘死了。張得標便把小順子送到一箇木廠裏去當工。徒無奈小順子在家裏頭似沒籠頭的馬放縱慣了的。教他去做工。他那裏做得來。便常常逃回來。張得標再把他送去。這時小順子也有十五六歲了。有一天他偷了同事的東西一去不回。人家便找到張得標和他說話。要他賠償。可知這一次小順子並沒有歸家好容易把小順子尋到了。打了一頓驅逐他出門。小順子在外面流浪了幾人就。和叫化子鬍鬚又常常去尋張得標。張得標說你不是我的兒子。你娘也死了。我不管。你誰知那小順子卻被張得標的一箇朋友收留了去。原來這位朋友也和張得標是同鄉。他失業已經多年。卻還可以敷衍得過去。人家也不知道他是什麼營生。張得標也只要這箇小順子。再不和。他纏繞。任憑他去當什麼營生。都不去。

管他。你道這張得標的朋友是做什麼的。便是販私鹽爲業。因爲小順子年紀雖輕。很有些膂力。可以用他做一箇助手。小順子因此倒認識了許多人。而且養成一種鹽梟的性質。後來因爲分錢不勻。張得標的朋友和一班人散了。夥小順子也脫離關係。他一向聽得人家說上海怎麼樣好玩。怎麼樣繁華。心醉上海也己好久。丁如今有一班夥伴約他回到上海去。他自然甚爲高興。只是說沒有錢。那箇夥伴道上海是箇活地。只要有本事。那裏不好去弄錢。這時他的同伴中有一箇喚做方三麻子。有一箇喚做陳麻皮。有一箇喚做黑皮。老三都是老上海。老江湖。小順子跟了這班人到了上海。也沒有什麼大出息。不過給他們打打雜。差沒有錢用給他一塊兩塊。可是也不容易取到。有一天小順子和方三麻子說。我到了上海也沒有什麼好處。滿想。到上海來游玩游玩。此刻一箇錢也沒有。連打一隻野鷄也沒有。做得到倒不如回到揚州。還可以尋一些外快。方三麻子道。阿弟。你別性急。我自然教你快活。



又過了幾天。方三麻子和小順子道：「我今天領你去見一箇人。這箇人在上海很有面子。他手下的人也多。我已經把你薦與那箇人了。你將來只聽他指揮。包管不會教你喫虧。」小順子答應了。方三麻子就把他領到一箇茶館裏。這時小順子也不大識得上海的道路。但覺得走了不少的路。方到一家茶館的樓上。卻有不少的人在那裏。方三麻子把他領到一箇人面前。說這位是老大。以後你聽他的指揮。自有好處。小順子舉目一看。卻是一箇大塊頭。穿了一件黑長衫。戴了一頂鬪邊軟草帽。一副橫肉臉。一雙三角眼。原來他從前是一箇殺牛的。出身如今背後人家呼他爲殺牛。老大手下卻也有不少的人。他喊小順子到面前問他從前做過什麼事。在揚州可曾做過案子。老頭子是誰。小順子一一的答了。又問有錢使沒有錢使。小順子道：「錢早沒有了。殺牛。老大便從身邊取出兩塊錢來。給了他。又叫方三麻子關照他。這兩塊錢是例外的。不然沒有做過事。是不能給錢的。」方三麻子教小順子謝了。又

說這小順子到了上海，只想打野鷄，卻是身邊沒有錢，天天的和我鬧。今天老大給了他兩塊錢，這小子一定要去鬆鬆腿了。到明天還是一箇大錢，也沒有殺牛。老大道：莫怪他年紀輕的人都喜歡女色，這我有法子。便喚桂花金生過來，只見那桂花金生炒得像一隻猢猻，把兩箇肩膀扛了起來。走過來道：老大有何吩咐？殺牛。老手指著小順子道：這位小弟兄，他初入我們的夥兒，到了上海也沒有白相過，他喜歡喫鹹肉，你領他到大世界背後江北阿三開的鹹肉莊上去，讓他去開心。一夜該多少錢，上在我的賬上。桂花金生道：領他到江北阿三的莊上去嗎？那交付我就是了。小順子聽得領他去游玩，先自歡喜。殺牛。老大道：那末先關照你一句話。白相的時候，是白相做事的時候，是做事。今天由桂花金生領了你去白相，明天你下半天到我家裏來，我還有話關照你。小順子道：不知你老府上在那裏？殺牛。老大道：桂花金生認得我家裏，你明天給他一同來，就是咯。小順子出了茶館，桂花金生便陪他。

去遊玩說今天老大很看得起你這也是你的緣份我們從前進來的時候也沒有你這般容易先要立一點功勞纔可以分得著錢小順子道怎樣叫立功勞呢老大既然待我好我自然也要立些功勞桂花金生道這是要老大指派的他自然知道你只聽他吩咐便了那天桂花金生便陪著小順子來到江北阿三的鹹肉莊上這桂花金生本是熟客從前也常常陪著殺牛老人來的殺牛老大手頭很寬江北阿三很爲歡迎他不過殺牛老大的給他們錢不是依著常軌的他常常來了幾次不給錢做著一票生意一總開銷就是幾十塊錢隨意打發計算起來總是超過平常應該給他們的所以江北阿三甚爲歡迎而且殺牛老大手裏有錢的時候卻亂七八糟的浪用便是江北阿三要向他借一百八十他也略無吝色所以殺牛老大叫桂花金生領到江北阿三那裏去說上了我的賬其實那裏有什麼賬媽媽虎虎罷了且說桂花金生領了小順子來到江北阿三那裏說明這是老大關照領到這裏

來的。是。老。大。請。客。叫。算。在。他。的。賬。上。江。北。阿。三。道。好。說。好。說。我。來。請。客。也。可。以。况。且。這。位。阿。弟。是。我。們。同。鄉。我。喊。幾。箇。人。給。你。瞧。瞧。你。揀。定。那。人。就。是。那。人。我。們。這。裏。都。是。刮。刮。叫。的。小。姐。桂。花。金。生。道。阿。三。我。也。要。一。箇。人。我。雖。然。老。大。教。我。來。陪。這。位。阿。弟。玩。的。我。看。見。了。別。人。自。己。也。眼。熱。我。怎。麼。給。他。打。更。我。也。要。一。箇。人。從。前。用。過。的。人。可。不。要。江。北。阿。三。道。好。在。此。地。人。多。出。出。進。進。總。有。一。百。幾。十。箇。小。姐。隨。便。你。揀。好。了。不。過。你。是。陪。客。來。的。總。要。先。儘。客。人。桂。花。金。生。道。這。箇。自。然。等。客。人。揀。贖。下。來。的。我。來。收。錄。退。落。貨。就。是。了。江。北。阿。三。道。麻。油。拌。青。菜。各。人。心。裏。愛。老。實。不。客。氣。此。地。的。小。姐。都。是。頭。等。貨。那。裏。會。有。退。落。貨。桂。花。金。生。道。曉。得。你。們。這。裏。都。是。好。貨。所。以。老。大。教。我。領。到。此。地。來。的。閒。話。少。說。我。們。今。天。還。要。請。請。這。位。新。朋。友。你。給。我。去。喊。幾。樣。小。菜。打。二。斤。花。彫。我。們。也。得。痛。痛。快。快。的。喝。一。回。喝。醉。了。橫。豎。住。在。這。裏。了。江。北。阿。三。奉。命。去。了。停。了。一。刻。兒。酒。菜。也。都。來。了。還。叫。了。四。箇。小。姐。上。來。要。叫。小。順。

子揀選。只見一箇年紀約有三十多歲。大眼睛。爬牙齒。臉上有些白裏泛青。一笑之中。眼邊都是蓬腳。梢瞧上去。是吸鴉片煙的。倒是穿了一條裙子。規規矩矩的好像一箇人。家人開出口來。就是寧波口音。阿拉阿拉的。鬧不清楚。江北阿三報名道。這一位是王師母。他輕易不大出來的。今天也是相巧。恰恰到這裏來。還有一箇年紀。倒不過二十來歲。既黑且肥。伸出一隻臂膀來。比小順子的大。腿還粗。頭頸裏的肉。重重疊疊。一層一層的堆起來。倒是嘴裏鑲了幾箇金牙齒。說起話來。故意的一嘻嘻。一嘻。金牙齒在燈下。燦然發光。江北阿三又報名道。這一箇叫二因小姐。其實今年纔得十六歲。咧。因爲他發得早。看看好像有二十來歲了。你們倘然喜歡肥的人。他是再好也。沒有的了。說到那裏。又把站在門背後的一箇短小的拉出來。道。你立到燈光底下。來。噓。好教人看得細到一點。你臉上又沒有什麼毛病。遮遮掩掩。做什麼呢。那人一面掩口而笑。一面就被江北阿三拖了出來。小順子一看此人的身材。不

過十三四歲光景。心想這麼大的年紀便出來做生意了嗎。及至在燈下仔細一看。臉上已有皺痕。年紀至少在三十歲以外。卻是生得矮小。又打了辮子。一望中還當他一箇未成年的女孩子。而且這人上半身倒不十分矮。就是腳太短了。江北阿三又報名道。他叫老三。因為我們這裏的老三太多了。須要有箇分別。他是身體最小。最玲瓏。所以叫他小老三。客人都喜歡他的玲瓏。咧。桂花金生迷花著眼睛說道。好好。果然是玲瓏。又向小順子道。阿弟。你喜歡他嗎。你不要就讓給我了。這時那邊又有一位江北阿三也介紹道。這一位是張小姐。他還是箇女學堂的學生呢。你看他不是學堂打扮嗎。小順子舉目看時。果然穿了一雙高跟鞋子。高高的束了一條裙子。頭髮燙得鬢了起來。卻是一頭的黃頭髮。臉上細細碎碎一臉的細麻子。走路來一挺一挺。這位張小姐自從到了這屋子裏來。也沒有笑過一笑。他意思裏似乎瞧不起這兩位客人。桂花金生和小順子也嫌這位張小姐太板。不去理他。在這

四箇女人之中大家喜歡這箇小老三桂花金生意裏要教小順子讓給他小順子表示不肯把小老三摟過去坐在一塊問長問短江北阿三就向桂花金生丟了一箇眼色桂花金生也知趣想這不成問題的事這是公共的東西今大讓給他便了我要是喜歡他的明天不好再來嗎因此他立刻表示讓步說我今天就要這位胖因陪我自己太瘦了就要一位胖的來搭配說著就把這位喚做二因的拉在身邊這就算小順子和桂花金生都選定了人咧把那箇張小姐和王師母算是落了選他們也就退了出去好在那邊房裏已經有人候著此處落了選的那邊也許中了上選咧那小順子這一次總算自到上海以來第一次開心之夜比了人家洞房花燭金榜掛名還要得意心中對於殺牛老大更是感謝不盡可算是生平第一箇有恩於他的人一輩子也忘不了他請他白白的享受了一夜也不要他花一箇錢這是何等便宜的事啊一宿無話到了明天又由桂花金生請客請他喫

了。一頓飯陪著他。趁了電車來到殺牛老大家中。原來殺牛老大的地方卻在楊樹浦。還要過去的一條馬路。在一條小弄中有幾間屋子。雖然也在公共租界之中。卻是箇隱僻所在。那小弄是用篾篷夾出來的。進去幾家門面。便是殺牛老大住的地方。卻是三間平屋後面。有一片場。桂花金生總算是殺牛老大的一箇心腹。所以常常到此。正是。

昨宵嘗得銷魂味。今日仍爲落魄身。

未知小順子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奪槍械猛撲緝私船 劫金珠洩仇舊宅

卻說小順子等到了殺牛老大的門口。桂花金生道：「阿弟，你見了老大，謝謝他。昨夜的請客，他是喜歡人家給他高帽子戴的。你若拍上了他，自有多少好處。」小順子道：「理會得。兩人叩門進去。一箇人出來，開門問老大在家嗎？」答在家，便關好了門，說剛



起。來。你。們。進。去。好。咧。桂。花。金。生。常。到。此。間。不。必。通。報。跑。了。進。去。小。順。子。也。跟。在。後。面。老。大。見。了。小。順。子。便。道。昨。天。開。心。不。開。心。小。順。子。嘻。著。嘴。笑。便。道。謝。你。老。大。先。生。殺。牛。老。大。道。但。是。開。心。時。候。開。心。做。事。的。時。候。做。事。不。要。只。顧。了。開。心。忘。卻。了。做。事。桂。花。金。生。道。那。倒。決。不。會。的。這。位。阿。弟。他。昨。天。和。我。說。心。裏。極。其。感。激。你。老。大。老。大。要。叫。他。做。什。麼。事。他。雖。是。赴。湯。蹈。火。也。所。不。辭。殺。牛。老。大。道。那。就。好。了。又。問。小。順。子。道。我。聽。得。方。三。麻。子。說。你。在。揚。州。一。帶。曾。經。販。過。私。鹽。趕。那。些。勾。當。也。要。有。些。氣。力。你。也。有。些。氣。力。嗎。小。順。子。本。來。略。有。些。蠻。力。在。揚。州。的。時。候。也。曾。耍。槍。使。棍。把。一。箇。百。來。斤。的。石。磨。盤。擎。在。手。中。便。說。要。是。尋。常。的。人。三。四。箇。可。以。打。得。退。殺。牛。老。大。便。問。學。過。放。手。槍。沒。有。小。順。子。道。學。倒。學。過。只。是。不。十。分。準。而。且。手。槍。也。沒。有。他。們。都。收。回。去。了。殺。牛。老。大。點。點。頭。又。問。你。們。給。人。家。打。過。仗。沒。有。你。也。擋。過。頭。陣。沒。有。小。順。子。道。有。一。次。我。們。大。出。風。頭。搶。劫。緝。私。營。的。槍。械。這。次。我。也。在。內。是。我。奮。勇。當。先。

他們很說我有些膽氣殺牛。老大道：那緝私營是專門查緝私鹽船的，你們敢於搶劫他的槍械，膽氣倒也不小。小順子道：這便是我們出風頭的地方。殺牛老道：你們怎樣的下手呢？小順子道：那天在一箇鎮上，是箇什麼鎮？我現在已經忘記了。他們本來駐紮緝私營的，槍划五隻，我們便開了十條船過去。船上弟兄們共有八九十人，我們的頭領卻有兩人，一箇叫做張長發，一箇叫做王小金子，他們都有一枝手槍。我們也三四十枝快槍，殺牛老道：你們八九十人，只有三四十枝快槍，不殺分派怎麼辦呢？小順子道：因為快槍不敷分派，所以要劫取他們呢？當時有幾十箇人有槍，有幾十箇人只好用別樣器械，咧殺牛老道：後來怎麼樣呢？小順子道：我們到了那箇鎮上，那緝私營的划船上還沒有知道我們把船都偷的，在港汊間上岸齊集在鎮上，一家小茶館裏，我們的頭領張長發、王小金子便到緝私營船上拜訪那位隊長，可憐那位隊長還不知道我們要殺他，咧他還以為地方上的人又

要託他包庇什麼賭局等等欣然出來接見卻被我們兩箇頭領一騙把他騙到小茶館裏談話說是還有些小禮物孝敬隊長到了小茶館裏立刻被我們看起來不許他們行動一面我們便蜂擁上了這五隻緝私營的划子他們可沒有防備誰知道有人來劫取槍械緝私營的兵士措手不及又是他們沒有人指揮著加著我們人多混戰了一陣子被我們開槍擊傷了他們三人劫了三十餘枝槍來這一番我就很有些功勞但是我卻跟了一箇乾老子去的我的功勞都讓給他了殺牛老大道好好後來那箇茶館裏的隊長怎麼辦呢小順子道我們這時把那箇隊長一同擄到我們船裏揚帆而去走了幾十里路纔把他放到岸上去他們便也無從追捕了殺牛老大點點頭道好好你現在住在那裏可是和方三麻子等一起住嗎小順子道正是殺牛老大道沒有事你常到此地來走走我還可以教你放手槍的法子到了要用得手槍的時候我還可以借給你用這是防身之具少不了他小順子

答。應。了。過。了。兩。三。天。小。順。子。沒。有。錢。用。了。又。去。找。殺。牛。老。天。殺。牛。老。大。取。出。一。把。手。槍。教。他。種。種。用。法。小。順。子。從。前。在。販。私。鹽。船。上。也。曾。知。道。一。二。殺。牛。老。大。說。後。天。你。來。我。們。要。去。做。一。件。案。子。你。是。初。次。出。馬。派。你。一。件。輕。便。的。事。兒。手。槍。也。就。可。以。借。給。你。用。小。順。子。道。什。麼。輕。便。的。事。兒。殺。牛。老。大。道。無。非。教。你。在。外。面。把。把。風。小。順。子。卻。不。大。高。興。說。把。風。算。得。什。麼。事。我。難。道。不。能。進。去。動。手。嗎。殺。牛。老。大。道。上。海。的。事。不。比。揚。州。噓。你。們。販。私。鹽。是。在。荒。野。之。區。仗。著。人。多。儘。管。你。們。怎。麼。樣。鬧。上。海。是。箇。繁。華。熱。鬧。的。地。方。豈。能。如。此。你。且。先。看。看。風。頭。熟。練。了。便。派。你。重。要。職。使。這。一。天。小。順。子。便。跟。了。他。們。一。衆。人。出。去。什。麼。黑。皮。老。三。方。三。麻。子。都。在。內。預。備。搶。劫。石。路。上。一。家。煙。紙。店。由。黑。皮。老。三。跳。入。店。堂。內。動。手。因。爲。黑。皮。老。三。從。前。做。過。此。事。身。體。似。乎。活。靈。一。些。一。共。四。箇。人。在。六。馬。路。一。家。小。茶。館。裏。取。齊。那。時。候。正。在。八。月。裏。天。氣。身。上。穿。單。夾。的。當。兒。大。家。商。議。在。什。麼。時。候。動。手。黑。皮。老。三。說。最。好。是。在。晚。上。六。七。

點鐘小順子道：「那箇時候正是剛上燈，上海市面最熱鬧的當兒。黑皮老三道：「就是要最熱鬧的當兒，你可知道上海馬路上是有巡捕的。要是不在熱鬧的當兒，馬路上疏疏落落，只有這幾箇人被他們巡捕叫子一吹認清了，是什麼人，四面一兜，擊可就被他們拏住了。最好就在這熱鬧的當兒預先看好了，腳路著手以後，只向人叢裏一擠，一混，就混過去了。而且人多的地方，他們也不好放槍。六七點鐘的時候，天剛剛黑，又是巡捕正在掉班的當兒，所以我說這時候最好。今天更其不可太遲。遲了就有許多不便。」小順子道：「爲的是什麼呢？」黑皮老三道：「今天不是去想法一家煙紙店嗎？我們要做事，先要知道這裏的規矩。現在租界上的章程，凡是煙紙店兌換店都有一道鐵柵門，就是防人進去搶劫的。一上了燈，這道鐵柵門就要關上了。我們最好要在這道鐵柵門沒有關上的時候動手，方纔便利。所以不能太遲。」小順子道：「他們的鐵柵門雖關到底沒有打樣一樣的，在那裏做生意，我們便一樣的可。」

以。進。去。黑。皮。老。三。道。阿。弟。你。沒。有。見。過。陣。難。怪。你。不。知。道。停。刻。兒。就。可。以。知。道。了。我。們。總。是。在。他。們。櫃。檯。外。面。跳。進。去。的。在。他。們。帳。桌。上。抓。到。了。錢。也。是。從。櫃。檯。裏。跳。出。來。就。跑。這。全。靠。著。手。腳。靈。便。并。且。做。這。種。事。情。沒。有。多。大。的。擔。擱。不。過。幾。分。鐘。上。夫。的。事。又。是。在。極。鬧。熱。的。地。方。不。能。教。他。們。出。來。喊。巡。捕。倘。然。這。鐵。柵。門。已。經。關。上。了。我。們。就。不。能。在。櫃。檯。上。跳。出。跳。進。雖。然。也。可。以。從。裏。面。兜。進。去。萬。一。被。他。們。巡。捕。叫。子。一。吹。在。櫃。檯。內。進。出。的。地。方。一。擠。住。我。們。進。去。了。不。能。出。來。就。好。似。關。在。鐵。籠。子。裏。一。般。這。怎。麼。辦。黑。皮。老。三。這。一。席。話。大。家。都。說。不。差。不。愧。爲。一。箇。老。手。到。了。六。點。鐘。的。時。候。從。茶。館。裏。出。來。黑。皮。老。三。又。關。照。道。你。們。身。邊。有。傢。伙。的。大。家。要。當。心。這。兩。人。裏。巡。捕。房。裏。很。緊。急。外。國。三。道。頭。常。常。帶。著。巡。捕。在。馬。路。上。搜。查。被。他。搜。著。了。就。要。喫。官。司。你。們。走。路。時。候。要。自。己。當。心。望。著。前。面。倘。然。有。人。在。那。裏。搜。查。趕。緊。的。從。橫。馬。路。或。者。橫。裏。的。小。路。遁。走。大。家。記。著。了。衆。人。都。答。應。一。聲。曉。得。大。家。分。開。來。

走到了石路上。這家煙紙店的目的地黑皮老三一看他的鐵柵門還沒有關上，先是放了一放心。本來的預計是黑皮老三跳進櫃檯裏去，到賬桌上拾錢。方三麻子站在櫃檯外面擋住走路人的視線，又防櫃檯裏有人跳出來喊巡捕。小順子租另外一箇夥計站在外面作爲把風分派定了一衆人，便分頭到石路上來。黑皮老三假作兌洋，取出一塊洋錢來，說是我兌八箇八開其餘都要拏銅板。那櫃檯上一箇學徒先把洋錢在櫃檯上攢了一攢，便道：要末都兌角子，要末都兌銅板。怎麼又是角子？又是銅板？况且我們也沒這許多人。手現在單角子少得很，咧黑皮老三道：那末就是一半角子，一半銅錢罷。沒有單角子就是雙角子也好。黑皮老三一面嘴裏說一面眼睛不絕地望著他們裏面的賬檯上。早見一箇戴著銀絲邊眼鏡的老頭兒坐在那裏吸水煙。賬桌上除了高高的一包一包銅板之外，還有一紮紮的鈔票堆在那裏。黑皮老三估量過去大概是五塊錢的鈔票，每紮是一百塊。瞧上去這一

束鈔票。至少也有一千多塊錢。這一次總算運氣在家。可以多得利市。他嘴裏說。分一半角子。一半銅板。那學徒正要算時。說時遲。那是快。他用手在櫃檯上一掀。一跳。便跳進櫃檯裏。直躡到賬桌邊。手中掬出一管手槍。說不許聲。張喊一聲。就是一槍。那箇坐在賬桌上的老頭子。嚇得索索抖。說我不響。我不響。黑皮老三在櫃檯外面。早注意了。這一堆一束束的鈔票。一把抓在手裏。喝聲還有嗎。取出來。便去開那賬桌抽屜。兩隻都鎖了。只有一隻當中抽屜沒鎖。那當中一箇抽屜拽開來。只有十幾塊散洋錢。黑皮老三心急慌忙。又抓了幾塊錢。再要開兩邊的抽屜。問那老頭兒。計鑰匙已經來不及咧。只見一箇煙紙店裏的夥計。便衝出店門去。嘩的一聲吹著巡捕。叫子嘴裏便喊著捉強盜。啊捉強盜。啊小順子。本來隱身在這烟紙店的東面。喚見那箇夥計。喊著捉強盜。他正要試試殺牛老大給他的這一枝手槍。便覷著那夥計的背後。影砒的。就是一槍。正打在那箇夥計。望後一仰。便跌倒了。小順子卻



向。旁。邊。的。一。條。弄。堂。裏。一。溜。那。時。黑。皮。老。三。聽。得。有。人。在。那。裏。吹。叫。子。心。裏。一。慌。也。不。再。開。兩。邊。的。抽。屨。了。心。想。有。了。這。許。多。鈔。票。也。就。心。滿。意。足。了。一。騰。身。便。跳。出。櫃。檯。外。面。來。大。家。四。散。逃。走。及。至。巡。捕。聽。了。吹。叫。子。的。聲。音。四。面。兜。圍。過。來。他。們。這。一。班。人。已。經。去。如。黃。鶴。只。有。箇。店。夥。跌。倒。在。地。上。大。家。便。七。手。八。腳。的。把。他。擡。送。仁。濟。醫。院。雖。然。血。已。出。了。不。少。幸。虧。彈。子。沒。有。打。傷。脚。骨。僅。不。過。擦。傷。皮。肉。不。致。有。性。命。之。憂。黑。皮。老。三。一。口。氣。便。奔。到。一。箇。聚。會。之。所。由。他。身。邊。把。搶。劫。來。的。鈔。票。一。疊。疊。的。都。取。了。出。來。說。今。天。還。算。好。不。能。不。算。了。箇。利。市。這。時。方。三。麻。子。和。小。順。子。等。也。都。夾。了。便。道。這。麼。多。的。鈔。票。嗎。黑。皮。老。三。道。我。在。櫃。檯。外。面。給。他。們。搭。訕。兌。換。洋。錢。的。時。候。我。早。就。瞧。見。他。們。眼。桌。上。一。疊。疊。的。鈔。票。所。以。一。跳。進。去。就。把。許。多。鈔。票。抓。住。大。概。也。有。一。千。多。吧。方。三。麻。子。隨。手。取。了。一。疊。鈔。票。在。手。中。說。是。那。一。家。銀。行。的。鈔。票。怎。麼。一。束。束。很。齊。整。的。正。說。著。忽。然。詫。異。道。阿。嚨。不。對。呀。這。只。怕。不。是。鈔。票。呀。

黑皮老三道：「這是從煙紙店裏賬桌上抓來的，不是鈔票，是什麼方三麻子揭開一張來瞧道：你識字嗎？鈔票上的字我還認得有十塊的，有五塊的，這是幾塊的呀？不是二十塊的嗎？怎麼他上面寫著二十枚呢？阿呀呀！你上了他們的當了！這決不是鈔票，這是箇銅圓票。黑皮老三道：「上海地方不使銅圓票，那裏有這事？方三麻子拍著手道：「喂！我知道了，這是上海地方妓館裏流行的一種車飯票，你誤認爲鈔票了。原來石路上這一家煙紙店本來是發行那種車飯錢票的，每張銅元二十枚，那四馬路一帶妓院用現洋買了來喫酒碰和以後，便將這種車飯票散給客人，客人交給自己的車夫，這種車飯票在他同業煙紙兌換店裏也能通行，也可以給他們代收。這番那家煙紙店收回了不少的車飯票，那位賬桌上的老先生便一疊疊的摺好了，或是一塊錢一束，或是兩塊錢一束，預備那妓家來兌暫時卻堆放在賬桌上，不想黑皮老三竟然的光顧了，當他是一疊疊的鈔票搶了，便走以爲這次發

了。大財現在經方三麻子一說穿果然一疊疊都是車飯票不覺的罵了一聲觸霉頭。方三麻子怕黑皮老三不高興便說也好這許多車飯票併起來也有二三十塊錢。咧。另外零碎洋錢也有十幾塊好在弟兄們不曾損失一人到底大家香香手說這話時他們的頭領殺牛老大也來了問起情由黑皮老三便把詳情說了一遍。殺牛老大道很好很好我們做這種事不在乎多少只要不空手就是了。此刻搶得這一束束的車飯票這是一箇好的預兆以後便真可以得著的許多鈔票先發一箇利市呢。只是誰放的槍打傷了一箇人小順子這時自誇槍放的準便說道是我放的槍我聽得他們正吹著叫子要喚巡捕我就放了一槍不想正打在他身上不知道有命沒命殺牛老大道這手槍原是防身之具不到緊急的時候不可開槍你要知道我們和這一家烟紙店也沒什麼仇恨除非他們要害到我身無可如何纔放這麼一槍自己可以脫逃。今天他不過吹叫子你也儘可以脫身黑皮老三他也安

穩地走了。你就不該放槍。你可知道一樣一件案子打死了人便重大了許多。不然像今天一家烟紙店損失三四十塊錢算得什麼事。倘然打死了人就重大了他們也催得急了。捕房裏也不敢含糊了。包探等也上緊了。便容易破案都是你弄出來的。事說得小順子無言可答。殺牛老大道。今天的錢不能分給他。警戒警戒他。下次方三麻子道。老大寬恕了他。罷他第一次不知道呢。這一回小順子分著了一塊大洋十幾張車飯票。還是方三麻子說了情。纔得著的。可是他倒也並不嫌少。好似當強盜有新興味似的。殺牛老大雖然責罰小順子不該放槍。可是卻贊他很有膽氣。這家煙紙店也算是不幸之中的幸事。原來這一位管賬桌的老先生平日很爲謹慎。他那隻賬桌兩面的抽屜都是鎖的。在桌子上開一條縫。和郵政局的信箱一般。凡是兌進來的十塊頭鈔票都由縫中塞向抽屜裏去。要是整百的洋錢他也不放在外面。只在當中不鎖的那箇抽屜裏散放零碎洋錢罷了。他豈肯把一疊疊

的鈔票堆在賬桌上的道理。且說小順子自經了這一番實地練習以後，膽氣愈覺粗豪。第二回卻不是搶錢莊了，乃是搶人家的公館。小順子這一回不是在門外把風了，竟直入人家的內室。原來這一家人家向來用一箇車夫喚做阿六，是箇南通州人。拉車子倒也還勤謹，不過生性是箇兇慣的，喜歡賭錢，喝酒喝醉了，還要闖禍。他的主人是在一家洋貨店裏做經手的，是一箇紹興人。因爲主人常常要出去應酬客商在外面喫喫花酒，他的外快倒也不少。不過剛剛拏到手頃刻，就沒有了。不是打小沙蟹輸去，就是邀了許多的車太爺上小酒館，喝得面孔通紅，像拍熟的豬肺一般。有一天他的主人在一家堂子喫花酒樓上，還沒有擺席，他糾合了一班車夫就要車飯錢，不知如何給妓院裏的賬房先生衝突起來。那阿六不問情由，伸手就是一記耳光，打得賬房先生牙齒裏出血，相幫們看見了不服氣，一齊擁出來，把天井裏堆積著的木柴作爲兵器，一陣亂打。阿六的頭上打了一箇窟窿，送進醫院。

裏住了幾天。出醫院還要報仇。幸虧那一家妓院也有點勢力。教老頭子出來講和。在茶會上點了一對香燭。叫那箇賬房先生向阿六作了箇揖。又暗地裏送了他十塊錢的養傷費。方纔完事。主人家見他如此兇橫。本待要歇他生意。一則因他做事倒很勤。而且有些蠻力。拉了車子。又跑得飛快。二則他也沒什麼差處。不好歇他。而且那主人家算計甚精。阿六的工錢又是常常借空的歇了他。生意要教他還工錢。這是貓嘴裏挖鰍。沒有這句話。及至上次工錢做滿。對不起。這一次又借空了。因此也便遷延下去。誰知後來有一樁新事件發生。教他那主人不能不停他的生意了。你道是什麼。原來主人家後來又用了一箇娘姨。喚做唐三姐。年紀也差不多。已經有四十歲了。卻還不自知其老醜。拚命的裝飾臉上。早起了皺紋。他還不惜工本的。把那種低價的雪花粉塗上去。要是女主人不在的當兒。他把女主人的花露香水灑了。一身。把女主人的生髮香水拚命望自己幾根黃頭髮上傾倒。把女主人的香

肥皂擦在自己的手巾上洗他。那蠟黃的頭頸打扮好了。騷形怪狀在竈間裏和人  
家打情罵俏。從阿六眼光裏看來好似楊妃再世。西施復生。不久就和這位唐三姐  
發生關係了。那女主人早已覺察。因為沒有拏得證據。也只得由他。誰知過了幾天  
女主人的一隻鑲寶金別針不見了。就疑心到他們兩人身上。到此再不能忍耐。雖  
然阿六還欠一箇多月的工錢。也不要他還了。因此把阿六唐三姐兩人一同停歇  
生意。阿六還不服。說是無緣無故。為什麼停生意。是不是因為奶奶遺失了金首飾。  
這是不關我事。啊。我是從來不踏到你們房間裏來的。別的時候停生意是可以的。  
這箇時候停生意。卻不好人家以為我偷了東西似的。俗語說得好。賊難冤。屎難喫。  
這時候停生意。名氣難聽。主人說我不坐包車了。你借空的工錢。也不要你還了他。  
還挨在這裏不肯走。後來被唐三姐數落了兩句。說他沒志氣。又說你難道要豎好  
壽板死在這家。斷命人家嗎。我們有本領。有氣力。那裏不好去喫飯。爽氣點。這算什

麼呢。阿六此刻聽了唐三姐的話，奉命惟謹。又想唐三姐也走了，我還在這裏不免有寂寞之悲哀。因此他也走了。臨走時，還把主人家車子上一條五塊錢買的車毯帶去。主人想橫豎這條車毯也是舊的了，便不去追究自己認晦氣。總算把他送出大門去了。阿六從他主人家裏出來，戀著唐三姐，也不去尋生意。兩人合借了一間小房子。唐三姐也有幾箇錢湊出來，大家用。阿六說是不拉包車了，因為人家知道手脚不乾淨，不敢請教他。但是坐喫山也空，人家有產階級，還靠不住。何況你是靠氣力換錢的一天不做一天，就沒有得喫。也沒到兩箇月，早已不能支持。這時便做一箇小販，無奈阿六一點兒不肯勤懇，偶然賺了幾箇錢，還是喝酒賭錢。唐三姐幾箇錢也都貼完了，依然去上人家做傭工，也不管阿六的事。阿六就認得一班小流氓。一天到晚，也沒有一箇正當的事。有人介紹到殺牛老大那裏打打雜，差可是阿六在主人家停歇出來的時候，懷恨在心，總想有機會報復。一下子那天他和同



件說有一家人家大可想法子弄不到現錢搶他們一些首飾也好那男人七八點鐘的時候總不在家不是喫花酒總是在總會裏家裏只有一箇女人兩箇小孩子我親眼見那女人金釧臂有三副喇金的首飾丟出去就是錢他們房間在那裏我都知道首飾雖然不知道安放在那裏大約總是在房裏多少總搭著些油水大家香。香。手。這一番言語說得大家熱霍霍地要立刻就去阿六道我可以陪你們回去只是不能露臉不然准被他們認了出來大家說你不去是不成你只別上樓去再不然你就化裝了一刻兒工夫人家也未必畱心咧得了手是你引導的當然你拆大份阿六也很想去上他一上約了四五人同去這裏頭也有小順子在內到了七點鐘的當兒用兩箇人守住他們的後門一箇人守住前門兩箇人敲門進去假裝是郵政局裏送快信阿六換了一件元色布的棉袍子把一隻銅盆帽合在眉毛上頭頸裏用一條圍巾圍起來連口鼻都圍在裏面他以爲人家不認得他了阿六說

自己不好到樓上去防他們認出來。只在前門把風。又指點給小順子和另外一箇朋友說他們的房在走上扶梯的客堂樓進去。又防他在後房逃出來。要畱心好了。倘然有男人在家。先把他綁住了。再說正是。

人未安眠已亦苦。閻閻到處有強梁。

未知可會搶劫此家。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小強盜喪生渡華界 大官僚虐婢到英庭

且說這時小順子便先敲門裏面卻是一箇小孩子聲音問道是誰外面共有三人。兩人屏氣靜息只有小順子喚道快信快信郵政局快信小孩子便喚道媽是送快信的。只聽一箇女人聲音道不知那裏來的快信你開嚙阿六便向小順子做做手勢。低說開門的就是他家的小孩子那小孩子把門一開小順子和那位朋友一擁而入。這小孩子已有八九歲便說快信呢快信呢小順子不問情由便向扶梯上奔。

那位朋友只怕小孩子走出大門喊救。又認得他們的車夫阿六，便把他攔腰一抱。一路上扶梯來，小孩子便急得哭起來。那家的女主人正在客堂樓上做針線，聽得小孩子扶梯上，哭聲便喚道：「大寶哭什麼？」正要說第二句話回頭，卻見兩箇漢子已經站在他前面，把手槍對準了他，說把現錢鈔票掣出來。小孩子抱上了扶梯，雖然放在地上，卻還在那裏哭。一箇強盜便嚇他道：「你再哭打死你。」小孩子嚇得索索地抖。小順子瞥見小孩子的娘，手上便帶著一副金鐲頭，便道：「脫下來脫下來。」那女人一面脫下自己臂上的金鐲頭，授給小順子，一面便來拉自己的兒子，嘴裏說：「你們要我的東西，可以的別嚇著他。」小順子喝道：「還有東西快掣出來。」知道隔壁一間是臥房，可是還沒有開電燈。小順子不知道電燈開關在那裏，到了房裏，嚷著快開電燈。快開電燈，兩人都躡到房裏來，又一人拖著女主人，一人拖著大寶，叫他們指出藏銀錢的地方。沒有銀錢，值錢的首飾也要。又見梳裝臺上有一隻金表，也搶

在手中正在威嚇逼取要他供獻別樣首飾的當兒只聽樓下唵哨一聲好像是一箇暗號兩人便向樓下奔你道是什麼原來這阿六的主人家今天命該破一些小財不應破大財當兩箇強盜抱著他家小孩子從扶梯上來小孩子又是一路啼哭卻不曾畱心到扶梯旁邊的曬臺上正有一箇奶媽在那裏收衣服他聽得大寶哭就從扶梯旁邊玻璃窗裏一張這時外面天光已黑裏面電燈通明他見上來兩箇漢子挾著大寶走進客堂樓瞧得親切知道不是一箇好路數那奶媽再畱心一看見他取出手槍要教女主人脫下金鐲頭來更知道是強盜了恰巧對面一家人家燈燭輝煌在那裏做壽他在曬臺欄杆旁邊向著對面一家人家狂喊道不好了我們家裏強盜打劫了強盜已經上了樓咧那兩箇強盜只守好了後門一條弄的弄堂口也沒有畱神也沒有聽見那做壽的人家和被劫的一家人家正是前門對後門而且平素之間也有些來往聽得了前面的一家被強盜打劫當然是要幫忙的

便有幾箇男傭人趕出去喊巡捕。一路上又說前弄一家人家強盜打劫被把風的強盜聽見了立即到前面通知車夫阿六。他們是有暗號的把風的人見著有什麼警變，唵哨一聲就是關照他們立即逃走的意思。小順子和另外一箇朋友聽得這箇暗號，疾忙下樓便一闕而出。等到巡捕房到來，他們已經杳如黃鶴。這一次因車夫阿六的指導，居然搶到一隻金鐲頭，一隻金表。雖然比上次打劫烟紙店稍爲勝利，可是沒有現錢，不能分贓。眼睜睜看著這金鐲金表沒有法兒，想大家約齊在一箇茶館裏聚議，把這兩樣東西到一家小押店裏當。大家公推了小順子和另外一位朋友去當這金表和金鐲。誰知到了小押店的櫃檯上，剛剛取出那兩樣物件時，早被捕房裏的暗探抓了去。原來這幾天裏的盜案很多，每天把報紙翻開來看，總有三四處五六處捕房裏因此格外的嚴緊，逐日派了暗探到各處地方偵查。凡有形跡可疑之人都分外的注意。這天他們在小茶館裏商量分贓的時候，卻沒有

留心另外一張桌子上有兩位朋友也在那裏喝茶講話可是他們嘴裏講話一雙眼睛卻只溜著他們小順子們從揚州來那裏知道上海的情形還要高談闊論講那天上樓時的情形說遲了數分鐘他必然開抽屜那就有現錢了還是車夫阿六精細些連忙拽著他的衣袖教他不要說停了一刻兒又把那金鐲金表取出來看背著身軀以爲他不知道的了殊不知他們雖然兩箇人在說話卻步步留心原來這暗探雖然身子背著他他有箇香煙匣子裏面裝了一塊玻璃鏡子假做取香煙時時開了那匣子從匣子裏望過去看得清楚便是取出鐲表等物他們也已瞥見了及至小順子等走出茶館去押這兩樣物件時兩箇暗探早已跟了他們去正在取出金鐲金表和押當舖裏論價一邊一箇跑上去一把拖住說老弟你這箇東西是那裏來的小順子道我我自己的東西一箇暗探就是一箇巴掌說你有這箇東西你是那裏來的行裏去說話先把他軋到茶會上一拷問之下小順子便只好

供。出。是。打。劫。得。來。的。又。問。他。共。做。過。多。少。案。子。他。便。又。供。出。打。劫。煙。紙。店。放。了。一。槍。可。沒。有。傷。人。同。時。又。捕。得。了。三。四。人。就。是。打。劫。龍。公。館。的。強。盜。也。在。其。內。連。忙。用。洋。鎊。鎊。起。來。帶。到。行。裏。明。天。早。晨。上。公。堂。一。面。便。去。通。知。各。失。主。如。今。且。說。公。堂。上。把。犯。人。一。箇。一。箇。的。問。了。又。把。失。主。也。一。箇。一。箇。的。傳。上。去。站。了。證。人。欄。內。問。了。一。遍。傳。到。龍。公。館。的。時。候。便。有。陳。福。走。上。去。答。辯。會。審。官。便。把。五。箇。強。盜。之。中。提。出。打。劫。龍。家。的。兩。箇。叫。陳。福。認。清。是。否。就。是。他。兩。人。陳。福。便。一。口。咬。定。說。就。是。他。把。手。槍。禁。制。我。不。許。聲。張。的。問。他。開。槍。打。傷。一。箇。老。媽。子。的。是。他。不。是。他。陳。福。回。報。不。知。道。我。沒。有。瞧。見。會。審。官。還。問。了。幾。句。話。便。著。陳。福。退。下。去。再。問。別。起。案。子。這。五。箇。強。盜。一。共。也。有。七。八。起。案。子。這。時。會。審。官。又。問。問。他。們。的。贓。款。除。抄。出。的。以。外。其。餘。也。都。花。用。了。最。可。憐。那。小。順。子。自。從。到。上。海。以。後。只。在。打。劫。烟。紙。店。後。分。著。了。一。塊。大。洋。十。幾。張。車。飯。票。便。斷。送。了。一。箇。十。八。九。歲。齊。力。方。剛。的。青。年。審。判。的。結。果。除。了。幾。箇。押。

西。牢。十。年。五。年。的。外。其。餘。放。過。槍。的。都。判。解。送。內。地。官。廳。執。行。那。打。劫。龍。公。館。持。槍。禁。止。陳。福。聲。張。的。這。一。位。對。於。龍。家。沒。有。犯。過。血。案。可。是。在。別。件。案。子。上。也。曾。放。槍。打。傷。過。人。和。小。順。子。一。起。都。是。解。送。內。地。官。廳。執。行。看。官。們。可。知。道。凡。是。那。種。強。盜。案。子。從。租。界。中。審。實。了。都。是。解。送。內。地。官。廳。執。行。因。爲。租。界。的。章。程。對。監。禁。而。止。不。能。執。行。死。刑。凡。是。應。當。槍。斃。的。都。解。到。上。海。松。滬。護。軍。使。衙。門。裏。由。護。軍。使。衙。門。的。軍。法。司。覆。審。一。過。執。行。槍。斃。這。也。不。過。問。罷。了。凡。是。解。到。那。裏。的。盜。犯。百。分。之。九。十。九。自。然。是。槍。斃。的。別。人。不。去。管。他。可。憐。那。箇。小。順。子。他。也。不。知。道。什。麼。叫。做。解。送。內。地。官。廳。執。行。他。以。爲。監。禁。幾。天。也。就。完。了。心。中。並。不。著。急。可。沒。有。知。道。執。行。箇。直。就。是。槍。斃。不。到。幾。天。在。西。砲。臺。砵。礮。的。幾。響。一。粒。衛。生。丸。就。是。小。順。子。初。到。上。海。時。黑。皮。老。三。等。幾。次。三。番。和。他。說。的。將。來。總。有。好。處。了。這。一。件。案。子。審。完。了。差。不。多。已。在。喫。中。飯。的。時。候。龍。小。姐。等。難。得。起。早。起。的。人。今。天。起。了。一。天。早。起。覺。得。日。子。長。了。



許多肚子漸漸有點兒餓了。說我們到那裏去喫飯去罷。龍小姐先說我們到一枝香喫飯去。一枝香的中餐很可以喫得。龍太太是無可無不可的。既然女兒高興也便答應同去。龍家少奶奶自然跟了他們同去。他們三人上了汽車。阿榮卻回過頭來道：六少奶奶到那裏去。龍小姐道：到一枝香喫飯。阿榮便把汽車開到一枝香來。在路上卻向龍小姐道：六少奶奶你可知道就是你們龍公館隔壁張家。今天也是上公堂。他們老爺的汽車也在家裏呢。龍小姐道：是那一家。張家是不是廣東做過官的那一家。張公館嗎。阿榮點頭道：正是那一家。他們的汽車夫喚做阿欣。我們一向認得的。說是爲著虐打婢女。被人家告發傳了去。喫官司。龍太太道：呀。是了。這一家人家依我說正要好好兒罰他。一罰咧不是張媽告訴我的嗎。說是那一家。張公館裏丫頭來得多。一共有六七箇。得來常常打得神號鬼叫。這算什麼呢。人家也是兒女也是骨肉。不過窮一點兒。把女兒賣與人家。何苦的。把來作踐他。我便問張媽這

一家。人家。可是。廣東人。廣東人。專門。買。丫頭。常常的。虐。打。我們。住在。上海。多年。已經。兒。不。一。見。了。張。媽。卻。說。並。非。廣東人。據。他們。說。還是。直。隸。人。咧。後來。打。聽。得。他們的。老爺。在。廣東。做。過。官。的。我。說。總。是。到。了。廣東。沾。染。了。廣東。氣息。阿。榮。道。我。知道。他們。老爺。倒。的。確。不。是。廣東人。從。前。在。廣東。做。官。的。他的。太太。說。是。在。廣東。討。的。龍。太太。道。可。不。是。我。說。這。裏。頭。總。有。一。箇。是。廣東人。呢。就是。那。廣東人。虐。婢。之。風。最。盛。阿。榮。道。他的。太太。原。本。也。不。是。廣東人。聽。說。也。是。在。上海。堂。子。裏。討。了。帶。到。廣東。去。的。喚。做。林。雲。閣。現。在。這。位。張。老爺。把。自己。的。大。太太。扔。在。家。鄉。不。叫。他。來。把。這。箇。林。雲。閣。就。算。是。大。太太。叫。家。人。們。一。概。喚。他。爲。太。太。好。像。沒。有。大。太太。的。一。般。偏。生。這。位。張。老爺。對。於。他。千。依。百。順。不。然。也。不。致。於。鬧。出。這。種。案。子。來。呢。龍。少。奶奶。道。他們。堂。子。裏。出。身。的。人。都。是。訴。說。自己。當。初。做。討。人。的。時。候。怎。樣。的。喫。苦。怎。樣。的。被。打。那。未。自。己。推。己。及。人。也。應。該。待。婢。女。們。好。些。卻。還。要。酷。待。他們。這。是。什。麼。緣。由。龍。太太。道。越。

是那些妓女出身的人。越要虐待婢女。因爲他的氣量小。容不得人。從前自己也是被人家壓制的。此刻一開放。他就要壓制人了。不比大人家出身。他們的氣度。總比較寬厚些。事理也明白些。不至於如此了。龍小姐道。那從前琴姐姐的娘。周太太不是也是堂子裏出身嗎。他待人接物何等寬厚。對於下人們。更是和氣。他就沒有虐待婢女等事。可見這也是各人的性情。不能一概而論。龍太太道。像周太太。那是難得的。他是肚皮爭氣。偏偏太太一無所出。又是故世了。好像是把幸運讓他的。一般。因此便扶爲正室。他是何等機警的人。曉得自己出身低微。便極力的討好人家。博一箇好名譽。說起周太太。我倒想起一件事來。那龍太太正要講起周家的事。龍太太急急於要問。隔壁張公館。虐婢的事。怎麼樣的。喫官司如何判決。阿榮道。我也不大明白。聽說那位張太太。是吃鴉片煙的。平日之間。他要天亮時候睡覺。那些丫頭們也要天亮時候睡覺。可是他到明天早晨。是可以晒晏朝的那丫頭們。還是要

起。早。起。到。了。晚。上。自。然。要。打。渴。睡。了。他。自。己。吸。飽。了。鴉。片。煙。精。神。抖。擻。卻。不。許。人。家。打。渴。睡。丫。頭。們。打。渴。睡。的。他。便。大。耳。刮。子。打。上。去。嫌。著。費。力。他。故。意。的。教。丫。頭。近。身。來。把。燒。熱。的。煙。籤。子。戳。他。的。手。背。這。是。常。有。的。事。他。們。的。老。爺。也。不。敢。說。一。句。倘。然。說。了。一。句。那。位。張。太。太。便。說。老。爺。幫。著。丫。頭。一。定。是。老。爺。看。中。了。他。打。得。更。爲。兇。很。說。不。定。還。要。尋。著。他。們。老。爺。不。赦。他。過。門。這。一。會。子。聽。說。那。箇。丫。頭。絞。了。一。塊。冷。手。巾。給。他。老。爺。擦。面。老。爺。咕。噥。了。一。聲。說。怎。麼。是。一。塊。冷。手。巾。太。太。奔。上。去。說。你。是。死。人。是。活。人。呢。怎。麼。絞。了。一。塊。冷。手。巾。就。是。幾。箇。耳。刮。子。又。向。老。爺。說。你。怎。麼。由。他。這。箇。樣。子。也。不。警。戒。警。戒。他。老。爺。就。也。踢。了。幾。腳。那。丫。頭。都。是。面。黃。肌。瘦。的。那。裏。踢。得。起。踢。傷。了。滾。在。地。下。後。來。那。丫。頭。自。己。跑。到。巡。捕。房。裏。去。就。告。發。了。告。的。是。太。太。巡。捕。房。裏。驗。他。的。身。上。遍。體。青。紫。肋。骨。上。也。青。紫。了。一。大。堆。大。概。是。踢。傷。的。今。天。到。堂。的。是。老。爺。據。說。太。太。推。稱。有。病。沒。有。到。堂。五。百。元。交。保。聽。候。再。審。堂。上。還。要。教。他。們。

的太太自己到堂咧。龍太太道：這種人是要叫他喫苦頭。不然，是太作孽了。張媽來講，去年十二月裏，正是大雪天，他見張家的一箇丫頭到門前來買東西，身上只穿了一件絨的破夾襖，下身穿了一條單褲，只冷得索索地發抖。我想他自己房間裏生著火爐，穿了絲棉褲子，只怕還嚷著天氣冷咧。當這大人家的婢女，比了做叫化子，還要苦。龍奶奶道：他不是故意的，不給他們穿嗎？龍太太道：正是張媽那天進來說了，要是一箇叫化子，沒有得穿，我就捨給一條棉褲叫他穿穿也罷。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他得了這一條棉褲，可就馬上穿上了。如今見他凍著，索索地發抖，卻是沒有法子想，又不能給他衣服穿。人家不是要動氣嗎？難道我們張公館裏沒有衣服給丫頭們穿？要你們外人來干預什麼事？只好眼看著他們凍去。因此我說：比叫化子還苦。雖然也有許多人家待丫頭們待得很好，把他們收拾得和人家小姐一般。這也未免矯枉過正了。而且這丫頭裏面也有好歹，有的把他擡舉起來，果然是

很好一些。沒有丫頭氣息。也有那些不中人擡舉的。你要寵了他。他便頭重脚輕。做出不好的事情。也是有的。所以我不相信。買了頭前年。不是有箇人來說。一箇女孩子。要買一百五十塊。臉子倒沒有什麼。還不討人厭。一百五十塊錢。也是小事。我就是怕麻煩。調養得像箇人兒。又是要把他嫁出去了。說話中間。已到了一枝香。那龍小姐。正要聽他母親講周家的事。卻被他的嫂子龍少奶奶。來打了一箇岔子。一定要打聽張家。虞婢的事。把龍太太的話頭。打斷。及至講完張家的事。已經到了一枝香。那一枝香。在白天。不過幾位老主顧。有的在洋行裏辦事。省得回去。午餐就在這裏喫飯。因此有許多常包的客人。因為包飯多了。他的菜也就好了。但是白天總比晚上來得清靜。龍小姐等一行人。上了樓。自有西崽招呼坐定。以後龍小姐想母親。總要廢續前言。談論周家的事。誰知龍太太被剛纔龍少奶奶幾句話。打斷了。早已忘懷了。卻只是講那強盜送到中國官廳裏去。執行怎麼叫做執行呢。龍小姐道。

執行就是槍斃了。還有另外什麼解釋。龍太太道：「阿呀呀，這樣一箇活跳的人，就送去槍斃了嗎？我瞧見一箇小強盜年紀還輕，大約不過二十歲，剛纔審的時候，不是聽他說，只分到一塊多錢，也便執行了嗎？」咳，罪過罪過。龍奶奶道：「也沒什麼罪過，你不槍斃他，他要無緣無故的槍斃許多人咧。」這時大家又忙亂了一回子，點菜。龍太太向他女兒道：「我不會寫菜單，你們喫什麼？我也喫什麼罷。」但是牛肉羊肉，我是喫的。龍小姐和他們兩人商量開好了一張菜單，交給侍者做去。只是心裏總掉不下剛纔他母親說的周家的事，便熬不住問道：「媽媽，你說琴姐姐家有什麼事啊？」龍太太道：「喫就是那小五弟，不是對了一頭親事嗎？如今那女家把婚約退了。龍小姐淡淡的問道：「爲甚的？忽然把婚約退了？不是聽說那女家很好的嗎？」龍太太歎了一口氣道：「總是那箇小孩子不掙氣，不是我說一句話，這周太太也不好太覺溺愛了，以致養成這種脾氣。聽說有一回也是因爲他在外面胡鬧，周老爺關照不許。」

給他錢用。要把他關在家裏，也不教他上學堂念書。周太太卻幫著兒子和老頭子鬧了。幾回說他所親生的，就有這箇兒子關在家裏要關出病來。鬧得周老頭子沒法說聽你們去鬧罷。我一概不管。可是錢卻不給他。周太太又溺愛這兒子，偷偷的把錢私給他。用那小五子只要一有了錢，也就活動了名爲在外面讀書。其實一天到晚不到學堂。而且所結交的一班朋友都是好路道。鬧進鬧出。到上月裏鬧出一件事來。他姘了一箇王公館裏的小姐。住在東方旅館。被人家雙雙的捉出來。這件事聽說周家就化了不少的錢。可是外面沸沸揚揚已經都知道了。俗語說得好。瓶口繁得沒人口繁。弗沒大家都當做一件新聞講。上海的大報上雖然沒有登出來。小報上已經隱隱約約登了出來。這事漸漸的傳到了他那女家的耳朵裏。他們就託原媒來要討還帖子。本來也不願意對這頭親事。如今有這件事出現了。自然非退還帖子不可了。龍小姐道那女家要退回婚約。怎麼措詞呢。龍太太道退婚約的



措詞倒也說得好聽。他說這位小姐因爲在教會女學堂裏念書已經進了教。咧。凡是進了教的人不願意和教外人結婚。所以請退了婚約。其實他們和媒人那有不說箇明白完全是因爲他名氣不好聽。鬧出這種事情不但那位小姐不願意連他爺娘也不好強迫女兒一定要嫁他做媒人的不好實說只得說信教不信教的話。聽說當時周太太還不肯退婚約。梗在中間幸虧周老爺還明白知道自己兒子的行爲不要害了人家的女兒。他竟答應了。我看這箇樣子小五弟將來要配親卻有些難了。龍小姐沉吟不語想怎麼世間的男子都是靠不住的居多。一箇陳老六已經也可以算得荒唐了。誰知小五弟也是這箇樣子。兩人比較起來似乎還是小五弟好玩一點。陳老六性氣愈加不好。要是多說幾句話沒有一次不齟齬起來的。因此夫婦之間爲防著衝突就不大多說話。彼此變了箇沉默態度。那裏再有好感情。現在他索性外面另有了人。自然越加不對了。母親只知道小五弟不好。你不想想。

你。自。己。這。位。女。婿。何。嘗。比。小。五。弟。好。我。沒。有。嫁。過。去。的。時。候。陳。老。六。已。經。在。外。面。軋。妍。頭。租。小。房。子。了。你。們。難。道。一。無。所。聞。爲。甚。的。小。五。弟。配。了。親。的。女。家。知。道。退。婚。了。你。們。不。和。我。早。早。退。了。陳。老。六。這。頭。親。事。呢。正。是。

紅。國。別。有。愁。懷。抱。阿。母。詎。諳。嬌。女。心。

未。知。小。五。弟。近。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浪蕩子脂粉作生涯 淫樂友金鑽誇家世

看。官。們。我。今。日。把。小。五。弟。近。來。的。詳。情。敘。述。一。番。且。說。那。小。五。弟。從。前。與。龍。小。姐。曾。有。一。段。繼。繼。的。歷。史。諸。位。想。都。還。記。得。後。來。漸。漸。的。疏。遠。了。那。小。五。弟。也。就。進。了。學。校。念。書。可。是。他。的。進。學。校。真。是。一。暴。十。寒。一。箇。星。期。裏。不。知。可。能。上。三。天。課。不。過。借。著。在。學。校。裏。念。書。在。外。面。胡。鬧。而。已。好。在。上。海。有。幾。種。學。校。是。營。業。性。質。的。也。不。管。你。的。程。度。如。何。成。績。如。何。有。考。必。錄。只。消。一。學。期。的。學。費。收。了。你。的。你。上。課。也。好。你。

不。上。課。也。好。都。與。他。們。不。相。干。實。在。功。課。太。不。像。樣。子。的。給。你。一。箇。畱。級。只。算。在。這。裏。再。玩。一。年。小。五。弟。卻。是。一。箇。學。校。游。歷。家。他。一。年。工。夫。要。換。兩。回。學。校。也。論。不。定。上。學。期。在。這。箇。學。校。裏。算。讀。了。一。學。期。書。到。考。試。時。他。索。性。不。去。了。下。學。期。又。換。一。箇。學。校。他。的。父。親。是。商。界。中。人。忙。於。經。營。有。時。還。要。和。上。海。一。班。官。紳。往。還。那。有。工。夫。顧。到。他。兒。子。便。是。學。校。中。的。功。課。他。也。完。全。不。懂。縱。然。有。時。問。問。卻。有。周。太。太。廼。護。在。裏。面。弄。得。老。頭。子。不。好。開。口。小。五。弟。一。進。幾。年。學。校。於。學。問。上。一。些。兒。沒。有。得。著。益。處。卻。結。交。了。不。少。朋。友。這。些。朋。友。都。是。他。從。游。歷。各。學。校。時。候。汲。引。得。來。的。凡。是。一。箇。學。校。裏。的。學。生。必。然。是。勤。惰。不。一。良。莠。不。齊。可。是。那。些。勤。懇。優。良。的。學。生。自。己。盡。力。於。功。課。還。來。不。及。那。肯。和。小。五。弟。這。班。人。爲。友。所。以。他。所。吸。引。的。都。是。各。學。校。中。那。種。不。良。分。子。的。學。生。了。這。一。班。學。生。中。尤。其。是。家。裏。有。錢。的。子。弟。大。家。臭。味。相。投。景。況。不。好。的。也。就。擠。不。上。去。最。先。也。不。過。成。羣。結。隊。的。打。打。彈。子。逛。逛。游。戲。場。

還不用花多少錢而且每天也還回到家中不過起初九十點鐘回去的漸漸的由十一二點鐘到一二點鐘後來索性公開了旅館叫堂差打撲克常常終夜不眠這箇情形你想明天怎能還到學堂裏去一箇大晏朝睡到下午兩三點鐘起身人家已經要散課了只好不去今天不去明天更不能去一連脫了幾天課便再也趕不上把心一橫橫豎下學期再掉一箇學堂索性不去了家裏以爲他在學校裏學校中以爲他在家裏便儘管兒在外面胡調那小五弟因爲他臉袋兒生得漂亮黏花惹草的地方更多堂子裏姑娘們尤其歡迎他刮一箇上一箇他而且也善於修飾從前在自己家裏他的臥房比人家閨閣千金的繡房更要考究梳妝臺上密排著種種的生髮水香水香蜜雪花粉的瓶兒白的黃的藍的比了大藥房裏化妝品的窗飾尤其精緻本來他的皮膚很白再加著一層層的雪花粉敷上去更覺得皎如玉樹臨風頭髮是梳得油光蒼蠅飛上去打滑澆真可算光能鑑人生髮香水每天

要。傾。瓶。中。十。分。之。三。因。此。走。過。人。面。前。便。覺。得。撲。鼻。一。陣。香。氣。要。講。到。他。穿。的。衣。服。完。全。不。是。一。箇。男。人。可。以。穿。上。身。的。這。是。他。們。做。熟。的。一。箇。裁。縫。給。他。想。出。種。種。的。新。花。樣。來。有。一。天。他。想。做。一。件。夾。袍。子。和。他。那。箇。姓。朱。的。裁。縫。商。量。說。是。要。格。外。的。特。別。裁。縫。小。朱。道。特。別。改。良。請。你。五。少。爺。吩。咐。好。了。你。要。點。戲。怎。麼。樣。做。我。們。總。可。以。辦。到。小。五。弟。道。我。瞧。見。人。家。穿。的。愛。國。布。衣。服。很。爲。漂。亮。我。也。做。一。件。愛。國。布。的。夾。袍。子。裁。縫。小。朱。笑。道。這。是。你。五。少。爺。給。我。開。心。了。只。怕。你。五。少。爺。出。世。以。來。也。沒。有。穿。過。布。的。衣。服。怎。麼。忽。然。想。穿。起。愛。國。布。的。袍。子。來。這。是。像。我。們。當。窮。裁。縫。的。還。可。以。穿。穿。當。少。爺。們。怎。麼。可。以。穿。得。小。五。弟。道。可。是。我。的。這。件。愛。國。布。夾。袍。子。要。做。得。特。別。一。點。我。前。天。看。見。情。老。四。穿。的。一。件。愛。國。布。襯。絨。襖。兒。非。常。好。看。他。是。用。壽。雲。緞。做。了。夾。裏。的。我。現。在。雖。是。一。件。愛。國。布。的。袍。子。那。裏。子。非。特。別。考。究。不。可。你。給。我。想。想。該。用。什。麼。講。究。的。材。料。做。裏。子。裁。縫。小。朱。暗。想。這。種。衣。服。都。是。不。登。大。雅。

之。堂。的。那。愛。國。布。他。們。自。然。用。最。淺。的。一。種。顏。色。了。這。又。是。喫。苦。不。起。的。一。來。就。齷。齷。了。到。了。齷。齷。的。時。候。他。們。還。願。意。穿。嗎。那。箇。裏。子。縱。然。十。分。講。究。也。是。沒。用。可。是。我。們。當。裁。縫。的。卻。不。管。他。要。是。沒。有。那。種。喜。歡。多。做。衣。服。的。少。爺。們。和。這。班。年。輕。女。人。們。我。們。當。裁。縫。的。也。永。遠。得。不。著。好。處。咧。便。道。要。講。究。是。儘。可。以。講。究。你。五。少。爺。喜。歡。怎。樣。的。就。是。了。現。在。女。衣。服。中。一。時。流。行。那。種。繡。花。的。衣。服。這。愛。國。布。面。子。的。衣。服。也。講。究。不。到。什。麼。罷。小。五。弟。道。有。繡。花。的。料。子。嗎。我。就。是。用。繡。花。材。料。作。裏。子。便。了。我。想。是。用。最。淡。的。愛。國。布。做。面。子。用。元。色。緞。子。繡。花。的。裏。子。裏。面。不。用。繡。花。就。只。兩。面。衣。跨。裏。和。大。襟。上。以。及。袖。子。管。上。都。要。繡。花。我。想。出。來。了。大。襟。上。繡。一。條。青。白。色。的。龍。兩。跨。及。四。條。小。龍。是。箇。龍。搶。夜。明。珠。衣。袖。管。的。裏。面。也。繡。一。條。小。龍。你。沒。有。聽。唱。過。梅。龍。鎮。嗎。什。麼。左。邊。也。是。龍。右。邊。也。是。龍。前。面。也。是。龍。後。面。也。是。龍。我。穿。了。這。件。袍。子。便。好。似。正。德。皇。帝。一。般。裁。縫。小。朱。搖。頭。道。一。件。愛。國。布。袍。子。的。裏。子。卻。

如許的考究。我倒不曾做著過。小五弟道：我喜歡這樣做，便怎麼樣呢？你倘然不高興做的，我可以叫別人做裁縫。小朱笑道：生意豈有讓給別人做的道理？不過這件衣服的價錢可不輕，而且繡貨生活我們都是放蘇州女工的，而且像你五少爺這樣，又是點戲要繡龍，這非請高手做不可。現在生活一時趕不出，前天聽說喫素人那裏又有十幾件繡花衣服生活發下去，都是堂子幫你，而且又是特別的，只怕耽擱你工夫。小五弟道：你惶恐，一年要做萬把洋錢生意的人，你教他們趕一趕就好了。該要多少錢？或者比尋常加些，我都可以認這筆賬。你只管向我算是了。日子不能多耽擱。至多兩星期，我本來不是想做襯絨的嗎？只怕天氣暖了，襯絨的不能穿。我就穿夾的裁縫。小朱道：現在於襯絨之外，還有一種襯布的，因為有一種天氣穿了，襯絨的卻嫌太熱，夾的又覺得太薄，便有一種襯布的要厚的，便襯厚一點的，布要薄的，便襯薄一點的。布五少爺不做襯絨的，便做襯布的也好。只是這十四天的。

限期不知道還趕得及。小五弟道：多出一些錢教他趕一趕就得了。裁縫小朱道：少爺穿了這衣服，總算是特別改良，出風頭了。小五弟穿這件衣服，到一班同伴裏頭，和那堂子裏去誇耀，果然大家說特別得很。其實他有許多衣服，也已經儘數他別致的衣服，貼邊都用婦女們的花邊紐扣，上又挖出什麼特別的花樣來。本已無足為奇，再加敷上那種雪花粉，也和婦人們一樣，身邊常常藏著一疊的粉紙，走起路來一鼻一鼻的夾緊了屁股。人家批評他像箇從前唱小旦的相公，他也不以為意。自命風流，這種奇特的衣服，周太太不禁禁止他，而且以為他兒子漂亮，說他心思好，想得高，只教他不要穿著給老子看見，只怕要被他的撕破。小五弟常常穿了那種奇形怪狀的衣服，似花蝴蝶一般，在女人多的地方飛來飛去，被那種浮花浪蕊注意。大家都想弔他的膀子，他所結交的一班朋友，從前不是說都是學校中那班不良學生嗎？如今這箇範圍又擴大了，卻連那唱新戲的汽車夫開堂子。



的小老板也都有擠在裏面的。你想那裏還幹得出好事。小五弟到十八九歲的時候當然也有一箇大號是取名周耕犁。但是一般人沒有箇知道他大號的。只喚他周老五。朋友裏面你也周老五。我也周老五。連汽車夫和旅館裏的茶房也都叫他周老五。且說他那朋友之中有位姓鄔的名字喚做鄔桂生。家中很有幾箇錢。都在他的娘手裏。他的老子傳聞異詞。有的說已經死了。有的說還活在世上。因爲犯了男子七出之條。被他的娘已經休棄了。如今他有位叔叔終日住在他們家裏。這叔叔既不姓他爺的姓。也不姓他娘的姓。卻是另外一箇叫來的叔叔。也沒有孀孀是他的娘。叫鄔桂生。呼他爲叔叔。自然總有一箇應該呼叔叔的道理。那鄔桂生的娘就生了他一箇兒子。當然格外的鍾愛。從小便順著兒子。兒子要怎樣便怎樣。不敢有一些違拗。起初在兒子小時。候要打人便打人。丫頭小使們常常被他亂打。要是不肯給他打的他便滾在地上哭。叫他母親卻不怪他的性子不好。反而埋怨丫頭。

小使們說他是多大的小孩子，便給他打幾下，又不痛的。從此慣了他的性子，便常常要打人。到了漸漸大了，他有心中不高興，逆了他的意思，或是不肯到學堂的時候，也只要滾在地上亂哭亂喊。他娘也不敢就說他，反而去奉承他，使他快活。從此以後，他漸漸兒的性氣大了。對於他的娘，強兇霸道，沒有好嘴臉，要起錢來，就逼著他娘拏出來。他的娘也只好忍氣吞聲。可是他性子是橫了，也只好在家裏橫，要橫到外面來，人家就不服他的氣。不知道他底細的，還以為他是富家公子，舉止也很闊綽。衣服也很漂亮，但是一班朋友們大半都知道他是一箇什麼路數了。曉得他母親從前做不正當營業的，是箇開堂子的出身，所有的錢都是賣脫了幾箇討人積蓄起來的。和周老五比起來，卻有貴賤不同之感。周老五到底他老子是箇富商，說出來有大一半人是知道的。鄔桂生的家世不大清白，所以人人看輕他，還有一樣周老五小時節，雖然他母親也是縱容慣的，但卻是待人和氣，對於人禮貌很好。

那。鄔。桂。生。便。不。然。他。究。竟。是。箇。粗。坯。說。起。話。來。三。句。之。中。總。附。帶。一。句。『。戳。那。娘。』。他。把。這。種。話。作。爲。口。頭。禪。不。算。是。罵。人。的。說。話。人。家。聽。不。進。去。便。道。老。兄。你。說。話。管。說。話。別。罵。人。啊。他。說。戳。那。娘。誰。罵。人。啦。似。這。們。一。箇。寶。貨。可。是。他。有。一。樣。好。處。他。能。用。錢。人。家。喫。茶。喝。酒。總。是。他。會。鈔。便。是。他。們。開。旅。館。玩。耍。起。初。總。是。說。公。開。的。到。後。來。大。家。一。走。老。是。鄔。桂。生。一。人。付。錢。鄔。桂。生。要。和。這。一。班。號。稱。少。爺。黨。的。胡。調。也。不。得。不。如。此。好。在。他。娘。手。裏。有。錢。也。就。只。有。他。這。麼。一。箇。寶。貝。兒。子。他。的。娘。也。有。些。特。別。脾。氣。譬。如。他。兒。子。要。進。學。堂。讀。書。或。是。什。麼。正。當。用。處。他。不。肯。給。他。錢。不。正。當。的。使。用。他。反。而。高。興。拏。出。來。凡。是。好。說。好。話。向。他。娘。拏。幾。箇。錢。用。他。非。但。不。肯。而。且。『。言。語。多。於。飯。泡。粥。』。要。和。他。兒。子。算。賬。說。是。官。人。啊。你。今。年。拏。了。多。少。錢。了。倘。然。他。兒。子。橫。衝。直。撞。眉。毛。一。豎。眼。睛。一。瞪。說。我。有。要。用。你。別。管。我。我。要。多。少。多。少。錢。一。箇。少。不。得。逼。著。他。娘。他。娘。也。就。無。法。好。像。倒。掛。了。串。頭。繩。索。絡。絡。的。放。出。來。了。鄔。桂。

生。摸。著。了。他。娘。的。脾。氣。知。道。他。敲。得。出。沒。有。錢。用。時。便。去。敲。他。那。天。幫。著。他。娘。開。那。首。飾。箱。兒。有。一。隻。獨。粒。金。剛。鑽。戒。指。他。拈。在。手。裏。問。他。的。娘。道。這。隻。戒。指。可。是。真。的。他。娘。道。怎。麼。不。是。真。的。你。瞧。光。頭。多。好。現。在。是。佈。滿。了。灰。塵。用。火。酒。一。擦。就。要。精。光。四。射。的。確。是。最。好。的。火。油。光。咧。鄔。桂。生。道。是。多。少。錢。買。的。怎。樣。一。向。沒。見。你。帶。過。呢。他。娘。道。說。起。來。話。長。咧。從。前。我。那。裏。的。一。箇。小。阿。媛。還。是。一。箇。小。先。生。有。箇。客。人。看。中。了。他。想。開。他。的。色。這。箇。客。人。是。一。箇。老。頭。子。而。且。是。箇。軍。官。小。阿。媛。不。願。意。他。但。是。他。很。有。勢。力。我。們。沒。有。法。子。只。得。多。敲。他。一。點。竹。槓。說。是。要。一。千。塊。錢。和。二。千。塊。錢。一。隻。金。剛。鑽。戒。指。想。把。價。錢。說。大。了。些。這。事。可。以。作。罷。了。誰。知。他。一。口。應。承。因。爲。他。正。領。著。幾。十。萬。塊。錢。餉。不。在。乎。此。這。一。點。兒。他。既。答。應。了。還。有。什。麼。法。子。想。呢。這。一。隻。戒。指。便。是。那。位。當。軍。官。的。客。人。送。的。後。來。等。那。客。人。走。了。我。便。和。小。阿。媛。說。你。這。一。隻。戒。指。一。箇。人。出。堂。差。很。危。險。交。給。我。罷。鄔。桂。生。道。你。便。這。樣。把。那。隻。戒。指。喫。

光。下。來。的。嗎。他。娘。道。那。倒。也。不。是。委。實。這。時。候。那。種。戒。指。帶。出。去。很。危。險。這。種。亮。晶。晶。的。東。西。很。教。人。家。注。目。不。是。那。時。候。有。好。幾。箇。堂。子。裏。人。都。被。人。假。叫。堂。差。騙。到。旅。館。裏。頭。首。飾。都。搶。了。去。的。嗎。東。西。被。搶。了。去。人。還。要。喫。驚。嚇。最。不。值。得。的。事。所。以。他。也。就。交。給。我。了。而。且。還。有。一。樣。他。深。恨。那。箇。開。包。客。人。他。本。來。是。不。願。意。的。卻。是。出。於。沒。法。在。這。半。年。裏。他。提。起。這。件。事。還。哭。所。以。後。來。我。常。常。對。他。說。你。戒。指。要。擊。出。來。帶。帶。罷。他。總。說。不。要。他。說。看。見。了。戒。指。就。想。起。從。前。的。恨。事。來。因。此。不。願。帶。他。後。來。又。有。一。箇。客。人。送。了。他。一。隻。翡。翠。鑲。鑽。的。戒。指。他。倒。常。帶。在。手。上。等。到。後。來。嫁。那。箇。王。爺。那。時。獨。粒。戒。指。已。有。了。一。對。我。就。和。他。說。從。前。那。隻。戒。指。老。實。不。容。氣。不。還。你。了。他。也。就。答。應。了。所。以。你。問。我。這。戒。指。值。多。少。錢。我。可。不。知。道。大。概。總。在。兩。千。塊。錢。以。外。咧。鄔。桂。生。道。既。有。這。箇。戒。指。怎。麼。不。帶。帶。呢。他。娘。道。有。了。東。西。儘。管。藏。著。何。必。定。要。帶。出。來。呢。鄔。桂。生。道。這。金。剛。鑽。便。是。帶。帶。也。不。會。壞。的。何。必。不。帶。帶。呢。他。把。

這隻戒指望自己手指上一套剛剛正好便說你不帶讓我帶帶罷有了好東西不帶而且又帶不壞的樂得光輝光輝他既帶上手他的娘那裏能脫下他的來只得說我是畱下這隻戒指爲你討媳婦時下聘禮的我也沒有女兒就只你一箇人將來不還是你的你要丟了我可沒有第二隻金剛鑽戒指的了鄔桂生當時帶了這一隻金剛鑽戒指在手逢人誇耀他便自己費了一箇黃昏用火酒和牙刷細細的洗刷了一番果然精光四射他聽見人家說帶了金剛鑽須在電燈光最多的地方去看越顯得閃爍晶瑩他便站在大馬路浙江路口有先施永安兩公司的電燈最多的地方果然覺得那鑽戒光頭很好他對於朋友們卻不說是他母親的他只說新近軋了一箇姘頭這姘頭是人家公館裏的小姐他的父親還做官咧是這位小姐贈與他的表記他們家裏很富厚但看這隻金剛鑽戒指至少也值二千多塊錢便可知知道咧這時和鄔桂生一同遊玩的少爺黨都豔羨不置說瞧不出這箇小鄔桂

生到有這種豔福。還有許多人去請教他用什麼方法可以弔人家的膀子。鄔桂生便天花亂墜的說了一陣子。就中也有幾箇人。不信他那胡言亂語的。但是金剛鑽的戒指的確戴在他的手上。周老五瞧見鄔桂生帶了金剛鑽戒指。心裏也有些羨慕。想難道我家裏就沒有。一箇鑽戒嗎。倒讓小鄔逞什麼威風。回去便和他娘周太太商量說。娘從前手上帶的一隻大金剛鑽戒指。借我帶帶。周太太笑道。好兒子的東西。將來還不是傳給你的嗎。我就怕你帶出去了。現在這戒指也值三千多塊錢。咧也用不著說借不借的話。周老五道。那末娘就給我帶帶。我決不會丟的。因爲同學中有位姓鄔的他帶了一隻金剛鑽戒指。也沒有我們這一隻大。他便似乎一經的誇耀給人家看。好像只有他家裏有金剛鑽的一般。我實在有些氣不過。他所以也帶一隻出去。比賽比賽光頭。比他的好。獨粒又比他的大。可見我們周家也不是沒有金剛鑽的。周太太聽得他兒子這們說。心中自是歡喜。連忙開了首飾箱。

把那隻鑽戒取出來給與兒子。又道：你不要說周家有沒有金剛鑽。這箇鑽戒也不是周家的。教你父親要買一箇鑽戒。他無論怎樣也不肯買。寧可做生意把本錢一萬八千的蝕掉。這戒指還是我自己的呢。你須要好好兒當心。小五弟滿口答應。周太太又說：你要在外面洗臉洗手。萬不可將戒指卸下。倘在外面洗澡。尤其要當心。從前我有箇姊妹一隻鑽戒。也是在一箇公共地方洗洗手。卸在那邊洗完了。手卻忘懷了。後來再去尋。尋那裏有呢。還有洗手時脫落在面盆裏。後來把面盆內的水傾棄了的。也常常有的事。你須要小心。啊。小五弟一答應了。從此小五弟非常得意。以爲自己的一箇戒指足以賽過鄔桂生。他那天出去故意的請一班朋友喫人菜。把那隻戒指帶在手上。等到客齊了。他說：今天大家叫箇局熱鬧熱鬧。你們說出來。我來寫他的一隻金剛鑽戒指帶在右手。無名指上。便顯出來了。這天當然鄔桂生也在座。周老五故意的握著一枝筆在碟子上敲道：你們叫誰。大家說出來。我可



以寫下去。那右手無名指上的鑽戒，便閃爍的發出光來。大家見周老五手指上忽然帶著一隻金剛鑽戒指，自然而然的把眼光引過去了。再向鄔桂生那邊一瞧，那周老五的鑽戒，比鄔桂生的要大一比，就比下去了。像周老五的家世，他老子周某是上海著名的豪商，誰也不會說周老五的鑽戒是假的，也誰也不會說周老五帶不起那種鑽戒的。當時便有人來看他的戒指，鑽便問老五這戒指可是你新買的。周老五搖搖頭說：「這不是新買的你瞧，這是舊的，也不是新鑲的。」有人道：「這定是人家押給你的，你多少錢押下來的？」周老五依然搖搖頭道：「我向來不做押款，我也沒有這許多閒錢做押款。」倘然押在我們家裏，也不會到我手上來。那箇人問道：「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既然不是買的，不是押的，一定是人家送給你的。」周老五卻笑而不言。許多朋友道：「一定是那一位要好女朋友送給你的。」我們倒要探訪探訪。周老五道：「人家帶一隻戒指罷了，也要你們大起忙頭做什麼？難道我家裏的舊戒指便不。」

應該帶出來嗎？不瞞諸位說，我們家裏似這種戒指有幾隻，希什麼罕？被周老五順口這樣的一吹，人家倒不好說什麼，只說一向沒有見過，你帶鑽戒，所以問問，可是鄔桂生今天那箇鑽戒，登時好像失了色，在這箇燈光之下，好似發不出光彩，一般小五弟向周太太要這一隻鑽戒的時候，原是說帶幾天，就還的，因為不服氣，鄔桂生像煞有介事的緣故，其實帶上了他的手指，那裏再肯還？自然在他手指上誇耀在同輩之中，而且他的鑽戒又比鄔桂生大，鄔桂生又不能再用再大的鑽戒來賽過周老五，只好讓周老五一箇人出風頭，還有一件那鑽戒帶在小五弟手上，比較的帶在鄔桂生手上，爲鑽戒的榮幸，因為鄔桂生的出身不好，是箇粗坯，伸出十箇指頭來，既黑且粗，小五弟雖然也是一箇荒唐的子弟，卻也溫潤如玉，指頭伸出來雪白，越顯得鑽戒的光彩，那周老五雖然曾中茅塞，筆下不通，幾年遊歷了學校，也不會得著一些進益，可是究竟生長在大家那一些風貌人家，瞧了沒有一箇不說。

是温文少年。尤其是一班堂子裏的姑娘，更爲歡迎。背後呼他爲周老五。當面也是五少長五少短。那堂子裏姑娘，十有八九都是喜歡金剛鑽的。今見周老五手上那箇鑽戒，燦燦生輝，誰不豔羨。因此那金剛鑽戒指在別人手上，並不見十分效力的。到了周老五手上，便覺相得益彰。周老五有了這箇鑽戒，也好似添了些身份。認得他的，知道是周家五少爺，不認得他的，有了這一隻鑽戒爲記，也不至於被人認爲空心大少爺了。正是

少年温媚人如玉

引得羊車擲果來

未知後事如何，且觀下集分解。

上海春秋 第六十四回

一五八

上海春秋第三集下冊終

